白桦林译丛

捅了马蜂窝

谁的嘴顶好
森林里的水龟虫
一冬欠下的情
森林里的小房子
狗熊捉鱼

● 王汶 编译



青岛出版社



王汶　祖籍江苏，1922 年生于北京。资深翻译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俄文、英文翻译工作，译作中许多是给小朋友读的，包括童话、科幻、科普、故事、小说等数百万字。她的译著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她的人格受到广大读者的崇仰。



捅了马蜂窝

王汶 编译

青岛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少年朋友们，你知道动物歌手们是怎样唱出优美动听的歌的？你知道在鸟类中谁的嘴顶好使？你知道雄壮的大象为什么害怕小老鼠吗？傻头傻脑的狗熊又是怎样捉鱼的？它捉鱼的憨态和它掰棒子一样可笑吗？小蚂蚁又是怎样乘坐一片树叶飞过森林、河流和村庄，历尽艰难险阻，在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本书还告诫你，不要调皮捣蛋随便去捅马蜂窝，被惹恼了的马蜂会蜇得你疼痛难忍，后悔一辈子的,千万记住哟。

目录

白桦林译丛

动物歌手……………………………………（1）
谁的嘴顶好……………………………………（5）
问云雀……………………………………（10）
小布谷鸟……………………………………（17）
猫头鹰……………………………………（29）
树林里的水龟虫……………………………………（34）
一千零一天……………………………………（48）
阿妞特卡的鸭子……………………………………（53）
追踪……………………………………（67）
大象演员……………………………………（83）
第一次打猎……………………………………（103）

小房子……………………………………（108）
一冬欠下的情……………………………（113）
等待春天…………………………………（117）
用不同的眼睛看…………………………（121）
小沙燕回家………………………………（125）
小蚂蚁历险记……………………………（135）
尾巴………………………………………（146）
虾在哪儿过冬……………………………（153）
狗熊捉鱼…………………………………（162）
天鹅嘉嘉…………………………………（173）
鹅的一家子………………………………（216）
捅了马蜂窝………………………………（221）
这样的客人………………………………（225）

动物歌手

听见树林里奏起了什么样的音乐吗?

听了那个音乐，你会以为所有的飞禽走兽和昆虫生来都是歌手和音乐家吗?

也许当真那样，因为谁都喜欢音乐，谁都想唱歌，不过并不是谁都有个好嗓子。

现在你听听，没有好嗓子的飞禽走兽和昆虫怎样唱歌。

湖边的蛙半夜三更就开始唱歌了。

它们鼓起耳朵后面的气泡，把头从水里伸出，略微张开嘴……

“呱呱呱——啊!”空气一口气吹了出来。

鹳（鸟）从村庄里听见了，大喜说:

“简直是大合唱! 够我享受啦!”

于是，它飞到湖边去吃早饭。

它飞过去落在岸边，心里想:

“难道说我连蛙也不如吗? 它们没有好嗓子照样唱歌，让我也试试看。”

鹳（鸟）举起长长的嘴，用上半拉嘴敲起下半拉嘴来，敲得“哒哒”地响。一会儿敲得轻一些，一会儿敲得重一些，一会儿敲得疏一阵，一会儿敲得紧一阵，活脱脱像是在敲木头响板！它越敲越来劲，把吃早饭的事情都忘了。

鹭鸶正用一条腿站在芦苇丛里，它听见了，心想：

“我是一种没有好嗓子的鹭！鹳（鸟）也不是会唱歌的鸟，可是听听，它奏出了多么动听的曲子。”

它想出了办法：

“我用水来奏乐吧！”

它把嘴伸进湖水，把水含了满满的一嘴，然后使劲一吹。一阵很响的轰鸣在湖面上传开去：

“普鲁姆伯……布……布……嘣！……”活像是一头公牛在吼叫。

“这支歌儿真不难听！”啄木鸟从树林里听见鹭鸶的歌声，心里想道：“我也能找到乐器，树干什么地方不如鼓？我的嘴什么地方不如鼓槌？”

它把背往后一靠，前胸向后一仰，脑袋一晃，就用嘴敲起树干来了！一点儿不差，完全像是一阵阵

的鼓声！

一只生有很长须子的甲虫，从树皮下爬了出来。

它把脑袋转呀转，转呀转，它那坚硬的脖子发出一种非常尖细的声音，“吱扭吱扭”地响着。

长须子甲虫尖叫了半天，简直白费劲，谁也听不见。它的脖子累得够呛，不过它对自己的歌声很满意。

丸花蜂从树底下的巢里钻了出来，飞到草地上去唱歌。

它扇着带纹理的小硬翅膀，围绕草场上的一朵花旋转。发出“嘴嗡”的声音活像一根弦在鸣响。

丸花蜂的歌声吵醒了睡在草丛里的纺织娘。

纺织娘赶快调它那极小的小提琴。它的小提琴在小翅膀上。膝盖朝后的长长的后腿就是弓子。翅膀上有小豁口，脚爪上有小钩子。

纺织娘用小脚爪摩擦自己的腰部，翅膀上的小豁口被脚爪上的小钩子挂住，发出“唧唧”的声音。

草地上的纺织娘很多，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弦乐队。

“哎!”站在草墩下的长嘴的扇尾沙雉想道,“我也应该唱歌!不过,我用什么唱呢?我的嗓子不行,嘴不顶用,脖子不好使,翅膀不会发声,脚爪也使不上劲儿……哎!管它三七二十一!我反正飞上去,发出点儿什么声音,随便用什么东西唱几句!”

扇尾沙雉从草墩后面跳了起来,盘旋上升,飞向云霄。它将尾羽张成扇形,伸直翅膀,把嘴对着地面,一直冲了下来。身子忽左忽右活像一块从高空向下扔的木板。它用头划开空气,尾巴上的又窄又薄的羽毛兜着风。

从地面上听起来,好像高空里有一只小绵羊在唱,在“咩咩”地鸣叫。

那是扇尾沙雉在唱歌。

你猜猜,它用什么唱歌?

用尾巴。

谁的嘴顶好

尖嘴的鹟（wēng）鸟落在树枝上，东瞧瞧，西望望。只要有一只苍蝇或蝴蝶从身旁飞过，它就立刻追过去捉住，一口吞下肚去，然后又落在树枝上，四面张望着，等待着。这时，它看见蜡嘴雀正在附近。它向蜡嘴雀发起牢骚来，诉说自己的日子怎么不好过。

“为了找食物吃，可把我给累死了。”鹟鸟说道，“一天忙到晚，从来不休息，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可还是半饥半饱。你想想看，得捕捉多少小虫子，才能吃饱啊！我又不能啄谷粒吃，我的嘴太尖了。”

“可不是嘛！你的嘴实在不中用！”蜡嘴雀说，“我的嘴可不像你的！用我的嘴咬樱桃核，就像咬碎硬壳似的，一咬一个。你要是有这样的嘴就好了。”

交嘴鸟听了它的话，说道：

“蜡嘴雀，你的嘴可太平凡了，跟麻雀的嘴一样，只不过厚一点。你看我的嘴多么复杂巧妙！我

用我这张嘴一年四季从松球果里掏松子吃，就这样。”

交嘴鸟动作灵巧地把歪嘴插到松球果的鳞片底下，掏出一颗松子。

“真的。”䴓鸟说道，“你的嘴确实构造复杂一些！”

“你们根本不懂嘴的事情！”从沼泽地里传来长嘴田鹬（yù）的嘶哑声音，“好的鸟嘴应该是又直又长的，好用它来从烂泥里挖小虫子吃。你们瞧瞧我的嘴！”

鸟儿们低头往下看时，只见从芦苇丛里翘出一张嘴，像铅笔那么长，像火柴棍儿那么细。

“嗬！”䴓鸟赞叹道，“我要是有这样一张嘴就好了！”

“等一等！”鹬鸟弟兄俩——嘴像锥子般的鹬鸟和嘴像镰刀般的麻鹬，尖着声音一齐喊道，“你还没看见我们的嘴呢！”

仔细一看，䴓鸟发现在自己眼前，有两张非常出色的嘴，一张嘴朝上，一张嘴冲下，两张嘴都细得像针似的。

“我的嘴朝上是为了用它在水里挑各种各样的小生物吃。”嘴像锥子似的鹬鸟说。

“我的嘴冲下，”嘴像镰刀似的麻鹬说，“为的是用它从草里捉蚯蚓、青虫和甲虫吃。”

“是的，”鹟鸟说，“再也想不出比你们更好的嘴了！”

“看来，你还没看见过真正的嘴！”琵嘴鸭从水洼里叫道，“你看，真正的嘴！喏，该是这样的！”

望着琵嘴鸭的嘴，大家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

“简直是把铲子！”

“用它在水里篦东西可方便极了！”琵嘴鸭恼怒地说完这句话，赶紧又把头钻进水洼里去。

“请注意我的小嘴！”朴素的灰色夜莺在树上低声说，“别看我的嘴非常小，可它既是我的网子，又是我的喉咙。夜里，我贴着地而飞行的时候，蚋虫、蚊子、蝴蝶、蛾子什么的，成群地落在我的网状的喉咙里。”

“那是怎么弄的呢？”鹟鸟惊讶地说。

“就这样！”夜莺说着把嘴一张。这嘴一张开，可真大！惊得所有的鸟儿都向后闪去。

“真幸福!”鹟鸟说道,“我一次捉一只小虫,它一下子就捉好几百!”

“不错,”鸟儿们都表示同意,“有这么大的一张嘴,绝饿不死!”

“喂!你们这些小生物!”嘴像口袋似的鹈鹕(tí hú)从湖边向它们喊道,“捉住一只小虫子就高兴,你们就不会给自己贮藏一点儿食物?瞧我,捉住一条小鱼,马上装在口袋里;再捉住一条小鱼,又装在口袋里存起来。”

肥胖的鹈鹕抬起嘴,果然在它的嘴底下,有一只满装着鱼的口袋。

“这嘴可太妙了!”鹟鸟扬声说道,“简直是个贮藏室!怎么也想不出更方便的嘴了!”

“你大概还没看见过我的嘴。”啄木鸟说道,“喏,欣赏一下吧!”

“有什么可欣赏的?”鹟鸟说,“一张顶平凡的嘴,笔直的,说长又不太长,没有网子,也没有口袋。靠这样一张嘴给自己找食物,那得找多久,更谈不到贮藏了。”

“不能一天到晚光想着吃,”有一张凿子般的嘴

的啄木鸟说道，“我们这些林中工作者应该随身带着做粗木工和细木工的工具，我们不仅用那工具给自己找食物吃，而且还用它来凿树，给自己也给别的鸟造房子。瞧我这把凿子多么好！”

“妙极了！”鹟鸟说，“我看了这么多样式的嘴，可是现在我说不出哪一种嘴最好了。我说，老兄们，请你们并排站到一起，让我好好看看你们，选出一张顶好的嘴。”

于是，蜡嘴雀、交嘴鸟、长嘴鸟、锥状嘴的鸟、琶嘴鸟、网状嘴的鸟、口袋状嘴的鸟和凿子状嘴的鸟，列队站到尖嘴的鹟鸟前面。

但是就在这节骨眼儿，一只嘴像钩子似的鹞鹰自天而降，用利爪一把抓住鹟鸟，带去当午饭了。

其余的鸟吓得四散飞逃。

问　云　雀

云雀在离地面高高的云霄里飞着，居高临下，看得很远。它一面观看下面的景致，一面唱道：

“我飞呀，飞呀，遨游在云彩间，

草场和田野在我下面。

下面的一切我一目了然。

日月下的一切我全看得见。”

它唱累了，就飞下去，落在一个长草的小土墩上休息。

一条蛇蜥从树下爬出来，向它说道：

“从上面，你什么都看得见；可是从下面，你就谁也认不出了。”

“怎么可能？”云雀惊讶地说，“我准认得出。”

“好吧，那你过来，趴在我旁边。我从下面指给你看一切，让你猜一猜，是谁在走路。”

“瞧你多么鬼！”云雀说，“让我到你跟前去，你要是蜇我一口怎么办！我怕蛇。”

“打这儿就可以看出来，你什么也不知道。”蛇



蜥说，“首先，我不是蛇，只不过是一条蜥蜴。其次，蛇不是蜇而是咬。我也怕蛇，蛇的大牙很长，牙里还有毒。你瞧瞧我的牙，我的牙很小。用这么小的牙，别说跟蛇斗了，连你我都打不过。”

“如果你是蜥蜴，你的脚在哪里？”

“我在地上爬的本领不比蛇差，我要脚来干什么？”

“唉，假使你真是没有脚的蜥蜴，”云雀说，“那我就用不着怕你了。”

云雀跳下小土墩，把两条小腿儿往身子底下一缩，就在蛇蜥的旁边趴下了。

它俩并排趴着，蛇蜥问道：

“我说，从上面看的专家，你认一认，是谁走过来了？它到这儿来干什么？”

云雀向前面望去，不由得愣住了。它看见两条极长极长的腿走了过来。这两条长腿迈过大土墩，就像迈过小土块一样容易，脚趾头在地面上留下一个个趾印。

这两条腿从云雀身上跨过去就失踪了，完全不知去向了。

蛇蜥看了云雀一眼，笑得咧开了大嘴。

它用尖尖的舌头舔了舔嘴唇，说道：

“得啦，朋友，看来你猜不出我给你出的谜。假使你知道，刚才是谁从我们身上跨了过去，你就不会害怕。我躺在这儿，完全看明白了，两条长腿，每一只脚上有三个大趾头、一个小趾头。我已经知道了，这是一只又高又大的鸟，喜欢在地上走来走去，用这样两条长腿，走路很方便。事实就是如此，刚才从这儿走过的是一只鹤。”

云雀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它认得鹤：那是一种又安静又善良的鸟，不会欺负它的。

“好好趴着，别乱跳！”蛇蜥咝咝地对它说，“瞧，又有两只脚走过来了。”

真的，两只光脚在地上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了，不知道是谁的脚。

脚趾头上就好像补了一块块碎皮子似的。

“你猜猜！”蛇蜥说。

云雀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来以前看见过这种脚。

“哎，你呀！”蛇蜥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太好猜

了，你看宽宽的脚趾头扁平的脚板，在地面上走路磕磕绊绊的。有这样两只脚，在水里很方便，把脚向侧面一歪，它能像把刀子似的划水。如果把趾头全张开，那就是桨。刚才走过去的，是潜鸭。它是在水里生活的鸟，从湖里游上岸来了。”

这时，忽然从树上掉下一团黑糊糊的毛，从地上起来后，用胳膊肘向前爬去。

云雀仔细一看，原来那并不是什么胳膊肘，而是叠起的翅膀。只见那个毛团团儿朝旁边一歪，它后面还有两只抓力很强的小兽爪子和一根尾巴，在尾巴和爪子之间，连着一片皮膜。

“太奇怪了！”云雀说，“好像是一只有翅膀的动物，跟我一样。可是到了地面上，我怎么也认不出它来了。”

“啊哈！”蛇蜥高兴极了，“你认不出来了。你吹了半天牛，说你认识月亮下的所有的东西，可是你连蝙蝠都没认出来。”

蝙蝠好容易爬上小土墩，展开翅膀，飞回树上去了。

这时，从地底下又出现另外一种脚。

那真是两只可怕的脚掌，腿短短的，毛茸茸的，趾头上有尖利的爪子，粗硬的脚掌向四外翻着。

云雀吓得直哆嗦，蛇蜥却说；

“我躺在这儿一看就明白了。脚掌上有毛说明是兽脚，腿短短的像剁下的一段木杆，脚掌分开，在粗粗的趾头上有结结实实的爪子，用这种脚在地上走路很困难，不过如果住在地下，用脚爪把土挖起来向后抛，就非常方便。我做出了结论，这是一种在地下生活的兽类，叫做鼹鼠。快看，快看，它马上又要钻到地下去了。”

鼹鼠往土里一钻，就不见了。

云雀还没来得及冷静下米，就看见有几只“手”从地上跑过来了。

“这是演杂技的吧？”云雀吃了一惊，“它为什么有 4 只‘手’呢？”

“为了在林子里的树上跳来跳去呀，”蛇蜥说，“这是灰鼠。”

“好啦！”云雀说，“你赢了，在地上我谁也没认出来，现在我给你出个谜语猜吧。”

“出吧。”蛇蜥说。

“你看见空中有个小黑点吗？”

“看见了。”蛇蜥说。

“你猜猜，它的脚什么样？”

“你简直是开玩笑嘛!”蛇蜥说，“它那么高，我怎么看得清它的脚？”

“谁跟你开玩笑!”云雀生气地说：“在那些锐利的脚爪抓走你之前，你趁早带着你这条尾巴逃命去吧。”

云雀向蛇蜥点点头，表示告别，跳起身来，就飞走了。

小 布 谷 鸟

母布谷鸟落在小树林里一棵白桦树上。

在它周围，时常闪动着各种鸟的翅膀。鸟儿们正匆匆忙忙在树木间飞来飞去，寻找舒适的角落，衔去羽毛、苔藓和小草做窝。

不久，雏鸟就要诞生了。鸟父母在为它们操劳，忙忙碌碌地结啊，粘啊，筑鸟巢。

布谷鸟有它自己的操心事儿，它既不会筑巢，也不会养育雏鸟。它蹲在那儿想道：

“我索性在这儿观察一下别的鸟。哪一只鸟筑的巢最好，我就把蛋下在哪一只鸟的巢里。”

于是，母布谷鸟躲在茂密的树叶后，注视着别的鸟的活动，而别的鸟却看不见它。

鹡鸰（jí líng）和柳莺在地上筑巢。它们把巢严严实实地藏在草丛里，哪怕只隔两步远，也看不见。

母布谷鸟想道：

“这些鸟巢藏得真巧妙！可是，万一母牛走过来，不当心一脚踩在巢上，我的雏鸟可就没有命了。

我不能把蛋下在鹡鸰的巢里，也不能把蛋下在柳莺的巢里。”

它又去找新巢。

夜莺和黑头莺在灌木丛里筑巢。

母布谷鸟觉得它们的巢挺不错。但是，这时候飞来一只翅膀上有淡蓝色羽毛的、贼头贼脑的松鸦。所有的鸟儿都朝它飞过去，想把它赶跑，让它离自己的巢远一些。

母布谷鸟想道：

“松鸦，什么样的鸟巢都找得到，连夜莺和黑头莺的巢也躲不过去。我的雏鸟准会被它们偷走。那么我把蛋下在什么地方好呢？”

想到这里，母布谷鸟一眼瞅见小巧玲珑的母鹟（wēng）鸟。它正从一棵老椴树的树洞里飞出来，想过去帮着大伙儿撵松鸦。

“我的雏鸟住在这个巢里才好哩！”母布谷鸟想道，“住在树洞里，母牛踩不死它，松鸦也够不着它，我把蛋下在鹟鸟的巢里！”

趁着母鹟鸟撵松鸦的工夫，母布谷鸟飞下白桦树，直接把蛋下在地上，然后用嘴叼起来，飞到椴树

上，将头伸进树洞里，小心地把蛋安放在鹟鸟的巢里。

母布谷鸟办完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总算把自己的雏鸟安置在可靠的地方了。

“我多么机灵！”母布谷鸟飞走的时候心里想，“不是每一只布谷鸟都能想到把蛋寄放在鹟鸟的巢里。”

鸟儿们将松鸦赶出小树林后，母鹟鸟回到自己的树洞里来。它根本没有注意，巢里又多了一个蛋。新蛋跟它自己的那 4 个蛋差不多大。

本来它应该数一数才对，可怜的小巧玲珑的母鹟鸟连数到 3 都不会。它只是安安静静地伏下来孵蛋。

母鹟鸟孵了很久，孵了整整两个星期，它并不寂寞。

它喜欢呆在自己的树洞里，树洞不大也不深，但非常舒服。母鹟鸟顶满意的是树洞口非常窄小，连它自己都勉强出入。它很放心，因为在自己飞出去为雏鸟寻食的时候，谁也不能偷偷进入它的巢。

母鹟鸟肚子饿了，就让它的丈夫——有花斑的



公鹟鸟，过去替它孵一会儿蛋。公鹟鸟很有耐性地等母鹟鸟用蝴蝶、蛾子、苍蝇、蚊子什么的填饱肚皮。母鹟鸟一回来，公鹟鸟就飞到树洞对面的一根树枝上，兴高采烈地放声高歌：

“特滋！克露滴，克露滴！克露滴，克露滴！”它一面唱，一面迅速地旋转着黑尾巴，还抖动着花哨的小翅膀。

它的歌曲很短，但是母鹟鸟听得心花怒放。

终于，有一天母鹟鸟觉得身子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一动一动。这是头一只雏鸟出世了，一只光秃秃瞎眼睛的雏鸟。它在蛋壳里扑腾着，母鹅鸟马上将碎蛋壳从巢里扔了出去。

过了不大一会儿下夫，又有 3 只雏鸟出壳了。现在公鹟鸟和母鹟鸟比以前更忙了，需要喂 4 只雏鸟，还得继续孵第 5 个蛋。像这样过了几天，4 只雏鸟长大了一些，身上也长出毛茸茸的绒毛。

这时候，第 5 只雏鸟才从蛋里孵出来。它有一个肥胖的大脑袋，一张大嘴，埋在眼皮下的凸眼睛鼓溜溜的，浑身上下青筋嶙嶙．生得很不匀称。

公鹟鸟说：

“我真不喜欢这小丑八怪！咱们干脆把它从窝里扔出去，怎么样？”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母鹟鸟吓坏了，“它生来这么丑，也不能怪它自己呀！”

从这一刹那起，鹟鸟夫妇俩就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它们每天出去给雏鸟寻食，一忙忙到深夜；还得收拾巢里。吃得最多的，是第 5 只雏鸟。

第三天，发生了不幸。

公鹟鸟和母鹟鸟飞出去寻食，回来时，发现两只毛蓬蓬的雏鸟躺在椴树下。它们的头撞在树根上，活活摔死了。

可它们是怎么从树洞里掉出来的呢？

鹟鸟夫妇俩没有工夫伤心和仔细研究，剩下的几只雏鸟饿得一个劲儿大声叫唤。叫得最响的是那只小丑八怪。

公鹟鸟和母鹟鸟轮流把带回的食物塞进它的嘴里，然后又飞走了。

它们刚刚飞走，小丑八怪就把屁股朝留在树洞里的一个小哥哥身子底下挤了过去。小哥哥扑棱了几下，掉在小丑八怪背上那个小窝窝里。

小丑八怪把头顶在树洞底上，像使唤两只胳膊似的，用两只光溜溜的翅膀撑住洞壁，向洞口后退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趴在小丑八怪背上那个窝窝里的毛蓬蓬的雏鸟，已经到了树洞口。这工夫，恰好母鹟鸟叼着一只蝴蝶飞到椴树跟前，看见有什么东西把它的雏鸟从下往上一抛。

雏鸟从巢里被抛了出来，软弱无力地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摔在地上。

母鹟鸟慌忙丢下嘴里的蝴蝶，惊叫着向雏鸟扑去。不幸雏鸟已经死了。

母鹟鸟始终不知道，它那毛蓬蓬的雏鸟，是被小丑八怪从巢从扔出来的。谁能想到小丑八怪有这么恶毒呢？它孵出来还只有三天呀！它浑身光溜溜的没有毛，眼睛还没有睁开呢。

母鹟鸟刚刚飞走，小丑八怪又将第 4 只雏鸟，最后一个小哥哥驮到背上，还是那样用头和翅膀撑着，猛孤丁地一使劲儿，把它从树洞里抛了出去。

现在树洞里只剩下它自己了。鹟鸟夫妇俩难过了一阵子，无法可想，只好再接着喂那剩下的惟一

的小丑八怪。这小家伙不是一天长大一点儿，而是一小时就长大一点儿。它睁开了眼睛。

“瞧！它多胖呵！”公鹟鸟和母鹟鸟各自叼了一只小虫，在树洞旁相遇时，公鹟鸟向母鹟鸟说，“真是个小饭桶！是个喂不饱的小鬼！”

但母鹟鸟不再为儿子担心了。它知道心地善良的公鹟鸟也不过是故意这样发发牢骚罢了。

吃不饱的雏鸟越长越大，长得越大变得越贪食。不论送来多少食物，它都嫌少。

它已经太大了，身子填满了整个树洞。它长出了斑斑点点的棕黄色羽毛，却还像个小娃娃似的尖声叫唤着要东西吃。

“咱们怎么办呢？”公鹟鸟着急地问母鹟鸟，“它长得比你我都大了，而且完全不像一只小鹟鸟。”

“我也看出来了。”母鹟鸟悲伤地回答，“它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是一只小布谷鸟。不过，现在也没有办法了，总不能看它饿死吧！它是我们的养子，我们必须把它喂大。”

于是，它们从早到晚忙着喂它。

夏天逝去了，秋风飒飒，越刮越大。老椴树瑟

瑟发抖，被风吹得一阵一阵吱扭乱响。小树林里的鸟儿们准备南飞了。

鹡鸰、夜莺、黑头莺等，带着它们的雏鸟启程了。它们招呼鹟鸟搭伴同行。

但是，鹟鸟夫妇指指椴树，默默地摇摇头。从那棵老椴树的树洞里发出饥饿的尖叫声，只见小布谷鸟大张着嘴，从洞里探出一点儿头来。

母鹟鸟每天都劝说它从树洞里出来。

“你看，天已经冷了。你和我们都该从这里飞走了，况且呆在巢里也很危险。风一天比一天大，当心老椴树会被风刮断哩!”

但是，小布谷鸟只把头晃来晃去，跟以前一样留在树洞里。

寒气袭人的深秋来临了，逐渐看不到苍蝇、蝴蝶什么的了。公鹟鸟向母鹟鸟说:

“咱们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在饿死以前，快飞走吧! 快飞走吧! 反正也找不到食物喂小布谷鸟了。咱们只要不再去管，它很快就会饿得从巢里出来的。”

母鹟鸟只好依了它。最后一次喂饱了养子，

然后飞出小树林，向南方飞去。

只剩下小布谷鸟自己了。过了一会儿，它觉得肚子很饿，就放声大叫起来。可是，没有谁飞到它身边去。

它把脑袋拼命从树洞里往外伸，向四面乱转了一阵子，而且越叫越响。

公鹟鸟和母鹟鸟已经离它很远了，再也听不见它的叫声了。到了傍晚，小布谷鸟把嗓子都叫哑了，但是仍旧呆在巢里。

半夜，刮起狂风，下起暴雨，雨水哗哗地往树洞里浇。

小布谷鸟缩起脖子，将身子贴在洞壁上。它又冷又怕，浑身不住地哆嗦。

风太大了，刮得老椴树像小草似的摇摆着，发出很响的格吱声，仿佛马上要从树根到树梢被劈成两半。

早晨，暴风雨平息了。小布谷鸟还是把身子紧贴着树洞壁。它惊魂未定，还镇静不下来。

太阳高高地升到天空时，阳光溜进树洞，照暖了从头到脚湿淋淋的小布谷鸟。

一夜之间，嗓子倒是歇过来了，但是它却饿得浑身无力，站不起来了，只能把头从树洞里伸出去。

白天，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到树林里来玩。

黄叶被风卷起，在空中旋舞。孩子们追赶着黄叶，捕捉它们。后来，他们玩捉迷藏。男孩子躲在老椴树后面。

忽然，他隐约听见树干里面有鸟叫声。

一抬头，男孩子发现了树洞，就爬到树上去瞧。

“快过来!”他向妹妹喊道，“这树洞里有一只布谷鸟。”

女孩子跑过去，请哥哥给她把鸟捉出来。

“我的手伸不进去!”男孩子说，“树洞太小了。”

“那我把布谷鸟吓唬出来吧!”女孩子说，“它从树洞里出来的时候，你赶紧抓住!”

女孩子就用棍子使劲敲树干。

树洞里的响声简直震耳欲聋，小布谷鸟拿出最后一点儿力气，用脚和翅膀撑着洞壁，一点点往树洞外挣扎。但不管它怎么努力，也爬不到树洞外。

“你瞧!”女孩子嚷了起来，“布谷鸟出不来了，

它太胖。”

“等一等!”男孩子说,“我马上把它掏出来。”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折刀,将树洞口挖大一些。实际上也不得不在树干上挖很大一个洞,才能把小布谷鸟掏出来。它早已长得跟大布谷鸟一样大了,有它养母——母鹟鸟的3倍大!因为它长期呆在树洞里,身子非常笨,也不会飞。

“我们把它带回去吧。”孩子们说,“我们养着它。”

南飞的鸟儿们从树洞已经空了的老椴树旁飞过。母布谷鸟也和它们在一起。

当看见春天它安置自己的蛋的那个树洞时,它又想道:

“我多么机灵!给我的雏鸟安排得多好!不知道现在它在哪里?等我到了南方,一定能跟它相会。”

于是,它加快速度向前飞去。

猫　头　鹰

老公公坐在那儿喝茶，不是那种纯粹的茶，茶里还加了牛奶。猫头鹰打旁边飞过。

“朋友，你好呀!”它说。

哪知老公公回答它:

“猫头鹰，你这个坏家伙! 钩鼻子，翘耳朵，你见不得太阳。平时见了人就躲，我才不是你的朋友呐!”

猫头鹰气坏了，说:

“好吧! 老头子! 今后每天夜里，我再也不飞到你这片草地上来捉野鼠了。你自己捉吧!”

老公公说:

“瞧你，还吓唬人呐! 趁你完整无缺，快走吧!”

猫头鹰飞走了，一头钻进橡树洞里，再也不出来了。

黑夜降临了。在老公公的草地上，野鼠吱吱喳喳地在洞里互相招呼:

“喂，亲家母，你去瞧瞧，猫头鹰飞来了没有? 就

是那个钩鼻子翘耳朵的坏家伙。”

另一只野鼠回答：

“没看见猫头鹰，也听不见有关猫头鹰的消息。这回咱们在草地上有好日子过了，这回咱们在草地上自由大了！”

野鼠都从洞里出来了，在草地上满处乱跑。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小心一点儿，别倒霉！听说野鼠都出来寻食了。”

“出来就出来吧！”老公公说，“反正野鼠又不是狼，不会咬死小牛犊的。”

野鼠在草地上东奔西走，寻找丸花蜂的巢。它们把土地挖个乱七八糟，到处捕捉丸花蜂。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小心一点儿，别倒霉！你所有的丸花蜂都飞跑了。”

“飞跑就飞跑吧！”老公公说，“丸花蜂有什么用？！既不会酿蜜，又不会制蜡，一群二流子！”

草地上生长着给牲口当饲料的三叶草，头垂到地上。丸花蜂却嗡嗡叫着从草地上飞走了，连看也

不看三叶草一眼。它们不管给三叶草的花传花粉的事了。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小心一点儿，别倒霉！你恐怕得自己给你的三叶草的花传花粉了。”

“风会给它们传花粉的。”老公公搔着后脑勺说。

风在草地上游荡，把花粉吹了一地。这朵花的花粉掉不到那朵花上，草地上的三叶草长不起来了。老公公很不称心。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你的母牛在叫，它要吃三叶草。你听见了吗？草料里没有三叶草，就好像没有放黄油的稀粥。”

老公公默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以前母牛有三叶草吃的时候，身体很健壮。现在母牛瘦下来了，牛奶也出得少了。不管它怎样舔草料槽，奶还是越变越稀薄。

猫头鹰从树洞里说：

“祸，祸，祸，老头子！我跟你说过，你早晚会来

求我。”

老公公破口大骂，可是骂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猫头鹰呆在树洞里，就是不出来捉野鼠。

野鼠在草地上满处乱跑，寻找丸花蜂的巢。丸花蜂都飞到别人家的草地上去了，老公公的草地它们连瞧也不瞧。草地上的三叶草长不出来了，母牛没有三叶草吃，越来越瘦，奶也越来越少。老公公没有牛奶往茶里放了。

老公公没有牛奶往茶里放了，只好去向猫头鹰赔礼道歉：

“好猫头鹰，帮帮我吧！我这老头子没有牛奶往茶里放了。”

猫头鹰在树洞里把大眼睛一瞪，大脚爪一跺，说：

“老头子，这回你明白了吧？！和睦共处，大家幸福；争吵不断，各自为难。你以为我不吃你草地上的野鼠，日子好过吗？”

猫头鹰原谅了老公公，从树洞里出来，飞到草地上去捉野鼠。

野鼠们吓得慌忙逃回洞里躲起来。

丸花蜂又嗡嗡叫着，在草地上飞来飞去，把花粉从这朵花传到那朵花上。

草地上的红三叶草结实打籽了。

母牛到草地上去吃三叶草。

母牛的奶多得不得了。

老公公又天天往茶里放牛奶。他一个劲儿夸猫头鹰，还请猫头鹰到家里作客，对猫头鹰可恭敬啦。

树林里的水龟虫

太阳从树林后升起了，但密林深处还是一片昏暗。

最早，亮晶晶地用明亮的树叶闪烁起来的，是翠绿的树冠。后来，阳光射进树林上层的千百万个小窗。阳光逐渐下降，从小树和灌木组成的厚墙上赶走了黑夜的阴影。阳光照亮了被树根拱得高低不平的大地，也照亮了长满青草和苔藓的地面。最后，阳光落到地下室里，那是树脚下的深坑，阳光照透了深坑里的积水。太阳升到树林的上空，在坑底上撒下无数五颜六色的亮星星儿和蛇形亮道道。

这时，从水底的一堆烂叶子下面，爬出一只扁扁的大甲虫——水龟虫。光影在它那带橄榄色光泽的平滑的黑铠甲上跳动着。

水龟虫用长长的后脚稍微抬起一点儿身子。几只脚动作很不协调，摇摇晃晃地慢条斯理地朝水面上升。现在它的胸脯也被阳光照亮了。胸脯上密密地长着一层光滑的细绒毛，中间还有尖刺。

周围一切都被太阳唤醒了。林中地下室里的无数居民，开始各干各的事情。行动缓慢的蜗牛，小心翼翼地打开螺旋状小房子的门，探出软绵绵的带角的头，四面张望一番，然后伸出整个身子，把代替脚板的肚皮一张一缩地，悄悄顺着植物茎爬去。肉食的甲虫幼虫摆动着全身，向四下里游来游去，尽自己的力量寻找野味儿吃。动作敏捷的仰泳蝽，长得很像壮壮实实的小蟑螂，身上一边有两条当作桨的长腿，闪电般迅速地仰泳着，忽上忽下。一只模样可怕的水蝎子张着两只吓人的大钳子游了过去，仿佛想钳住所遇到的一切活物，把它们夹紧撕碎。

谁也没有理会水龟虫，对于这群肉食的小家伙们说来，它太强大有力了。它身上有一层厚厚的铠甲，可靠地保护它不受任何刺和螯的袭击。水龟虫是一种性情随和爱好和平的甲虫。它靠吃水底上的草生活，谁也不触犯。这一次，它也不过是在水里呆得时间太长了，需要游到水面上来，呼吸一会儿，贮存一点儿空气。

到了水面，它并没有游出来，只从水里伸出带

凹槽的多节的短须。

它通过凹槽吸足了空气后，放下短须，用肚皮上密密的绒毛把它们擦干净。又吸了一口气，又用肚皮和胸脯把须子擦干净。一下子，它变得叫人认不出了。覆盖着它身体下部的那层绒毛，不再是棕黄色的了，而变成了一副在阳光下闪着银光的亮环甲。这竟是由无数极小的气泡构成的。现在，它又能潜入水底，长时间地待在那里了。但是在水里它已经待腻了，清晨是那么明亮，空气那么清新，况且它的肚子很饱。

它攀上一片漂在水上的绿叶子，趴着晒太阳。

在静静的水面上，跑得飞快的水黾（měng）从它身旁滑过。水黾们活像一些在雪亮的打蜡地板上的跳舞者，窄窄的身子像直棍儿似的，4 条蜘蛛脚般的细长腿呈十字形，一双短腿缩在胸前。水黾只会在水面上跑，既不会潜水，也不会在地上走路。

水珠状的小甲虫豉（Chǐ）虫，跟它们可不一样。它浑身放光，非常活泼，简直像水银似的。瞧，一只豉虫从水里跳了出来，在水面上转着圈儿，打着转儿。现在是两只了……许多只了，都在一起转圈儿，

转圈儿，转圈儿！这些好动的家伙们！它们翻腾起一阵波纹，闹得连水龟虫正趴在上面沐日光浴的那片大叶子都微微晃荡起来。这时候，不知准的轻盈的影子从水上掠过。于是，一下子豉虫都不见了，全躲到水里去了。

水龟虫还趴在叶子上，甚至没有注意到那片叶子早已被浪头冲到岸边。这时，它肚子饿了，该回到水里去找食物了。水龟虫伸出小脚，站了起来，笨拙地摇摇颠颠向水里，向叶子边走去……就在这工夫，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从它身旁飞过去，“扑通”一声，落在水里，打得水星四溅。

水龟虫看见，从空中落下的黑东西，身体上还有橙黄色的边缘。那是一只扁扁的大甲虫，它用两条后腿和谐而有劲地划动着，很快地潜入水底。原来是肉食的甲虫——龙虱。虽然它个头比水龟虫小，但是只要它一来到，水龟虫的好日子就过不成了。在这安静的林中居住地，水龟虫再也不能舒舒服服地生活了，连它身上的厚厚的铠甲，也不能保护它免受龙虱的迫害。龙虱知道怎样取胜。在水龟虫颈部的铠甲上有一条隙缝，龙虱用厉害的上颚一

口咬住水龟虫身上惟一没有设防的这个窄条，再也不肯放走自己的猎获物了。结果，水龟虫将只剩下一张空皮。因此，水龟虫吓坏了。它转过身子，向岸上爬去，得赶快展开翅膀起飞，去给自己另找一个水坑，另找一个林中隐蔽处！

它刚刚抬起上面的两片装甲翅膀，不料从背后跑来一只白腰草鹬，用嘴“笃！”地朝它翅膀根上一啄！水龟虫被它啄得把胸脯栽进了柔软的泥土里。

草鹬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连它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它只不过需要让嘴在草丛里活动活动吧！草鹬的嘴薄而无力，它哪儿弄得动结实的甲虫壳呢！它只会从淤泥里掏软体动物吃。草鹬碰痛了嘴，气得不行。它横叼起水龟虫，一摇脑袋，就把水龟虫远远地扔到那边草丛里去了。

水龟虫跌了个仰面朝天。它动用所有的脚挣扎了半天，好容易才翻过身来。它想展开翅膀，却办不到。看来草鹬稀里糊涂给它那一下子，把它给啄伤了。它只好爬着去找水坑。

它爬了很久才费劲地钻过茂密的草丛。在这里，

它不能像在水里那样容易躲藏。在水里，那是在自己家里。它只消潜入水底，钻到小木片或粗木块下，便可以安全地躲藏起来。草丛里，到处都有危险的敌人。在树林的底层“一楼”，有蛇在爬动，蜥蜴在奔跑，有黑琴鸡在漫步，在远一些地方的苔藓地上还有雷鸟。虽然这些林中野禽是在这里寻找浆果草莓、黑莓果和水越橘等，但假使它们碰到这样大的甲虫，也不会放过机会尝一尝的。它们的嘴比草鹬的嘴坚硬一些。

幸亏这一次谁也没注意它。对于在地上来来往往的鼠类和居住在这里的小鸟林鹨（liù）、娇弱的柳莺和春莺来说，水龟虫太大了。当它走近的时候，这些小鸟儿还会惊得飞走呢。

但是，从上面，从“二楼”的小窗口，已经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盯住了它。在那郁郁葱葱的小赤杨树、小白杨树、小白桦树和小枞树的丛林里，一只狡猾的喜鹊正在自己的窝旁探头探脑。它从枝叶间的小缝里，可以观察到树下的一切事情。

它飞了起来，扇动着短翅膀，从稠密的树枝间拐弯抹角地钻过去，然后往下一滑，准确灵巧地从

草丛里叼起水龟虫，带回树从里。它把猎获物塞给雏鸟们。然后，这只闲不住的鸟立刻又飞走了。

喜鹊考虑得太不周到了！它的雏鸟还太小，吃不了这样大的猎获物。雏鸟们白白地啄了半天，它们的嘴在水龟虫光滑的铠甲上一滑，一滑，连一丁点儿也伤害不了水龟虫。水龟虫连忙划动着几只脚，向出口爬去。小喜鹊们当然不能拦住它。

喜鹊窝里的垫子是用纤细的植物根和小草叶子铺成的。水龟虫的脚上生有尖刺，在这样柔软的垫子上爬行，真困难极了。但它还是勉勉强强爬到一块干泥巴跟前，又顺着干泥巴块迅速爬上喜鹊窝的顶楼。

从外面看喜鹊窝，那是个用树枝搭成的圆形建筑物，下部很密实，上部稀稀松松。这个窝在一棵小白桦树上。水龟虫顺着树枝攀上满是窟窿的窝顶，在这里它又试了试起飞，但还是伸不开翅膀。

在这树林的中层“二楼”，比在楼下的地上更施展不开，因为它完全不会像天牛或其它树上的甲虫似的，能沿树干和树枝上下爬动。

窝顶上有一根粗树枝，水龟虫用肚皮贴着树



捅了马蜂窝

枝，艰难地向前爬去。但这根树枝越来越细，爬到头它只好停住了，前面无路可走，掉下去实在可怕，因为下面不是水，而是土地。

有许多种鸟居住在树林的中层。在这里做窝的有各种鹟、燕雀、红尾鸲（qù）、啄木鸟、山雀等。不错，这些鸟对于它都没有危险性，它们之中没有一种鸟是把有铠甲的水栖甲虫当做食物的。但是，谁知道像它这样一只毫无隐蔽地落在光秃秃的白桦树枝上的大黑甲虫，会不会引起哪个肉食动物的注意呢？

惟一的办法只有依靠翅膀来逃命，但是背上被草鹬啄伤的地方还痛着呢，翅膀不好使。

忽然，水龟虫身下的树枝猛烈地摇晃起来。它开始小心地转身子，想瞧瞧后面出了什么事情。要知道，甲虫是不能像飞禽走兽那样随便转脑袋的，因为甲虫根木没有脖子。就在这一刹那，一件蓬松松的东西在它眼前一闪，一团棕黄色的浓雾忽地把它包围了。有谁将它使劲一揪，翻了两个跟头，然后像随着一阵棕黄色旋风似的疾驰而去。水龟虫觉得自己是在空中飞。

那是一只松鼠，它并没打算侵犯水龟虫，甚至没看见水龟虫。它不过是恰好从落有水龟虫的那根树枝上跑过。当发觉有个带刺的活物，钩在它蓬松的尾巴毛上面时，松鼠倒把自己吓了一大跳。

刚才它趁喜鹊女主人不在家，悄悄地向喜鹊窝走去，想看看能不能偷出一两只小喜鹊饱食一顿。夏天，松鼠常常开荤吃肉。这会儿它吓得要死，像疯了似的三蹦两跳，从这棵树飞跃到那棵树，从这根枝梢飞跃到那根枝梢。有弹力的枝条被踩得弯下去，又高高地弹起。松鼠像鸟儿似的在空中飞着，只几秒钟的工夫，就到了树林的上层。它经常隐藏在那里躲避危险。它的窝就在那里。它觉得有谁还一直揪着自己的尾巴，因此急急忙忙逃回家里躲起来。到了家里，它将尾巴转过来，用两只前爪拼命地抓搔，终于把那带刺的可怕玩艺儿活活抓了下去，同时也带下去一二百根尾巴毛。松鼠把敌人留在窝里，自己又跳到外面来。它的尾巴还很痛。于是，它就在树林里继续向前飞奔，一直跑进树林深处。

水龟虫很快地恢复了元气。

松鼠窝是一个严严实实的圆球，外面是树枝搭

成的，跟喜鹊窝一样，里面铺垫着苔藓和柔软的绒毛。水龟虫脚上的刺一个劲儿往粘成毡子的绒毛上挂，它费了很大力气才爬出松鼠的窝，攀上窝顶。

松鼠窝做在一棵高高的枞树上，在树林的上层。从窝顶上可以望得很远，假使水龟虫能够四面观看，眼睛不像一切水底地下室的居民那样近视的话，它肯定会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

透过茂密的枞树枝，它会看清住在树林顶部阁楼里的居民们，而且一定会吓得慌里慌张地找地方躲起来。因为在这里居住的，全是食肉的大鸟——老鹰和大隼（sǔn）。

可是水龟虫什么也没有想，它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快一点儿找到水。它又试了试伸展开翅膀。

也许是因为它背上被草鹬啄的伤口已经不痛了？再不然就是因为松鼠尾巴把它抖动得太利害了？总之，它的背仿佛忽然裂成了两半似的，背上凸起两个底朝上的装甲盆子。正是需要这样，这会儿它可以毫不费劲地把柔软娇嫩的长翅膀抬起来，伸展开。这两片翅膀是叠在坚硬的上翅底下的。水龟虫扇动翅膀，迅速地颠抖起来，翅膀发出一阵嗡嗡

声。嗡嗡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大，水龟虫用后脚立了起来，就这样直立着飞走了。上面那对坚硬的甲翅始终没有动，就像飞机的机翼一样；而底下那对翅膀，活像两部发动机在开动着。

水龟虫飞到了树林顶部的上空，连它那双近视的眼睛，都立刻发现了在林端那边，有一片耀眼的粼粼波光。它就直奔那个方向飞去。

它飞得很快，航线很直，活像被一只有劲的手抛出的石子。树林在它脚下后退着，马上就要过完了。前头只有几棵树了，那是一条公路，还有电线杆，过了电线杆就是白花花的水面，一个池塘。再过一分钟，它就能摆脱掉一切灾难，重新回到水里了。但是，不幸它飞行时翅膀发出的嗡嗡声太响了……

一只个头不大的长尾巴隼，正背着它停在树枝上，听见越来越近的嗡嗡声，便转过身来。

隼是捕捉鼠类和昆虫的行家。这是一只游隼，身上的羽毛是棕黄色的，带黑色和淡色的条纹与斑点。它能万无一失地活捉正在飞行中的蚱蜢、蜻蜓和甲虫。它一看见水龟虫，立刻轻快地起飞，像支箭似的追了过去。

游隼追上水龟虫的时候，水龟虫已经到了池塘边，正在降落。

水龟虫刚感觉出有谁从背后咬住了它，翅膀就停止了扇动——发动机灭火了，机翼自己叠上了。

游隼觉得嘴里疼痛难忍，水龟虫后腿上的尖刺把它的舌头都给戳穿了。

游隼痛得大叫一声，不得不将水龟虫从嘴里吐出。

水龟虫来不及伸展开翅膀，干脆像颗石子似的朝下面滚去。

假使它掉在坚实的土地上，那一定会跌得粉身碎骨，可是它恰好滚进水里了，晃晃悠悠地往下沉。它用脚划了几下，就稳稳当当地到了水底。

到了水底，它马上钻到一堆烂叶子下。它冒险已经冒够了，现在重新回到家里，真想好好休息休息。

现在，如果你们想看看它的话，还可以在那个池塘里找到它。它非常喜欢在那个池塘里生活，因为那里没有可怕的龙虱（它的主要的水下敌人），而且有许许多多美味的藻类和水草。

不仅在那个池塘里，差不多在任何一个池塘里，甚至在普通的水坑里，夏天你都可以看见水龟虫。你不妨捉一只水龟虫，养在家里的一只大罐子里，罐里装上取自它所生活的那个池塘的水和水生植物。可以喂它面包屑吃，它非常爱吃面包。不过，一定要用网袋捕捉它．不然它脚上的尖刺会把你的手指头戳得皮破血流。

不要忘记在罐口上扎一块纱布——不然，它会飞走的！

一千零一天

请听一个童话——关于水底世界的童话，虽说是童话，却也是真事。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在水底世界，一切都跟我们地上不一样：在那里，童话也是真事。在那里，由水代替空气。那里的天空是平坦的。那里不下雨，也不下雪。下冰雹的时候，冰雹不落地，而是向后转，飞回天上，漂浮着，直到融化为水。因为那儿的天空也是水呀！

水底居民——各式各样的鱼、水蛭和龙虱，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一点儿不觉得惊奇。

但是，有一次，发生了奇迹。

夏季已将近末尾。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整个天空银光闪闪。好天儿，那儿的天空总是银色的呀！

突然，从天上撒下一阵雹子，小极了，小极了。

小雹子向下落，不停留，一直落到水底。它们躺在水底，没有融化。

所有的水底居民都大吃一惊。

但是，小雹子很快就被沙子埋了起来。大家也就把它们忘记了。

后来，冬天来了，水的天空冻成了冰。

水底世界入梦了。

春天，水的天空解冻后，所有的水底居民又活跃起来。龙虱伸展开翅膀，飞到有太阳光的世界去，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鱼儿撒起欢儿，腾身跃出水面，银鳞在阳光下一闪，又钻回水里。连水蛭都趁小孩子们来洗澡的机会，吸附在他们身上，靠这方法，有时也到上面，到阳光世界里去看看。只有下面，在水底居住的一群六脚小怪物，还从来没见过太阳光。

它们是毛茸茸的，有尾巴，那尾巴简直像把小脏扫帚。它们在沙底上掘了一些洞，躲在洞里，连头都不敢探出来，可得小心点儿，别叫什么水怪红娘华，或者肉食的甲虫幼虫给逮住。它们胡乱找些东西填肚皮，经常挨饿，发育不良。

不过，你别以为它们会哭，它们才不哭呢！在那水底下哭，多可笑呀！那里，没有眼泪已经够湿的了。

这样过了一千天。

自从一场奇怪的雹子落入水底后，过了一千天，三个冬天和三个夏天，整整的三年。现在，夏天又将近末尾了。

毛茸茸的小怪物并没有长大多少，将小扫帚般的小尾巴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有一根火柴长。它们瘦得也赛火柴棍。三年的工夫，它们一次也没见过太阳。

到了这样一天，温暖无风，阳光普照，整个天空银光闪闪。

突然，所有的小怪物一齐从水底升起，游到水面。所有的小怪物一下于都离开了水底世界，爬上岸，到有阳光和清新空气的世界里来了。

它们刚爬上岸，就痉挛起来，身体歪歪扭扭地抽作一团。它们身上的皮在背上裂开了，往下脱。它们的皮突然掉了下来，好像小怪物们自己脱掉了衣裳。

小怪物们一脱下毛茸茸的衣裳。就立刻变成了美人儿。多么漂亮呀！在童话里讲不清，用笔墨也形容不出。大大的眼睛，细细的须子，窈窕的身段，光

滑的皮肤，背上有一对脉翅。脉翅下还有一对小翅膀，腹部有橙色的斑点，小尾巴是三条有弹力的细丝。

这是第二个奇迹。看呀，看呀，河面上起了风雪！雪花忽而升入高空，忽而落在矮树从上。有时像毛蓬蓬的马鬃，发出低微的嗡嗡，突然又如活泼的水浪，一翻身滚入芦苇丛中。芦苇碧绿一片，现在离冬天还远，冰凉的白雪花，还没有落到人间。原来是可爱的蜉蝣，只只活像小扫帚，伸开轻巧的翅膀，舞蹈在河旁。人呀，鸟呀，鱼呀，见了它们都感到喜欢！

无忧无虑的蜉蝣在空中舞了整整一天，跳的是环圈舞——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

它们什么牵挂也没有，不想吃，也不想喝。在这世界上，它们想做的事只是跳舞。

于是，它们跳着空中的环圈舞。

太阳一落，它们就死去了。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岸上好像铺了一层雪，躺满了死蜉蝣的尸体。

不过，你可用不着为它们落泪，反正太阳一下子就会把你的眼泪晒干的。要知道，蜉蝣在这世界

上本来只能活一天，欢度一天节日。它们没有任何牵挂，连用来吃喝的嘴都没有。只有眼睛、翅膀和小尾巴——三条有弹力的长丝。蜉蝣可不是白白地跳舞：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

每次它们往下飞的时候，都向水里撒下一堆小小的卵，像下冰雹似的。这又是那种水底世界里的怪雹子，就像一千零一天以前下的那场一样。春天，这些小雹子会变成六脚小怪物。

它们将在黑暗的水底度过一千天，三个冬天和三个夏天，整整的三年，一次也不见阳光。

但是，再过一天，到了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那一天，小怪物就会爬上岸，脱掉毛茸茸的皮，变成能飞善舞的漂亮蜉蝣，升向太阳。

童话像这样成了真事。

这是第三个奇迹，最主要的奇迹。

阿妞特卡的鸭子

秋雨连绵，蓄水池里的水泛滥了。

每天晚上，都有成群的野鸭飞到蓄水池里来。磨粉工人的女儿阿妞特卡，特别喜欢倾听游动的野鸭在水里扑腾时发出的声音。

磨粉工人傍晚常常去打猎。

阿妞特卡独自留在小木房里，非常寂寞。

于是，她走到堰堤上，往水里撒面包屑，嘴里叫着："鸭，鸭，鸭！"

但是，野鸭不肯游过来。它们怕阿妞特卡，都从蓄水池里飞去了。只听见它们的翅膀发出一阵喧嚣声。

这使阿妞特卡很难过。

"飞禽不喜欢我。"她想道，"它们不信任我。"

阿妞特卡非常喜欢禽类。磨粉工人家里没有养鸡，也没有养鸭。阿妞特卡多么想驯养一只野禽啊！

一个深秋的夜晚，磨粉工人打完猎回到家里。他将猎枪往墙角里一靠，从肩上卸下猎袋。



阿妞特卡急忙跑过去整理猎袋里的野禽。

大猎袋里满满装着用猎枪打死的各种野鸭。根据它们个头的大小和翅膀羽毛上的亮斑，阿妞特卡一眼就能区别出每一只野禽的种类。

这一次，猎袋里装着有蓝紫色亮斑的大凫(fú)、有绿色亮斑的绿翅鸭和有灰色亮斑的白眉鸭。

阿妞特卡把野鸭一只一只从猎袋里掏出来，点了点数，摆在长凳上。

“你数了几只？”磨粉工人一边喝粥，一边问道。

“14只，”阿妞特卡说，“袋里好像还有一只！”

阿妞特卡把手伸进猎袋里去，掏出最后一只野鸭。哪知这只野鸭突然从阿妞特卡手里挣脱，拖着一只被猎枪打伤的翅膀，一头钻到长凳底下。

“活的！”阿妞特卡欢呼起来。

“给我。”磨粉工人命令道，“我把它脖子拧一下，它就死了。”

“爸爸！这只鸭子给我吧！”阿妞特卡请求道。

“你要它来干什么？”磨粉工人惊讶地说。

“我给它治好伤。”

“这是一只野鸭！它不肯让你饲养的。”

可是，阿妞特卡缠着爸爸，非要这只野鸭不可，最后总算要到了手。

野鸭在蓄水池里住了下来。

阿妞特卡用绳子将野鸭的一条腿拴在一棵灌木上。野鸭想游的时候，可以下到池水里去游。它想上岸的时候，也可以走上岸来。那只受伤的翅膀，阿妞特卡用一块干净布后包扎上了。

冬天临近了。

夜里，池水上蒙起薄薄的一层冰。大批的野鸭不再飞到蓄水池里来了，它们都南飞了。

野鸭在灌木丛下开始感到愁闷寒冷。

阿妞特卡把它拿进屋里去饲养。阿妞特卡用来包扎它受伤翅膀的那块布，已长到骨头上取不下来了。野鸭的左翅膀上，已不再有蓝紫色的亮斑，有的是一块白布。因此，阿妞特卡给她的野鸭起了个名字叫“白斑”。

白斑不再对阿妞特卡认生了，允许阿妞特卡把它抱在怀里，抚摸它。阿妞特卡一召唤，它就过去，直接从阿妞特卡手里啄东西吃。阿妞特卡满意

极了。现在父亲出门的时候，阿妞特卡不再闷得慌了。

春天，河上的冰刚一融化，野鸭就飞来了。

阿妞特卡又用一根长绳子把白斑拴上，放它到蓄水池里去游水。白斑不住地用嘴啄那根绳子。它叫呀，叫呀，叫个不停，想挣脱拴绳，随别的野鸭飞走。

阿妞特卡很可怜它，可也舍不得与它分离。最后，阿妞特卡想道：“为什么要强迫它留下呢？它翅膀上的伤已经养好了。春天到了，它想孵小野鸭。它想起我的时候，会飞回来的。”

于是，阿妞特卡把白斑放走了。

她向父亲说：

“今后你打野鸭的时候，请注意扎着白布的翅膀，千万别打白斑！”

磨粉工人把手一拍，说：

“哎呀，你这个女主人！自己败自己的家业。我本来打算进城去买一只公鸭，让阿妞特卡的母鸭给我们孵一窝小鸭子呢！”

阿妞特卡惊异地说：

“你根本没跟我说过要买公鸭。也许白斑过不惯自由的生活，还要回来的。”

“小傻瓜，阿妞特卡，你真是个小傻瓜！谁看见过野禽自己回来过不自由的生活？狼，不管怎么喂它，也还是想回树林里去。你的鸭子如果被老鹰抓住，那可没有命了。”

天暖和得很快。河水已经泛滥，淹了岸边的灌木丛。河水还继续外溢，把树林也淹没了。

那一年野鸭的日子才不好过哩！该下蛋孵小鸭了，可是土地整个泡在水里，没有地方做窝。

阿妞特卡可高兴极了。她有一只小船，想划到哪儿去，就划到哪儿去。

阿妞特卡乘小船到树林里去，在树林里看见一棵有树洞的老树。

她用船桨敲敲树干，想不到“嗖”地一声，从树洞里飞出一只野鸭，径直落在小船旁水面上。它侧着身子。阿妞特卡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翅膀上扎着一条白布！虽然白布条已经很脏，但是

还看得出来。

“鸭，鸭，鸭!”阿妞特卡唤道，“白斑!”

野鸭却躲着她，在水里发愣着，好像受了伤似的。

阿妞特卡划着小船追它，追呀追呀，不知不觉追出了树林。一出树林，白斑却好好地鼓翅飞起，又回树林里去了。

“你在耍花招啊!”阿妞特卡想道，“不过，你可骗不了我，你这是想引我离开你的窝。”

阿妞特卡又返回原地找那棵老树。

她检查了一下树洞，发现里面有 12 个椭圆形的淡绿色蛋。

“你心眼儿可太多了!”阿妞特卡想道，“竟想到在这地方做窝，免得被水淹掉!”

阿妞特卡回家告诉父亲，她在树林里看见了白斑。树洞的事，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她担心父亲会去把窝捣毁。

过了不久，水落了。

阿妞特卡观察到，每天中午，白斑飞到河里去寻食。这个钟点天气暖和，窝里的蛋不致凉透。

怕抱窝的野鸭吓着，阿妞特卡每次都先到河边去张望，摸清了白斑喜欢在哪块地方的芦苇丛里寻食。当白斑正在河里找东西吃时，她才放心地跑到树林里去看小野鸭孵出来没有。

有一天，阿妞特卡看见白斑正在水里找东西吃，忽然空中飞来一只灰秃秃的老鹰，一直朝它扑了过去。

阿妞特卡惊叫起来，但是已经晚了，老鹰已经用利爪抓住了白斑的脊背。

“我的鸭子完了！”阿妞特卡想道。

但是，只见白斑动作灵活地往水里一钻，将老鹰也拖了下去。

老鹰的头浸在水里，觉得情况不妙，因为在水里它连野鸭也对付不了的，只好松开爪子飞走了。

阿妞特卡赞叹地说：

“真聪明！太聪明了！从老鹰的利爪下都能够逃出命来！”

又过了几天。

阿妞特卡跑到河边去看时，找不到白斑了。

阿妞特卡躲在灌木丛间，耐心地等待。

她好容易看见白斑从树林里飞来了，脚蹼里抓着一个黄茸茸的小团团儿。

白斑将小团团儿放在水里。

阿妞特卡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毛蓬蓬的小雏鸭，跟在白斑身旁游着。

“小鸭子孵出来了！”阿妞特卡欣喜地说，“现在白斑一定会把所有的小鸭都从树洞里送到这儿来。

果然如此，白斑耸身飞起，回到树林里去接其余的雏鸭。

阿妞特卡坐在灌木丛下，等着看下一幕。

一只乌鸦从树林里飞出来，一边飞，一面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它当午饭的东西。

它发现岸边的小黄雏鸭，就像箭一般迅速地朝雏鸭飞去。笃！笃！乌鸦照准雏鸭的脑袋啄了几下，把小鸭啄死后，撕成碎块，吃下了肚。

阿妞特卡急得目瞪口呆，连喊都没想到。乌鸦又飞回树林，躲在一棵大树上。

白斑带着第 2 只雏鸭飞回来了。

它将第 2 只雏鸭放在水里，开始嘎嘎地叫着，找那第 1 只，哪儿也找不到！

白斑来回游了一会儿，把所有的芦苇丛里都找遍了，只找到一团绒毛。它鼓翅飞起，又向树林方向飞去。

“哎呀，小傻瓜!”阿妞特卡想道，“乌鸦还会来吃你的小鸭的。”

她还没来得及想完，眼看白斑在空中绕了一圈，又从灌木丛后飞了出来，回到河边，往芦苇丛里一钻，躲藏了起来。

一分钟后，乌鸦从树林里飞出来，迳直向雏鸭扑过去。

乌鸦用嘴啄了雏鸭一下，开始撕它的皮肉。

白斑从芦苇丛后冲出来，扑到乌鸦身上，咬住乌鸦的喉咙，把它往水底拖去。

两只鸟的 4 片翅膀在水面上旋转着，把河水搅得哗哗地响，水花向四面八方溅得老高!

阿妞特卡从灌木丛后跑出来看时，白斑正向树林里飞去；乌鸦已经断了气，漂在水面上。

那天，阿妞特卡在河边待了很久。她看见白斑怎样把剩下的 10 只雏鸭也陆续送到芦苇丛里来。

阿妞特卡终于放心了。她想:

“我不用再为白斑担心了，现在它已经学会自卫，也会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让它们受欺负了。”

8月来临了。

从大清早起，猎人们就在河边放枪，打野鸭的季节开始了。

整整一天，阿妞特卡坐立不安，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来来回回地想：“万一猎人把白斑打死怎么办？”

天黑以后，枪声停止了。

阿妞特卡躺在干草棚里睡觉。

她刚要睡着，就听见院里有人说话。

“谁呀？”磨粉工人从屋里喊道。

“打猎的！”人声回答。

“什么事？”

“放我们进去，在干草棚里过一夜吧！”

“请吧！只是小心烟火，别把干草点着了！”

“放心吧！我们不吸烟。”

板棚的门“吱呀”一响，猎人们爬上了干草堆。

阿妞特卡缩在墙角里，留神地听。

“打得真不少!”一个猎人说,“你打了几只?”

“我打了6只,”另一个猎人回答,“全是水鸭子。”

“我打了8只,差一点儿打中一只带雏鸭的母鸭。猎狗找到一窝雏鸭。母鸭飞了起来。我瞧见它翅膀上有一个白东西,好像是扎着一块布。我觉得挺奇怪,一走神儿就没打中。猎狗咬死了两只雏鸭。明天早晨,咱们还上那儿去,把母鸭子打死,一窝小鸭子全是咱们的了!”

“好!咱们还上那儿去!”

阿妞特卡躺在干草堆里,吓得半死,心想:

“还真是这样!打猎的发现了白斑和它的一窝小鸭。这可怎么办?”

阿妞特卡决定一夜不睡觉,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跑到河边去,绝不能让猎人们打死白斑。

阿妞特卡翻来复去折腾了一夜,不让自己睡着。

可是天亮前,不知怎么一下子她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她醒来时,听见河边已经有人在放枪。

“我的白斑准没命了！猎人准把你打死了！”

阿妞特卡心神不安地向河边走去，眼泪蒙住了眼睛，她什么也看不清了。她走到堰堤上，心里想：

“我的鸭子以前就在这个地方游水，我为什么要把它放掉呢？！”

她望望水面，想不到一眼看见白斑正在水面上游着，8 只小野鸭跟在它后面。

阿妞特卡喊道：“鸭，鸭，鸭！”

白斑回答：“瓦啊克！瓦啊克！”一边叫，一边径直朝她游过来。

猎人们正在河边开枪打野鸭，而这只野鸭却带了一群雏鸭在磨坊附近游着。阿妞特卡捏碎一块面包，把面包屑扔在水里喂它们。

白斑就这样在阿妞特卡家用堰堤围成的水池里住了下来。看来它明白了阿妞特卡不会让它受欺负。

后来，雏鸭长大了，学会了飞。它们飞走了。

那时，白斑也从水池里飞走了。

第二年，白斑又孵出一窝黄茸茸的小雏鸭，把它们带到阿妞特卡家的水池里来了。

现在，周围所有的猎人都认识白斑了。他们从来不伤害它，称它是阿妞特卡的鸭子，

追　踪

叶高尔卡在屋子里待了一整天，真闷得慌。他从窗口向外眺望：四周白皑皑一片，大雪把看林人的小木房掩埋了，整个森林白晃晃。

叶高尔卡知道森林里有一块空地。嗬！那地方多么好！不论你什么时候上那儿去，总会从脚底下飞出一群群的雷鸟。噢！噢！向四面八方飞。你就开枪打吧！

雷鸟还算不了什么！那儿还有又大又肥的兔子呢！几天以前，叶高尔卡看见了一些脚印子，不知道是什么野兽的，跟狐狸脚印差不多，只是大爪子又长又直。

要是能亲自追踪一下珍奇的野兽就好了。

那可不是兔子！那要是追踪成功了，连父亲都会赞不绝口的！

叶高尔卡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跑到森林里去！

父亲正在窗口补毡靴。

“爸爸，爸爸!”

“干什么？”

“让我到森林里去吧，我想去打雷鸟!”

“瞧你，天都快黑了，想出这么个主意!”

“爸爸，让我去吧!”叶高尔卡用可怜巴巴的腔调，拉长声音说。

父亲默不作声，叶高尔卡紧张得喘不上气来，哎呀！准不让他去!

看林人不喜欢小伙子闲呆着。再说甘心愿意强于被迫，为什么不让大小伙子出去活动活动肢体呢？总在屋里呆着……

“去就去吧！不过，要当心，黄昏以前一定得回来。要不然我可得严厉对待你，没收你的火枪，还用皮带抽你一顿。”

叶高尔卡有自己的一支火枪，小伙子已经 14 岁了。那是父亲从城里带回来的一支单筒枪，可以用它打飞禽，也可以用它打走兽，很好的一支枪。

父亲知道火枪是叶高尔卡最心爱的东西。如果吓唬他要没收火枪，那他准千依百顺。

“我一会儿就回来。”叶高尔卡满口答应。这时，

他已经穿上了短皮外套，从钉子上摘下了火枪。

“是得早回来嘛，”父亲嘟嘟囔囔地说，“你瞧，一到夜里，周围尽是狼在嗥。你可小心一点！”

叶高尔卡早已不在屋里了。他跑到门外，登上滑雪板，直奔森林而去。

看林人撂下毡靴，拿起斧头，到板棚里去修理雪橇。

天开始昏暗下来，看林人不再用斧头又锤又敲了。

该吃晚饭了，可是儿子还不回来。

听见了三次枪声，后来就没有动静了。

又过了一会儿，看林人进屋去，捻起灯芯，点上灯，从炉里拿出一罐粥。

叶高尔卡还不回来，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看林人吃完粥，走到门廊里去看。

外面一片漆黑。

仔细听听，什么也听不见。

森林黑糊糊地立在那里，连树枝都不发出一点儿折断声。这么静，可是谁知道森林里在发生什么事情？

“沃呜——呜！”

看林人打了个寒噤，也许是他自己觉得好像有这种声音？

从森林里又传来了：

“沃呜——呜！”

果然如此，是狼！另一只狼接着嚎叫起来，然后第3只……整整的一群！

看林人紧张得心一阵发紧，一定是那样，叶高尔卡被野兽跟上了。

“呜——沃呜——呜！”

看林人急忙跑进屋。跑出来时，他手里拿着一支双筒枪。他把枪往肩上一搭，从枪筒里喷出火光，枪声响了。

狼叫得更响了。看林人留神地倾听，叶高尔卡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放枪回答他？

这不是嘛！“砰！”从林子里，从黑暗里发出一声微弱的枪响。

看林人跳起身，掮上枪，系上滑雪板，就向黑暗里，向传来叶高尔卡的枪声的那个地方，飞快地滑去。

森林里黑得能叫人哭出来！枞树枝抓他的衣服，戳他的脸，树木像一堵密密实实的墙，简直穿不过去。

狼群就在前面，在齐声嚎叫：

“呜呜——沃沃呜呜呜呜……”

看林人停住脚步，又放了一枪。

没有回答，只听见狼嚎。

情况不妙。

他又穿过茂密的树木，向狼嚎的方向走去。

他刚刚想到：“既然狼还在嚎叫，那就说明，还没到他跟前。”这时，狼嚎却一下子中止了，万籁俱寂。

看林人又往前走了几步，又站住了。

放了一枪，又放了一枪，听了很久。

静到那种程度，连耳朵都觉得痛了。

往哪儿走呢？黑得要命，可是还得往前走。

他碰运气胡猜着往前走，越走前面越黑。

他又放了几枪，又喊了一会儿。没有人回答。

他只好又迈开步子，从树木间钻过去，自己也不知道是往哪儿走。

终于他累得精疲力尽，嗓子也喊哑了。

他停在一个地方，不知道该往哪一边走？他早已辨别不出家在哪一边了？

他定睛仔细看看周围，好像树后有点儿亮光，也许那是狼的眼睛在闪烁放光？

他一直朝亮光走去，竟走出了森林。前面是一块空地，空地中间有一所小木房。小窗子里亮着灯光。

看林人看见这所小木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小木房是自己的家。

这么说，他摸黑在森林里绕了一个圈子。

他走到院子里，又放了一枪。

没有回答。狼也不嚎了，静悄悄的，可能在分食猎获物。

儿子一定没有命了！

看林人甩下滑雪板，走进屋里，连皮袄也不脱，就这样坐在板凳上。他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呆然不动。桌子上的油灯冒了一阵黑烟，闪烁一下就熄灭了，看林人竟没有发觉。

小窗外的天色发出朦胧的鱼肚白色。



捅了马蜂窝

看林人站起身来，他的模样变得很可怕。一夜之间他竟衰老了，背也驼了。

他往怀里揣上一大块面包，拿起子弹和枪。

他走到院子里，天已经亮了，白雪闪着光。

雪地上印着叶高尔卡的滑雪板踏出的两道沟痕，从大门口开始，向前延伸着。看林人细心地瞧了瞧，挥了一下手，想道："要是昨天夜里有月亮，也许我顺着滑板的痕迹就找到叶高尔卡了。哪怕去把尸骨拾回来呢！不过，也可能他还活着（有那种情况呀）……"

看林人绑好了滑雪板，顺着叶高尔卡的滑雪板的痕迹跑去。

沟痕向左拐，顺着林边往前。

看林人沿滑雪板的沟痕飞快地滑着，一路用眼睛在雪地上寻找。

一个脚印一个爪痕也不放过，他观看雪地就像阅读一本书似的。

在那本书上，记下了叶高尔卡昨夜遇到的一切事情。看林人看了雪地就全明白了，叶高尔卡经过哪里，干了些什么事情。

喏，小伙子沿着森林边跑过去了。在一边雪地上，印有纤细的十字形鸟脚趾和尖尖的羽毛。

这说明叶高尔卡惊起了一群喜鹊。喜鹊曾在这里捕鼠，因为周围到处是野鼠绕来绕去的脚印。

在这里，叶高尔卡把一只小兽从地上撵到树上去了。

一只松鼠曾在雪面冰凌上蹦跳，这是它的足迹。松鼠的后脚长，脚印子也是长长的。当松鼠在地上跳的时候，它的后脚伸到前脚的前面。它的前脚又短又小，脚印子是一些小点点。

看林人看出叶高尔卡把一只松鼠追到树上去了，就在那里把它打死了。松鼠被打死后，从枝枝上掉下来，落在雪地上。

“小伙子打得够准的!”看林人想道。

看林人又看出叶高尔卡在这儿捡起猎获物，然后继续向森林里走去。滑雪板的沟痕在林中绕了几圈，通向一块宽敞的空地。

看来叶高尔卡曾经在那块空地上辨认一些兔迹。

兔子的脚印密密麻麻，又是兜圈又是耍滑头

跳跃。不过，叶高尔卡没看透兔子的诡计，滑雪板的沟痕从兔迹上一直穿过去了。

喏，前面的积雪向两面掘松了，雪地上有鸟的脚印和一个烧坏了的填弹塞。

这是雷鸟的痕迹，这儿曾经有一大群雷鸟把身子埋在雪里睡觉。

雷鸟听见叶高尔卡的声音，惊得飞起。叶高尔卡放了一枪。所有的雷鸟都飞走了，只有一只“吧嗒”掉在地上，看得出来它怎样在雪地上挣扎了半天。哎，这猎人成长得还真够帅的！打下了正在飞的鸟！这样一个猎人连狼群都能打退的，不会白白地做它们的牺牲品。

看林人匆忙向前滑去，两条腿紧赶慢赶地飞跑着。滑雪板沟痕把看林人带到一棵灌木跟前就中断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

叶高尔卡在灌木后站住了。滑雪板在一个地方踩了半天，然后他弯下腰，把一只手伸到雪里，后来又往旁边跑去了。

滑雪板的沟痕一直往前延伸了 40 来米，以后

开始绕着走。喃，这儿有野兽的脚印！跟狐狸脚印一样大，有爪子……

这是什么怪兽？还曾未见过这种脚印呢，脚掌不大，爪子却足有一俄寸长，跟钉子似的直溜溜的！

雪地上有血迹，再往前，这只兽用3只脚走去了。叶高尔卡用弹药将它的右前脚打伤了。

在这儿，叶高尔卡绕着灌木跑，追那只野兽。

这种情况下，小伙子还能想到回家吗？猎人怎能丢下打伤的飞禽走兽？但那究竟是一只什么野兽呢？它的爪子也太大太长了！要是从灌木后伸出这样的利爪朝肚子一抓怎么办……小伙子还用得着它抓许多次吗？！

滑雪板的沟痕越来越深入林中，穿过灌木丛，路过树墩子，绕过被风刮倒的大树，很可能撞在多节的树木上，把滑雪板折断哩！

唉！没有经验的小伙子！难道是为了节省弹药吗？在这块树根翻在外头的地方，找到野兽应该从这后面再补上一枪，把它打死就没处逃了。

用手怎么能很快地捉住？你向受伤的野兽伸

一下手试试看，就连一只受伤的田鼠都不能让你用手捉它的！这只野兽看来还挺重，它在雪地上踩出的脚印都是一些很深的小洞。

这是什么？下雪了吗？糟了！雪将把痕迹掩埋，那时可怎么办？

得快一点儿！得快一点儿！

那只野兽的足迹在森林里兜着圈子，绕着弯儿。滑雪的人在后面追，看不到终点，雪却是越下越大。

前面出现透光的间隙，树木稀疏一些了，树干变得更粗一些。在这里，新雪将更快地把足迹掩埋上，越来越看不清，越来越难认。

喏，好容易叶高尔卡在这儿追上了野兽！这块地方的积雪踩结实了，积雪上有血迹和灰色的硬兽毛。

应该仔细瞧瞧兽毛，研究一下那是一只什么野兽？不过，这里的踪迹可不大对头……小伙子两个膝盖朝下跌在雪地上了……

前面是什么东西竖在那里？

一根滑雪板！又一根滑雪板！雪地上有窄窄的

深坑，叶高尔卡准是一跑一陷……

忽然，前面，左边，右边，横下里，到处是大步跑的脚印，很像狗的却印。

是狼！该死的狼，追上了叶高尔卡！

看林人站住了，他右脚的滑雪板撞在一件硬东西上。

看林人仔细一看，是叶高尔卡的单筒枪扔在地上。

原来如此！小伙子拼命掐住了那只野兽的脖子，火枪也从手里掉了下去，就在这当口，狼群赶上了他……

完了，看林人望望前面，哪怕拾一片撕碎的衣服回去呢！

树后好像有个灰幢幢的影子一晃，紧跟着从那里发出闷声闷气的咆哮声和吠叫声，就好像有两只狗在打架似的。

看林人挺直腰板，从肩上摘下枪，向前冲去。

树后有两只狼，龇着牙，竖起毛，正在争一堆鲜血淋淋的骨头。旁边还有几只狼，有的躺着，有的坐着……

看林人失声惊叫起来，连瞄准也来不及，双筒枪就胡乱放了一枪。

枪托猛撞在他的肩上，他打了一个趔趄，跪下去，跌在雪里。

火药的青烟消散时，狼已经不见了。

枪声震得他耳朵里嗡嗡直响。透过嗡嗡声，他觉得好像听见了叶高尔卡的悲凄凄的声音："爸爸!"

不知为什么，看林人摘下了帽子，雪花落在眼睫毛上，使他看不清。

"爸!"他觉得自己清清楚楚地又听见了叶高尔卡的低唤声。

"小叶高尔卡!"看林人吃力地喊了一声。

"爸爸！帮我下去!"

看林人惊吓得跳了起来，转过身……

活生生的叶高尔卡坐在一棵大树的枝子上，两只手紧抱着粗粗的树干。

"孩子!"看林人叫了一声，他忘记一切地向那棵大树奔过去。

叶高尔卡已经冻僵了，像个麻袋似的笨拙地跌

在父亲的两臂上。看林人将叶高尔卡背上，一口气跑到家。在半路上，他还不得不停下一次，因为叶高尔卡缠着他，用微弱地声音不断地咕哝同一句话：

“爸，把我的火枪捡回来，火枪……”

炉里的火熊熊地燃烧着。叶高尔卡躺在炕上，身上盖着沉甸甸的熟羊皮。他的眼睛闪光，身子烧得滚烫。

看林人坐在他的脚边，用小碟子喂他热茶喝。

“我听见狼离我很近，吓得够呛！”叶高尔卡讲道，“火枪从我手里掉了下去，滑雪板也陷在雪里了。我干脆就把它们丢下了，爬上了跟前的头一棵树。这时候，狼群已经到眼前了。那些该死的，把牙齿咬得格吱格吱响，直往上窜，想够到我。爸爸！好家伙，真可怕！”

“别说话，孩子，别说话，小宝贝！不过，神枪手，你告诉我，你打到了一只什么野兽？”

“爸爸，是獾子！一只壮壮实实的獾子，足有你的母猪那么大。你看见爪子印了吗？”

“你说是獾子呀？这我可没料到。可不是嘛，獾子的脚有爪子。瞧那个迷糊家伙，天稍微暖和一点

儿，它就从洞里跑出来了！天气严寒的时候，它冬眠很少出来。你等着，到春天，我带你去看看它的洞。獾的洞可考究极了。狐狸无论如何也挖不出那样的洞。”

但是，叶高尔卡已经听不见了，他的头歪在一边睡着了。

看林人把小碟子从儿子手里拿过来，把羊皮给他盖严实一些，然后望望窗外。

窗外下起了大雪。轻盈的雪花，在空中旋舞着，不停地飘着，落着，白雪掩埋了森林里的杂乱的足迹。

大 象 演 员

狗数学家坐在桌前，做加减乘除的习题。狗猎师掮着枪，背着猎囊，用两条腿走路，还牵着一条极小极小的小猎狗。几只狗骑在一匹鬃毛蓬松的小马背上，奔驰着。

一只猫和几只大老鼠在一起演一出滑稽戏，它们和平共处。

一群毛皮光滑、动作活泼的海象在抛球玩。

一只高大的袋鼠正在和人拳斗。

这是怎么回事？是童话中的场面，还是在做梦？都不是。

这是马戏团里的情况。驯兽师杜洛夫在指挥他那些 4 条腿的朋友表演节目。

杜洛夫对那些动物演员说话的时候，声音又友好又安详。所有的动物演员，从极小的袖珍小狗到行动笨拙的马格斯，都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指挥。

马格斯是一头母象。

杜洛夫刚得到马格斯的时候，它还是一头没受过教育的、野性难驯的 9 岁小象。

现在马格斯已经完全长大了。它学会了像坐椅子似的坐在台座上。它还会一边吹口琴，一边在自己的音乐伴奏下跳舞；也会在乐队的伴奏下跳华尔兹舞。它是个很出色的演员，能用长鼻子卷起一把巨大的刮脸刀，表演一出刮胡子戏，像个真正的理发师哩！随后，再往它头上戴一顶红制帽，腰里别一个手枪皮套，脖子上挂一只哨子，扮作民警的马格斯就走上台来了。

它把不听话的小马驹送回家。

但马格斯最拿手的好戏，还是压轴那一出。它一上台，就像个骑士似的屈膝跪在主人面前，主人穿了浑身上下银光闪闪的衣服，向它走过来。这只庞然大兽竟温存地用长鼻子，将全身放光的主人卷起，举到空中，在观众热烈的鼓掌声中，态度庄严地捧着主人走下台。

马格斯的这些本事，都是杜洛夫教会的。教的时候，杜洛夫连一下也没有打过它。

马格斯最要好的朋友，是漂亮的骆驼叶卡切丽

娜。

有时候，两位好朋友一同上台表演。从马戏院的圆屋顶，居高临下响起乐队节奏分明的悠扬乐曲。大象用长鼻子拉着骆驼的细尾巴，这一对笨头笨脑的演员就大模大样不慌不忙地绕圈跳起华尔兹舞。

音乐停歇时，华尔兹舞也结束了。马格斯和叶卡切丽娜俩走到台边，屈起后腿，坐下休息。

马格斯寂寞了

马格斯与叶卡切丽娜要好得难舍难分。因此，当驯兽师带着动物演员们转移到另一座城市时，大象和骆驼总是一块儿走。

有一次，杜洛夫带着所有的 4 条腿演员，来到莫洛托夫市。马格斯从火车上被牵下来，送到马戏院，放在兽槛里。叶卡切丽娜没来得及当天下火车，在车上待了一宿，第二天才到马戏院去。

杜洛夫在旅馆里过夜。

第二天早晨，杜洛夫到马戏团去时，看见马路上围了一群男孩子。大象马格斯站在人群中，兴致

勃勃地挥舞着长鼻子。

原来，马格斯离开了叶卡切丽娜，感到非常寂寞。

它无事可做实在闷得慌，就连夜拆起兽槛的木头栅栏来。它把木板堆成一堆，按着又用长鼻子推倒下半截砖墙，然后从兽槛里走了出夹。

从此，只要把马格斯和骆驼叶卡切丽娜一分开，马格斯就好像要发狂似的。它用长鼻子把兽槛和大门拆个乱七八槽。4 只足有一普特[①]重的大脚板跺得山响，把地板都踩塌了。它离开好朋友叶卡切丽娜，简直活不下去了。

马格斯淘气

马格斯是个淘气包。它体重 150 普特，换句话说，差不多有 2500 千克，这等于 50 个人加在一起那么重。难怪它淘气时开的玩笑分量也不轻哩！

在斯维德洛甫斯克演出的时候，杜洛夫带马格斯到小河边去洗澡。马格斯一下水，立刻觉得很自

[①] 一普特等于 16.38 公斤。——译者

由，心花怒放快活极了。

马格斯把长鼻子伸进水里，在河底上摸索了一阵子，朝人们望望，然后举起长鼻子，拼命向他们一喷！

好家伙！这可怎么啦！沙子像落雨似的，小石子下雹子似的，撒得岸边的人满头满身，惊得人们四散奔逃。

马格斯十分得意。它重新把长鼻子伸进水里，这回吸了一鼻子水，然后像用消防队的水龙带救火似的，把长鼻子往左甩一下，又往右甩一下，向四面八方喷水。

怎么办呢？怎么管这个大淘气？沙子、石子加上大石块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怎能走到它跟前去！

但是，杜洛夫拿定了主意。

他很勇敢地走下水去。

石头呼啸着从他身边擦过，每一块石头都可能打破他的头。

杜洛夫却绕到顽皮的马格斯后面，一把揪住他的大蒲扇耳朵。

象的力气比人大一千倍。象使劲一甩长鼻子，

就能将人劈成两半，跟折断一根轻飘飘的芦苇一样。象也能轻而易举地用脚把人踩个稀巴烂，跟大马踩死蟑螂一样。但是象也可能像小孩子一样服从勇敢无畏的人。

马格斯感觉出揪它耳朵的那个人是主人，立刻显得很害怕，老老实实垂下了它那致命的长鼻子。

杜洛夫就这样揪着马格斯的大耳朵，把它拉到岸边。于是，这头庞然大物面带愧色，乖乖地被主人牵回兽槛里去了。

马格斯跟画家打交道

马格斯很好奇。嗬！别提它有多么好奇了！你走到它旁边去时，它会马上把长鼻子伸进你的衣服口袋里去找一找，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什么它都要用长鼻子探一探，摸一摸，再尝一尝。

一位画家到列宁格勒来给马格斯画像。兽槛里很暖和，画家脱下皮里子短外套，挂在身旁墙上。

这位画家画画的方法很特别，他每次画动物，总是从尾巴画起。

象是很大的动物。画家画完尾巴，画左后腿，然

后画右后腿，终于画到了背部。这时，他忽然需要使用橡皮。他那块橡皮就放在皮外套口袋里。

画家转过身子把手向墙上伸去，哪知他发现，皮外套不翼而飞了。

“来人哪！”画家大叫起来，“捉贼呀！闹贼啦！”

杜洛夫手下的职工们听见喊叫声，急忙跑过来。

“快堵上所有的门！”画家嚷道，“贼把我的皮外套偷走了！”

“公民，请等一等！”一个职工说，“瞧！那不是您的皮外套吗？！马格斯用嘴叼着哪！马格斯！你这坏小子！真不害羞！快给我外套！”

这节骨眼儿，“小偷”正准备大嚼这软乎乎的皮玩艺儿哩！当看到鬼把戏已经被人戳穿，它只好用长鼻子把皮外套从自己嘴里卷出来，交给主人。

大伙儿劝了半天，好容易才劝得画家不生气了。

大象和老鼠

马格斯常常从参观者的头上摘下各种帽子，塞在自己嘴里咬几口尝尝。

有一天，它从一位公子哥儿手里夺过来一根贵重的手杖。这根手杖是青檀木做的，整个镶着银。只一秒钟工夫，马格斯就把手杖折成两段，也送进嘴里尝一尝。

不久前，到莫斯科去的时候，由于它的顽皮，更差一点儿惹出一场大祸。

不过，我得先告诉你们，马格斯怕什么东西。这才叫奇怪哩！

这么大的大象，它害怕什么呢？

象从来也不主动进攻谁，象是一种既温和又善良的动物。

在故乡的密林里，野象彬彬有礼地向一切迎面相逢的动物让路，即使是小动物也不例外。

但是，如果有谁把象激怒了，侵犯了它，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最凶猛的野兽也甭想能

打过它。

不过，奇怪的是，所有的象都害怕弱小的小动物。象竟会害怕连猫都很容易征服的弱小动物。

象怕老鼠。

假使有一只老鼠钻进兽槛，那马格斯说什么也不肯卧下睡觉了。

它就那样站着打吨。哪怕得站一个月呢，它也这样熬着。这当然对它的健康很有害。

象只消用大耳朵一扇，就能将小老鼠打死。不过，这种事情并非永远是由力量来决定的。

看见象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它的脚。它的脚像柱子似的。脚的前部成蹄形像趾甲一样。印度象的前脚蹄子分 5 瓣，后脚蹄子分 4 瓣。

那还的确是趾甲或爪子。象还有脚趾头呢，前脚有 5 个趾头，后脚有 4 个趾头。象的趾头隐藏在里面的皮底下，从外头看不见。

象脚从上到下覆着一层很结实的厚皮，只有趾头之间脚心上的皮又嫩又薄。

象站着的时候，脚心受到保护。如果它一躺下，那么脚心就露在外面了，随便一只小老鼠都能

钻到象趾头间的深窝里去搔脚心，甚至用牙齿啃那块娇嫩的皮。这样一来，象很可能会因流血过多而丧命的。

因此，大象怕小小的啮齿类动物老鼠。

马格斯的消遣

马格斯非常听主人的话。有一天，主人把马格斯牵到兽槛里，放在骆驼叶卡切丽娜旁边，吩咐道：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

马格斯就在那儿呆着。

假使它想拆掉木栅栏，或者捣破兽槛的门，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那样，它就可以在马戏院里到处游逛，爬到地势高一些没有老鼠的地方去。

老鼠实在讨厌。兽槛里有的是老鼠，眼看着它们在脚跟前窜来窜去，哎呀呀，讨厌死了！

可是主人吩咐过：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

马格斯只好在那儿站着不动，它在那个地方站了一夜。

兽槛里别的动物都不怕小啮齿类动物。它们都躺下睡觉了，听不见地板底下的吱吱叫声。

管理员也挺舒服，隔着墙就能听见他在墙那边打鼾的声音。

马格斯也想睡觉，但是怎么也睡不着。它刚打个盹儿，敏感的耳朵就听见墙角里窸窸窣窣地响。马格斯打个哆嗦，就惊醒了。

不行，干脆别睡了！

马格斯当然不会这样想，如果它是人的话，也许会这样想，可是马格斯是一头象啊！

它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站在那儿发闷。它实在闷得准受，就开始研究周围的东西，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供它消遣的？

这是一道木板围墙，主人禁止破坏围墙。这是锁头，象鼻子的尖端像敏感细致的手指头似的，马格斯用鼻尖摸了摸冰凉的铁锁头，觉得很不舒服。不好，没有意思……

墙上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那是一面光光的潮湿的墙。

下面，墙根底下地板上，那是什么呢？好像也是

一件冷冰冰的叫鼻子感到不舒服的东西。不过，它可真长，真大呀！里面还发出一种响声哩！

这倒挺有意思！

应该用长鼻子探探它，试试看……

马格斯干脆不睡了，它给自己找到了消遣的办法。

所有的动物演员都睡着了。

从墙那边传来管理员的鼾声。

从兽槛里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把管理员吵醒了。那个声音真奇怪。

又是犬吠，又是猫叫，怒吼、咆哮、吱吱声、尖叫声、噗噗声、咳嗽声，还有一种叫人听了很难受的、很响的呱唧呱唧声。

管理员忙不迭跳下床，想不到“扑通”一声，两脚落在水里。这地上哪儿来的水呢？

难道说莫斯科河发大水把城里淹了？

可是现在正是隆冬。

必须快一点儿叫醒所有的人，赶紧去救动物演员们！

管理员是个手脚麻利的人。半分钟后，他已经

发出警报，并跑进兽槛里去察看了。

好家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呀！地板上积存了很深的水。身材巨大的袋鼠跳到笼子角落里一只高木箱上，浑身抖作一团。骆驼叶卡切丽娜不住地呻吟打响鼻，急得往墙上乱爬。50 只狗在围墙那一边齐声哀嗥。

这场骚扰的肇事者马格斯却心安理得地站在没膝深的水里，美滋滋地用长鼻子吸水往自己的背上浇。

原来，马格斯因为太闷得慌，就用长鼻子折断了安装在兽槛墙边地板上的自来水管，于是水像喷泉似的从管子里喷射出来把地板淹了。可怕的老鼠也都逃光了。马格斯高兴极了。

管理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止住了喷流的自来水，总算没有把所有的兽槛和动物演员们都淹没。

和马戏院经理谈判

这是很久以前发生在一座南方城市里的事情。那个时期，市场供应很困难，面包与其它食品都得凭卡片购买。想喂饱这各一大群动物，真是难事。因此，杜洛夫和马戏院经理订了合同，协议由马戏院供给全体动物演员饲料。

经理每天在一张食品单上签字，然后由杜洛夫手下的职工拿着这张证明，到合作社去领取喂 4 条腿演员用的面包、蔬菜和鱼肉。那些演员的食欲特别好。光马格斯自己，每天就要吃 27 千克白面包和一大堆蔬菜。

有一天，马戏院经理（他是一个偶然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忽然毁约，拒绝继续供给动物演员饲料。

杜洛夫知道后，急得不得了。他立刻去找经理，想亲自和他谈谈。

马戏院经理的办公室，在一所石头房子的二楼上，杜洛夫心急火燎地跑上宽阔的大理石楼梯，像炸弹似的冲进办公室。

“请您马上在我的演员的饲料供应单上签字！”

他向坐在桌前的一个大胖子高声喊道："根据合同，您应该这样做。"

"我根本不打算这样做。"大胖子回答，他正是马戏院经理，"我现在准备毁掉合同，付给你们违约罚金。你们自己用这笔钱去买饲料喂你们的野兽吧!"

"可是，您要知道，"杜洛夫越发激动了，"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卡片！没有您的证明，合作社不肯卖给我食物的。"

"你们到市场上去买好了。"

"市场上什么也没有。"

"那我可管不着了。"

"您想让我的动物演员活活饿死。您明白吗？这是饲料单！您马上签字!"

杜洛夫隔着办公桌，把一张纸递给经理。

"我不签字!"经理说。

"不行，您得签字！您不签字不行!"

"不签！我不签字!"

"不行，您得签字!"

坐在周围的职工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朝这边看，

还有几个好奇心盛的人，从门外探进头来张望。大家都想知道，杜洛夫和胖经理的这场争执，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告诉您，您必须签字!”杜洛夫喊道。

说到这里，他忽然把伸到办公桌那边的手缩了回来，把饲料单往衣服口袋里一塞，就走出办公室。

“这样才对，他回心转意了。”经理满意地说。他知道自己的做法太理亏，因此很高兴，杜洛夫不再责备他了。

“大概没有我的证明，他也有办法解决问题了。”经理自安自慰地补充了一句。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出其不意地向职工们大喝一声。

一张张面孔又重新对着办公桌，好奇的脑袋也从门缝里消失了。门关上了。

大约有半小时光景，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打字机细碎的敲击声和胖经理的哼哧声。

忽然，经理仰起脸来仔细倾听。

从楼梯口传来了什么人的脚步声。那真是一种特别的脚步声，又重又迟缓。“嗵!”静一会儿。“嗵!”

又静一会儿。“嗵!”

“我说,”经理向一个职工说,“您去看看,谁在上楼梯? ”

一个职工从椅子上跳起来就往外跑,就在这节骨眼儿,门自己敞开了,把他惊了个目瞪口呆。从门背后露出一条身躯柔软的灰色蟒蛇,紧跟着出现一个有两只大蒲扇耳朵的大脑袋。原来是有一个蛇一般的长鼻子的大象头。

“嗵!”半个巨大的象身子挤进门里来了。

“来……唉唉! ……”胖经理说,他想嚷“来人呀!”可是舌头不听使唤了,声音也变得跟老鸦一样沙哑。

从办公桌后跑出来,又愣住了的那个职工,忽然变得动作非常敏捷,飞也似的逃到墙角里,钻到一把椅子底下。

“嗵!”又是一声“嗵!”大象站在办公室里了。神色泰然自若的杜洛夫跟在后面。

“来……唉唉! ……”胖经理又嚷了一声,他的舌头还是不听使唤。

象又向前迈了一步。它那个沉甸甸的大脑袋瓜



儿伸到胖经理的办公桌上了。

“干，干……干什么？”胖经理费了很大劲，才前言不接后语地说出这么一句话，“你，你们，要，要，要干什么？”

杜洛夫走到前面，站在象旁边。

“马格斯！”他平静地说，“告诉经理先生，我们要求他干什么。拿着！”

马格斯听见这两个字，就把长鼻子伸过去，从杜洛夫手里接过一张纸来，隔着办公桌递给经理，完全像不久前杜洛夫自己做的那样。

“快，快把这畜牲弄走！！”胖经理用一种破碎的声音说，“请，请快把它弄走，符，符拉吉米尔·格利高里也维奇！”

“您不在饲料单上签字，马格斯就不走。”杜洛夫态度坚决地说。

马格斯把长鼻子伸到胖经理的头前，使劲一喷，胖经理秃头顶上的几根头发就竖了起来。

胖经理吓得闭上了眼睛，但是他马上又睁开了，因为象鼻子正探进他外衣的上口袋里找什么。

“马格斯希望能在您的口袋里找到一只小苹

果。”杜洛夫解释道，“它最爱吃苹果，一顿能吃两普特。好啦，快签字吧！马格斯在等您签字哪！”

胖经理抓起钢笔，哆里哆嗦地在饲料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从所有的办公桌后面，从半掩着的门外，甚至从墙角里那把椅子底下，都发出憋不住的笑声。

“谢谢您！”杜洛夫彬彬有礼地说，“现在我相信您不会再拒绝供给我们食物了。马格斯，咱们可以走了。”

大象慢慢吞吞地转过身子（办公室里的空地方刚够它转身子用），乖乖地跟在主人后面走了出去。

就这样，杜洛夫的4条腿演员们才没有挨饿。

第一次打猎

小狗在院子里追鸡，追了半天，追腻了。

小狗想：“我去打猎吧！去捉野兽和野鸟。”

于是，小狗从大门底下往外一钻，跑到草地上。

野兽、野鸟和昆虫看见它，各自打主意。

大麻鳽（jiān）想：“我要骗它一下！”

戴胜鸟想：“我要叫它惊讶！”

蚊翏（liè）想：“我要吓它一跳！”

小蜥蜴想：“我要躲开它！”

青虫、蝴蝶、蚱蜢想：“我们要藏起来，叫它看不见！”

椿象虫[①]想：“我要把它给撵走！”

他们各自心里有数：“我们都会自卫，各有各的自卫方法。”

这时，小狗已经跑到小湖边，看见大麻鳽在芦苇旁，用一只脚站在水里，水齐它的膝盖。

① 椿象虫：俗名放屁虫，会分泌臭液，气味十分难闻。

“我要立刻捉住他!”小狗想着，准备扑到大麻鳽的背上。

大麻鳽瞅了它一眼，一步跨进了芦苇丛。

风从湖面上吹过，芦苇摇摇摆摆。只见芦苇

向前一摇——向后一摆，

向前一摇——向后一摆。

小狗只觉得眼前有一道道黄色与咖啡色的条纹在忽闪。

向前一摇——向后一摆，

向前一摇——向后一摆。

大麻鳽站在芦苇丛里，挺直身躯，它那修长纤细的身子上，满布着一道道黄色与咖啡色的条纹。

它站在那儿，一个劲儿摇晃。

向前一摇——向后一摆，

向前一摇——向后一摆。

小狗瞪大眼睛，用心看呀，看呀，怎么也看不见芦苇丛里的大麻鳽。

“唉!”小狗想道，“大麻鳽骗了我。我总不能白白地往芦苇丛里跳呀！我还是去捉别的鸟吧!”

小狗跑到一座小丘上，看见戴胜鸟蹲在地上玩

冠毛，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合上。

小狗想：“我要从小丘上跳下去捉住它！”

哪知戴胜鸟往地上一伏，平展开翅膀，张开尾巴，把嘴往上一举。

小狗一瞧鸟没有了，地上铺着一小块花布，布上斜插着一根针。

小狗惊讶地想：“戴胜鸟哪儿去了？难道说，我把这块花布当作了戴胜鸟？我快去捉一只小鸟吧。”

小狗跑到一棵树旁，看见树枝上蹲着一只小鸟蚁鴷。

小狗向蚁鴷扑将过去，蚁鴷一头钻进了树洞。

“啊哈！”小狗心想，“这下子我可逮住你了！”

小狗用后腿站起来，向树洞里探头望去，只见黑黝黝的树洞里有一条黑蛇蟠曲在那里，发出可怕的嘶嘶声。

小狗吓得向后一跳，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撒腿就跑。

蚁鴷从树洞里朝小狗的背影嘶嘶地叫唤，脑袋转来转去，它的背上有几行黑羽毛，身子像蛇一样扭动。

“呸！可把我吓坏了！差一点儿来不及逃走。我再也不捉鸟了，还是去捉一只蜥蜴吧。”

蜥蜴趴在石头上，正闭着眼睛晒太阳。

小狗偷偷地走到它跟前，一个纵身扑上去，咬住它的尾巴。

哪知蜥蜴挣脱了，把尾巴留在小狗嘴里，自己钻到石头底下！

叼在小狗嘴里的那半截尾巴，还一个劲儿动弹呐！

小狗用鼻子喷了一口气，吐掉尾巴，去追蜥蜴。可是哪儿追得上呢！蜥蜴早就躲在石头底下了，它准备长出一条新的尾巴哩！

“得啦！”小狗心想，“连蜥蜴都从我身边挣脱逃走了，我还是去捉昆虫吧！”

它打量一下周围，只见甲虫在地上跑，蚱蜢在草里跳，青虫在树枝上爬，蝴蝶在空中飞。

小狗扑过去捉它们，可是刹那间四周围变得像画谜一样，一只昆虫也没有离开这里，可是所有的昆虫都不见了，全躲起来了。

绿色的蚱蜢藏在绿草里。

树枝上的青虫挺直身体一动也不动，简直没有办法把它跟树枝区别开。

蝴蝶落在树干上，把翅膀一合，简直看不出哪是树皮，哪是树叶，哪是蝴蝶。

一只小小的椿象虫在地上爬，它不躲也不藏。

小狗追上它，张口就想咬，哪知椿象虫站住了，朝小狗喷出一股臭得冲鼻子的臭水，恰好射中小狗的鼻子！

小狗尖声怪叫，夹起尾巴，转身就逃，跑过草地，钻进了大门。

小狗藏进狗窝里，连鼻子也不敢再往外伸了。

野兽、野鸟和昆虫却又干起它们自己的营生来。

小　房　子

树林里有一棵橡树，一棵很粗很粗的橡树，很老很老的橡树。

花啄木鸟飞来了，嘴尖尖的，戴一顶红帽子。

它在树干上跳啊跳，嘴在树干上敲啊敲，敲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开始凿窟窿。凿啊凿，凿啊凿，凿了一个很深的树洞。夏天，它在树洞里住了一个时期，孵出一窝孩子，然后就飞走了。

冬天过去，夏天又来了。

白头翁听说这里有个树洞，就飞来察看。它看见一棵橡树，橡树上有个窟窿。这给白头翁当小房子，不好吗？

于是，白头翁说道：

“小房子，小房子，谁在小房子里住？”

树洞里没有谁回答，小房子是空的。

白头翁往树洞里运送一些干草和稻草，在树洞里住下来，孵出一窝孩子。

白头翁住了一年，住了两年。老橡树逐渐干枯，

有些地方碎成木屑。树洞越来越大，窟窿越来越宽。

第三年，黄眼睛猫头鹰知道了这树洞的事情。

猫头鹰飞来一看，是一棵橡树，橡树上有个跟猫脑袋一样大的窟窿，就问：

“小房子，小房子，谁在小房子里住？”

“尖嘴的花啄木鸟在这儿住过；现在我在这儿住。我是白头翁，丛林里的头一名歌手。你是谁？”

“我是猫头鹰。你要是落到我的脚爪里，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会半夜里飞来，把你抓住吃掉。趁你命还在，快把小房子腾出来！”

白头翁觉得猫头鹰很可怕，就飞走了。

猫头鹰什么也没往树洞里搬运，只在洞底垫了一些自己的羽毛，就住下了。

猫头鹰住了一年，住了两年。老橡树逐渐腐朽，树洞越来越大。

第三年，松鼠知道了这树洞，蹦过来一看，是一棵橡树，橡树上有个跟狗脑袋一样大的窟窿，就问：

“小房子，小房子，谁在小房子里住？”

“尖嘴的花啄木鸟在这儿住过；丛林里头一名歌手白头翁在这儿住过；现在我在这儿住，我是猫头鹰。你要是落到我的脚爪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是谁？”

“我是松鼠，我爱在树枝上跳，我爱在树洞里蹲。我的牙是长长的尖尖的，跟针一样。趁你的命还在，快把小房子腾出来！”

猫头鹰觉得松鼠很可怕，就飞走了。

松鼠运来一些苔藓，在树洞里住了下来。

松鼠住了一年，住了两年。老像树逐渐腐朽，树洞越来越大。

第三年，貂知道了这个树洞，跑来一看，是一棵橡树，橡树上有个跟人脑袋一样大的窟窿，就问：

“小房子，小房子，谁在小房子里住？”

“尖嘴的花啄木鸟在这儿住过；丛林里头一名歌手白头翁在这儿住过；猫头鹰在这儿住过，要是落到他的脚爪里，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我在这儿住，我是松鼠，我爱在树枝上跳，我爱在树洞里蹲。你是谁呀？”

“我是貂，杀害一切小野兽的凶手。我比黄鼠狼

还厉害，跟我可开不得玩笑。趁你的命还在，快把小房子腾出来!”

松鼠觉得貂很可怕，就蹦走了。

貂什么也没有往树洞里运，只在洞底铺了点儿自己的毛，就住下了。

他住了一年，住了两年。老橡树在逐渐腐朽，树洞越来越大。

第三年，蜜蜂知道了这树洞，飞来一看，是一棵橡树，橡树上有个跟马脑袋一样大的窟窿，就嗡嗡嗡地绕树飞着问：

“小房子，小房子，谁在小房子里住？”

“尖嘴的花啄木鸟在这儿住过；丛林里头一名歌手白头翁在这儿住过；猫头鹰在这儿住过，要是落到他的脚爪里，可不是闹着玩的；松鼠在这儿住过，他爱在树枝上跳，他爱在树洞里蹲。现在我在这儿住，我是貂，杀害一切小野兽的凶手。你们是谁？”

“我们是一群蜜蜂，一只跟一只飞，一大帮子。我们飞呀，绕呀，嗡嗡地叫，我们能蜇人，威胁着大大小小。趁着你的命还在，快把小房子腾出来!”

貂觉得蜜蜂很可怕，就逃走了。

蜜蜂运来一些蜡，在树洞里住下来。住了一年，住了两年。老橡树在逐渐腐朽着，树洞越来越大。

第三年，熊知道了这树洞，走来一看，是一棵橡树，橡树上有个跟窗户一样大的窟窿，就问：

“小房子，小房子，谁在小房子里住？”

“尖嘴的花啄木鸟在这儿住过；从林里头一名歌手白头翁在这儿住过，猫头鹰在这儿住过，要是落到他的脚爪里，可不是闹着玩的；松鼠在这儿住过，他爱在树枝上跳，他爱在树洞里蹲；貂在这儿住过，他是杀害一切小野兽的凶手。现在我们在这儿住，我们是一群蜜蜂，一只跟一只飞，一大帮子。你是谁？”

“我是熊，我来当你们小房子的房顶，最合适不过了！”

他说着，爬上橡树，把头伸进树洞，拼命一压！

橡树劈成了两半，从里面掉出许多东西——你算算看，这是多少年积攒起来的。

兽毛、羽毛、绒毛、稻草、灰尘、蜂蜡——噼里啪啦！

小房子没有啦。

一冬欠下的情

麻雀在马粪堆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跳呀跳个不停！乌鸦用它那难听的声音哇哇叫道：

“麻雀，你干吗那么拼命地叫？”

“乌鸦，我的翅膀和嘴都痒痒，”麻雀回答道，“我真想打架！你别在这儿哇哇乱叫，别破坏我春天的好情绪！”

“我向你提个问题，准能破坏你的情绪！”乌鸦还纠缠个没完。

“瞧你还吓唬我！”

“我就是要吓唬你。冬天，你在泔水池上吃过残渣剩饭吗？”

“吃过。”

“你在牲口棚旁捡过谷粒吃吗？”

“捡过。”

“你在学校的小鸟食堂里吃过饭吗？”

“感谢小学生们请我们吃饭。”

“这不是嘛！”乌鸦继续追问，“你欠了这么多的

情，打算怎么还呢？光是叽叽喳喳地叫吗？”

“难道只有我去了吗？”麻雀慌了神儿，“山雀也去了，啄木鸟也去了，喜鹊也去了，寒鸦也去了。乌鸦你也去了呀……”

“你用不着提别的鸟！”乌鸦用嘶哑的声音说，“你就对你自己负责好了。你欠了人家的情就应该还！所有正派的鸟全是这样做的。”

“正派的鸟都这样做？”麻雀生气了，“那么，乌鸦你也这样做了吗？”

“我比别的鸟先还清了欠人家的情！你听见拖拉机在田里耕地吗？我跟在拖拉机后面，从犁沟里捡出各种各样吃根和啃根的虫子。喜鹊和寒鸦也给我帮忙。别的鸟看见了我们，也都努力这样做。”

“你也用不着提别的鸟！”麻雀来了犟劲儿，“别的鸟也许早把这事儿忘了。”

乌鸦还没有完，又说：“你飞去检查一下呀！”

麻雀飞到果园里一看，山雀住在一个新的窝里。

“祝你乔迁之喜！”麻雀说道，“你搬家太高兴了，准把欠人家的情都忘了！”

“麻雀，你说哪儿的话呢？”山雀回答，“我可没有忘。这一冬，小朋友们净请我吃好吃的东西。到了秋天，我一定请他们吃甜甜的小苹果。我要保护果园不受那吃果实和吃叶子的害虫的侵害。”

没有办法，麻雀又向前飞去。它飞到森林里一瞧，啄木鸟正在咚咚地敲着。啄木鸟见了麻雀，惊讶地问道：“麻雀，你飞到森林里找我干什么？”

“喏，别人要求我还清欠人的情，”麻雀叽叽喳喳地说，“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还人情的？”

“我尽我的一切力量呀！”啄木鸟回答，“我在消灭森林里吃木头和啃树皮的害虫，毫不怜惜自己的肚皮，与它们苦战到底！我甚至都吃胖了……”

“原来如此，”麻雀沉思地说，“可我还以为……”

麻雀回到马粪堆上，对乌鸦说：

“老鸦！敢情你是对的！所有的鸟都在还一冬欠下的情。难道我比别的鸟差吗？等着吧！过几天我就要用蚊子、牛虻和苍蝇什么的喂我的雏鸟了，免得这些吸血的虫子去叮咬小朋友们！用不了多久，我就把欠人的情还清了！”

麻雀说完又叽叽喳喳地叫着，在马粪堆上蹦跶起来。目前还有点儿空闲的时间，窝里的雏鸟还没有孵出来。

等待春天

冬天的太阳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好像一个毛茸茸的圆球。但这种太阳的光并不热，因此森林里的雪总是松软的，一冬也没化过一次。

大地盖着两条被：一条白色的雪被，一条褐色的落叶被，像在春天里一样松软湿润。

黄色的草玉梅，本来深藏在地下沉睡，现在忽然想探出头来，看看大好世界。它的圆圆的长得像蚯蚓似的蔓生在根茎上，冒出一个壮壮实实的白芽。那是一根弯弯的细茎，细茎的尖端上有紧合在一起的叶子。

细茎用驼背拱着土，娇嫩的小叶子拖在身背后。它遇到石子时，把身子一歪就绕过去；遇到烂叶子时，就使劲一顶，冲将过去。

黄色草玉梅的芽，终于像个小圆环似的，拱到土壤上面来了。在泥土和积雪之间，有一层由凝成块儿的褐色烂叶子形成的天花板。在天花板下，它看见了别的植物芽——绵枣儿的芽。它那纤小的

茎，也有个驼背的叶子和带花蕾的细枝，像把小扫帚似的聚在一起。

“你也有花蕾儿吗？”绵枣儿问草玉梅。

“有的，在小叶子中间。”黄色草玉梅回答。

“又是一棵急性子的花，雪还没化，就钻到雪外来！”一个嘟嘟囔囔的声音说，“忙什么呀？春天连个信儿都还没有呢！”

这是年老的细辛在唠叨。它只有几片憔悴的蓝绿色半圆形叶子，平摊在地面上，一个新芽也没有！

“别听她的，”绵枣儿轻轻地向草玉梅说，“森林里的消息，它根本一点儿也不知道。是雪蚊到森林里去探听到的，可是最近雪蚊在家里呆了三天没出门。”

“前几天天气太冷，”雪蚊说，“今天天气暖和了，我这就去探探消息，好吗？”

雪蚊的模样像蜘蛛，身子长，腿短，没有翅膀。它的性情大概很温顺，要不然它是不会同意给雪底下的植物芽当跑腿儿的！

“去吧，快去快回来！”绵枣儿催它。

“祝你一路平安！”黄色草玉梅对它说。

雪蚊爬到附近一棵树前，爬了上去……

“雪蚊怎么还不会来？”绵枣儿忽然想起来了。

“一定是不当心冻死了。”细辛愁眉苦脸地说。

这回，好像它的话是说对了。时间一点儿一点儿过去了，可是雪蚊老不回来。

“咱们为什么要派它去呢！”草玉梅和绵枣儿很可怜雪蚊。

这时候，它们看见六条又细又长的腿，一步一步慢慢走过来了。

“雪蚊！”草玉梅说。

“平安无恙。”绵枣儿说。

“爬回来了。”细辛嘟嘟囔囔地说。

“我在雪地上跑着，跑着，”雪蚊讲道，“忽然飞来一只大黑鸟，嘴里叼了一根树枝。树枝断了‘咔嚓’一声，正掉在我身上。我好容易才逃了出来！”

“那是秃鼻乌鸦呀！”绵枣儿说，“秃鼻乌鸦来了，那就是说春天来到了！”

“大伙儿都那么说。”细辛表示同意。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黄色草玉梅可高兴了。

只有雪蚊心事重重，它不知道等到雪化了，它该怎么办呢？

用不同的眼睛看

冬季的一天早晨，小黄雀用枫树籽和枫树芽填饱了肚皮后，想找点消遣，就在枫树的秃枝间爬上爬下。

从旁边一棵树飞下来一只乌鸦，向雪地的上空飞去。突然，一只隼鹰自天而降，一抓，就把乌鸦抓在爪里，飞到枫树上去享用。

小黄雀等隼鹰吃饱了，就飞到旁边一根树枝上，仔细地端详它。小黄雀不怕猛禽，这样小的鸟儿隼鹰是碰也不碰的。

隼鹰的脑袋是平的，蓝色的尖嘴像钩子，黑黑的两颊，黑黑的两只大眼睛。

“你干吗盯着我瞅？”它问小黄雀，“你是在羡慕我的力量和锐利的眼睛吧？这样的眼睛是值得羡慕的！乌鸦从树上飞起的时候，我正在那一棵云杉的上空。我是从那儿看见它的！”

“我才不羡慕你呢！”小黄雀说，“我对我自己的眼睛也很满意。”

“那是因为你不会高飞，”隼鹰反驳它说，“我可有个高飞的习惯，每年春天我都要飞到云端去。我从那儿可以看见森林与田地、江河与湖沼、人类的村庄，看见全世界在我的身子底下。”

“可是，你看见咱们森林里，有一棵树现在有小叶子和芽在萌动吗？”小黄雀问道。

“没注意，”隼鹰回答。

“不对，你根本没看见，你也看不见。”小黄雀逗它。

“怎么会看不见！”隼鹰气愤愤地说完，一个腾身就飞上了天空。它在森林上空转呀，转呀，转了半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回来了。

“小黄雀，你骗我！”隼鹰嚷道，“森林里连个小绿点儿也没有，别说是什么叶子和芽了！”

“你说的不对，”小黄雀回答，“所有的树林，冬天都有小叶子；所有的树木，除了椴树以外，冬天都有芽。你看！”

小黄雀跳到一个粗粗的枫树芽跟前，把它剥开来——剥掉一层鳞片，又剥掉一层鳞片，等最后一层鳞片剥了下来，隼鹰就看见一对褶起来的小嫩



叶。两片小嫩叶中间，有一束很小很小的芽儿。

“真有趣！”隼鹰说

“周围的一切都是有趣的。”小黄雀回答，“尽管我不会高飞到云端去，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懊恼呢！”

小沙燕回家

高高地在一条河的上空，在陡峭的断崖上头，有几只年轻的沙燕在飞。它们唧唧喳喳尖声叫啸，互相追逐，在玩“追捉”游戏呢。

有一只小沙燕，动作非常灵活敏捷，谁也捉不住他。不管是谁快要追上的时候，它只要一个闪身，就躲开了。

它忽东忽西，忽上忽下，向旁一冲，又拼命地往前飞，只见它的翅膀不住地闪动。

忽然间，不知打哪儿，闪电似的飞来一只燕隼，尖尖的翅膀一个劲儿飕飕地响。

小沙燕们可吓坏了，只顾逃命，东一只，西一只，一眨眼的工夫，一群沙燕都飞得不见了。

那只身子轻快的小沙燕，头也不回一直向河那边逃，它飞过树林，飞过湖面！

燕隼是个可怕的追捕者，它紧追在小沙燕后面不放松。

小沙燕飞呀，飞呀，飞得精疲力尽。

这时它回头看看后面——后面谁也没有；它看看周围——地方是陌生的；它又看看下面——下面是一条河，不是故乡的河，是一条陌生的河！

小沙燕心里怕起来了。

它记不得回家的路了：刚才它吓得没命地逃，怎么记得住路呢？！

已经是黄昏时分，天色眼看要黑了。怎么办呢？

小沙燕觉得恐怖极了。

它飞下去，落在河边，伤心地哭起来。

它哭着，哭着，忽然看见沙滩上有一只脖子上结黑领带的小黄鸟，打它身旁跑过去。

小沙燕高兴起来，问小黄鸟：

“请您告诉我，要回家，我应该怎样走？”

“你是谁家的呀？”

“不知道。”小沙燕回答。

“那你可不容易找到家了。”小黄鸟回答，“太阳快落山了，天就要黑了。你还不如在我家里过夜呢。我的名字叫沙鸻（héng）。我的家就在附近。”

沙鸻跑了几步路，用嘴指指沙地，然后它一连

鞠了几个躬，身子在两条小细腿上摇摇颠颠地说：

“喏，这就是我的家。请进去吧！”

小沙燕仔细一瞧，周围除了沙土，就是石子，哪儿有什么房子呢！

“你没看见吗？”沙鸻惊异地说，“你看看这里，喏，在小石子之间不是有几个蛋嘛！”

小沙燕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瞧清楚有 4 枚带褐色斑点的蛋，并排躺在一堆砾石当中。

“你怎么不进去呀？”沙鸻问道，“难道你不喜欢我的房子？”

小沙燕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向沙鸻直说自己根本没看见什么房子，房主会生气的。

小沙燕只好说：“我不习惯这样睡在新鲜空气里，睡在光溜溜的沙子地上，连个铺的垫的东西也没有……”

“真可惜你不习惯！”沙鸻说，“那你就飞到那一片小云杉林里去吧。那儿住着一只鸽子，它的名字叫林鸽。它家的房子里有地板。你就在它家里过夜吧。”

“谢谢你！”小沙燕听了很高兴。

于是，小沙燕就飞到小云杉林里去了。

它很快就在云杉林里找到了林鸽，要求在林鸽家里过夜。

“如果你喜欢我的房子，你就在我家里睡吧!”林鸽说。

林鸽的房子什么样呢？光有地板，而且地板还像筛子似的尽是窟窿。实际上也不过是在树枝上胡乱搭了些树条子，树条子上躺着几个白色的鸽子蛋。带窟窿的地板是透亮的，从底下就可以看见那几个蛋。

小沙燕惊讶极了。

“您的房子光有地板，”他向林鸽说，“连墙都没有，怎么在这房子里睡觉呀？”

“好吧，”林鸽说，“要是你想住在有墙的房子里，那你就去找黄鹂吧。他的家你一定喜欢。”

林鸽把黄鹂的住址告诉了小沙燕，那是在丛林里一棵最美丽的白桦树上。

小沙燕飞到丛林里去找黄鹂的家。

丛林里的白桦树一棵比一棵生得美丽。小沙燕找了半天，最后看见在一根白桦树枝上，挂着一栋

小巧玲珑的房子，看起来它分量很轻。这样舒服的小房子，简直像一朵用灰颜色薄纸扎的玫瑰花。

“黄鹂的房子多么小啊!”小沙燕想道,“这所房子，我连进都进不去哩。”

它刚想敲门，忽然从小灰房子里飞出一群黄蜂。

黄蜂兜着圈子飞，嗡嗡地叫，眼看就要蜇小沙燕一下!

小沙燕害怕挨蜇，赶紧逃走了。

它在绿叶间很快地飞。

飞着飞着，忽然它看见有一件金黄色镶着黑边的东西，在眼前一闪。

它飞上前去一看，树枝上蹲着一只金黄色的鸟，翅膀是黑色的。

“小朋友，你这样忙着上哪儿去呀? ”金黄色的鸟儿向小沙燕喊道。

“我在找黄鹂的家,”小沙燕回答。

“我就是黄鹂,”金黄色的鸟儿说,“我的房子就在这儿，在这棵漂亮的白桦树上。”

小沙燕停下来，向黄鹂指点的地方看去。

开头，它什么也认不出来，只看见绿色的桦树叶和白色的桦树枝。等到它瞧清楚时，不由得惊叫起来。

在离地面很高的一根树枝上，悬挂着一个树条编的轻巧的小篮子。

小沙燕觉得这确实是个小房子，是用大麻、草茎、细毛、兽绒和薄桦树皮编的，编得非常细致。

“好家伙!”小沙燕对黄鹂说，“说什么我也不能睡在这个冷房子里！它摇摇晃晃地，搞得我好像眼前天旋地转……真得小心，别叫风把它刮到地上。再说您家连个房顶都没有。”

“那你去找柳莺吧!”黄鹂委屈地说，“既然你不爱在新鲜空气里睡觉，那你一定喜欢在柳莺的有屋顶的草棚里睡觉。”

小沙燕飞去找柳莺。

黄色的柳莺住在草丛里，恰好就在挂着黄鹂的高架摇篮的那一棵白桦树下。

柳莺的草棚是用干草和青苔搭的。小沙燕看了很喜欢，高兴地说:“好极了！您这儿有地板、有墙、有屋顶，还有软羽毛絮的褥子！完全跟我们家里一

样！”

殷勤的柳莺照料它睡下。忽然，它们身子底下的地板颤抖起来，嗡嗡直响。

小沙燕吓了一大跳，仔细地听动静。柳莺对它说：

“有几匹马向丛林里跑过去了。”

“万一马蹄踩在您家房顶上，房顶经得住吗？”沙燕问道。

柳莺只难过地摇摇头，什么也没回答。

“哎呀，这里太可怕了！”小沙燕一边说，一边就飞出了草棚，“在这里，保管我一夜也合不了眼，老得担心自己被踩死。我们家里安静极了，在我们那儿，绝不会被谁踩着，也不会被谁碰到地上。”

“是这样啊，那你家的房子一定跟凤头鸊鷉（pìtí）家的一样，”柳莺猜测着说，“凤头鸊鷉的家不在树上，风不能把它刮下去；也不在地上，没有谁能把它踩碎。我把你送到它那儿去，好吗？”

“好！”小沙燕说。

它俩就向凤头鸊鷉家飞去了。

它们飞到湖上一看，在湖水当中一个芦苇编的

小岛屿上，蹲着一只大脑袋鸟。它的头上竖着一束羽毛，好像犄角似的。

柳莺向小沙燕道别后，告诉它去向这只有犄角的鸟要求借宿。

小沙燕飞到小岛上，一落下来，心里就惊讶不已。小岛是浮动的，原来那是一堆漂浮在湖面上的干芦苇。干芦苇堆当中有个坑，坑底铺着柔软的沼泽草。草上放着凤头鸊鷉的蛋，蛋上还薄薄盖着一层细碎的干芦苇。

凤头鸊鷉自己蹲在小岛边上，仿佛是乘了这样一只小船满湖里旅行。

小沙燕告诉凤头鸊鷉，它找来找去也找不着过夜的地方，现在希望能在凤头鸊鷉家里过夜。

“在浪头上睡觉，你不害怕吗？”凤头鸊鷉问道。

“怎么？夜里睡觉的时候，您不把房子拴在岸边？”

“我的房子又不是火轮船，”凤头鸊鷉说，“风往哪儿吹，它就往哪儿漂。我们整夜就这样在浪头上摇啊摇。”

“我害怕……”小沙燕低声说，“我想回家，回家

去找我的妈妈……”

凤头鹛鹛一听生了气。

“瞧你这吹毛求疵劲儿！怎么也不能叫你满意！你趁早飞走，去给自己找个喜欢的房子吧！”

凤头鹛鹛撵小沙燕走，小沙燕只好飞走了。

它一边飞，一边哭，不过没有流眼泪，因为鸟是不会流眼泪的呀！

这时候，黑夜已经来临，太阳落山了，天黑了。

小沙燕飞进一座茂密的森林，看见一棵高大的云杉的树枝上有一所房子。

这所房子整个是用圆圆的细树枝搭成的，从房子里露出柔软暖和的苔藓。

“这所房子不错，”小沙燕想道，“挺结实的，还有房顶。”

小沙燕飞到这所房子前，伸过嘴去敲敲墙，用怪可怜的声音说：

“房主人，请放我进去过一夜吧！”

突然从房子里伸出一个棕红色的兽头，两个腮帮子上长着胡子，满嘴的黄牙。它发出可怕的吼叫：

“打什么时候兴起这种事儿了？！深更半夜，鸟

儿敲松鼠的门要借宿？”

小沙燕吓傻了，心怦怦乱跳，急忙向后一退，飞到森林上面，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飞呀，飞呀，飞得精疲力尽。它回头看看，后面谁也没有，又看看周围却发现是熟地方。它看看下面，下面有一条河，是故乡的河呢！

它像支箭似的降落到河边，然后又上升，飞到陡峭的河岸的断壁上。

飞到那儿就不知去向了。

断壁上尽是窟窿，原来那都是沙燕的窝。小沙燕钻进了其中一个洞。钻进去之后，沿着又窄又长的过道跑了过去。

跑到头儿，就飞进了一间宽敞的大圆屋子。

小沙燕的妈妈早就在那儿等着它呢！

那天夜里，疲劳的小沙燕睡在自己家里用细草、马鬃和羽絮铺就的、又软又暖和的褥子上，睡得香极了……

祝你晚安！

小蚂蚁历险记

蚂蚁爬上一棵白桦树。它爬到树顶，往下一看，下面的土地上，它的家——蚂蚁窝小得刚刚能看见。

蚂蚁坐在一片树叶上，心里想：

“我歇一会儿，再下去。”

你知道么，蚂蚁家的规矩是很严的。太阳刚刚西斜，所有的蚂蚁就都得跑回家。太阳落山之后，蚂蚁就把所有的洞口封起来，睡大觉。谁要是回来晚了，就只好留在外面过夜。

这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到森林背后了。

蚂蚁坐在树叶上一点不着急：

“没关系，我来得及赶回去的，往下走，走得快。”

哪知这片树叶很糟糕，是一片黄叶，一片枯叶。一阵风，把它从树上吹了下去。

树叶飞呀，飞呀，飞过森林，飞过河，飞过村庄。

蚂蚁乘在这片树叶上飞着，摇摇晃晃，害怕得

几乎要死过去了。

风把树行送到村庄那边一片草地上，就把它丢下了。树叶掉在石头上，蚂蚁摔伤了脚。

它躺在地上想：

“这下子我可完了。我回不去家了。周围都是平地。如果我没有毛病，那我马上可以跑回家去。糟糕的是脚痛呀，我心里真难过，恨不得想咬地面儿口呢。”

蚂蚁看见一只尺蠖（huò）趴在它身旁。尺蠖是软体虫的样子，只是前面有脚，后面也有脚。

蚂蚁向尺蠖说：

“尺蠖，尺蠖，送我回家去吧！我的脚痛。”

“你不咬我么？”

“不咬。

“那你就骑在我身上吧，我送你回去。”

蚂蚁爬到尺蠖背上。尺蠖把身子一弓，后脚靠近前脚，尾巴靠近脑袋，然后突然把身子一挺，像根棍子似地躺在地上。它像根尺似的把地丈量了一下，又把身子弯作弓形。它就这样一下一下地丈量着，向前爬去。蚂蚁一会儿往下落，一会儿向天上

冲，一会儿头往下，一会儿头朝上。

“我受不了啦!”它喊起来，“站住！要不，我咬你!”

尺蠖站住，挺直身子趴在地上。蚂蚁从它身上爬下来，好容易才喘过这口气来。

它打量一下周围，看见前面是一片草地，草地是刈过的。一只盲蛛在草地上蹒方步，它的腿活像高跷，脑袋在腿之间摇摇颠颠。

“盲蛛，盲蛛，送我回家吧！我的脚痛。”

“好吧，骑在我背上，我送你回去。”

蚂蚁不得不顺着盲蛛的脚爬到膝部，从膝部又往下爬到盲蛛背上，盲蛛的膝部翘得比背还要高。

盲蛛开始挪动它的高跷，一只脚在这里，一只脚在那里，8 条腿像轮辐似的在蚂蚁眼前闪动。可是盲蛛走得很慢，肚皮擦地。这样的旅行使蚂蚁腻烦起来，它几乎想咬盲蛛一口了。幸亏这时候它们走上了平坦的小路。

盲蛛停住脚步，说：

“下去吧！喏，那边一只步行虫在跑，他比我跑得快。”

蚂蚁下去了，叫道：

“步行虫，步行虫，送我回家吧！我的脚痛。”

“骑上吧，我送你回去。”

蚂蚁刚爬上步行虫的背，步行虫就跑开了！它的步伐很均匀，像马一样。

这匹6条腿的马跑呀，跑呀，骑在上面一点儿也不颠得慌，活像在空中飞行。

一眨眼的工夫，它们已经跑到了马铃薯地。

“现在你下去吧!”步行虫说，“我这种腿不会在马铃薯地里跳。你另找一匹马吧。”

蚂蚁只好从步行虫背上爬下来。

对于蚂蚁说来，马铃薯茎叶就好像一片茂密的森林，就是脚不痛，也得跑一整天。但是太阳已经很低了。

突然，蚂蚁听见有谁在唧唧地叫。

“蚂蚁，爬到我的背上来吧，我跳着送你回家去。”

蚂蚁回头一看，一只跳蝉站在身旁，小得勉强能从土地上认出来。

“你太小了！你驮不动我的。”

“可是你的个儿也不大呀！我跟你说爬上来吧。”

蚂蚁好容易爬到跳岬背上，勉勉强强把脚放好了。

“爬上来了么？”

“爬上来了。”

“那就好好坐稳了。”

跳岬把粗粗的后脚往自己身底下一缩（他的后脚像可以折叠的弹簧一样），然后“腾！”地一声，把它们伸直。瞧，它已经蹲在菜垅上了。“腾！”到了另一条菜垅上。“腾！”到了第三条菜垅上。

它就这样跳过了整个菜园，“腾！腾！腾！”一直跳到围墙边。

蚂蚁问道：

“你能跳过围墙么？”

“围墙，我可跳不过去——太高了。你去求蚱蜢吧，它能跳过去。”

“蚱蜢，蚱蜢，送我回家吧！我的脚痛。”

“骑在我的后颈上吧。”

蚂蚁骑到蚱蜢的后颈上。

蚱蜢把长长的后腿一折，然后猛然伸直，像跳蚺一样高高地蹦到空中。不过，这时它背后的翅膀扑扑扑地伸开了，一阵扇动把蚂蚁送过围墙，轻轻放在地上。

“打住!”蚱蜢说，“到地方了。”

蚂蚁一看，前面是一道河，泅水的话，就是泅一年，也泅不过去呢。

这时，太阳比刚才更低了。

蚱蜢说:

“河，我是跳不过去的。河太宽。你等一等，我把水黾给叫来，让它把你送过河。”

蚱蜢发出一阵独特的叫声，眼看一只有脚的小船在水面上划过来了。

到了跟前，再一瞧，不对，不是小船，是水黾。

“水黾，水黾，送我回家吧！我的脚痛。”

“好吧，骑上吧，我送你。”

蚂蚁骑到水黾背上。水黾先蹦了个高，然后好像在陆地上似的，在水面上走起来了。这时，太阳更低了。

“亲爱的水黾，快一点吧!”蚂蚁要求道，“我要

是回去晚了，家里会不放我进去的。”

“快一点儿就快一点儿。”水黾说。

他说着就拚命跑起来！小腿儿一蹬一蹬，像滑冰似地在水面上滑行。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对岸。

“你在陆地上不能跑么？”蚂蚁问道。

“我在陆地上走路很困难，脚滑不动。再说，你瞧前面是树林。你另外找一匹马吧。”

蚂蚁瞅瞅前面，只见河边是一座大森林，高耸入云霄。太阳已经隐没在森林背后了。不行啦，蚂蚁来不及回家了！

“瞧，”水黾说。“这不是一匹马过来了么？”

蚂蚁一看一只 5 月的金龟子正从身边爬过，那是一只身体笨重的甲虫。骑这样一匹马能跑多远呢？不过，他还是听了水黾的话。

“金龟子，金龟子，送我回家吧。我的脚痛。”

“你在哪儿住？”

“在树林后边的蚂蚁洞里。”

“路不近呀……我把你怎么办呢？得了，骑上吧，我送你回去。”

蚂蚁爬上金龟子硬梆梆的背。

“骑好没有？”

“骑好了。”

“你骑在什么地方啦？”

“背上。”

“唉呀，真傻！爬到头上来吧。”

蚂蚁爬到金龟子头上，幸亏它没有继续骑在金龟子背上，因为金龟子把背分成两半了，两片坚硬的翅膀举了起来。金龟子的翅膀活像两只翻过来的槽子，从那底下又伸出两片小翅膀张了开来。这两片小翅膀薄而透明，比上面的翅膀宽一些长一些。

金龟子喷起气来，鼓起翅膀“突！突！突！”好像开动马达一样。

“金龟子叔叔，快一些！”蚂蚁要求道，“亲爱的，快一些！”

金龟子不回答，只顾喷气。

“突！突！突！”

忽然，薄薄的小翅膀颤抖起来，扇动起来。嗡嗡嗡！咚咚咚！金龟子升到了空中。它像软木塞似的，被风向上一抛，抛到比森林还要高处。

蚂蚁从上面看见，太阳的边缘已经碰着地了。

金龟子飞得好快呀，蚂蚁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嗡嗡嗡！咚咚咚！”金龟子飞着，像粒枪弹一样冲破空气。

森林在它身下闪了过去，看不见了。

现在可以看见那棵熟悉的白桦树了，还有白桦树下的蚂蚁窝。

金龟子飞到白桦树顶，就把马达关掉了。“啪”！金龟子降落在一根树枝上。

“亲爱的金龟子叔叔！”蚂蚁要求道，“我怎么下去呢？我的脚痛呀，如果爬下去我会把脖子摔断的。”

金龟子把薄翅膀叠在背上，把两片坚硬的槽子扣在薄翅膀上，把薄翅膀的梢整整齐齐缩到槽子下。

金龟子想了想，说：

“你怎么下去，我可不知道了，我不打算飞到蚂蚁窝上去。你们蚂蚁咬得太痛。你自己想办法回去吧！”

蚂蚁看看下面，它的家就在白桦树下。

它再看看太阳，太阳已经齐腰落到了地平线下。

它再看看自己周围，周围除了树枝，就是树叶；除了树叶，就是树枝。

蚂蚁真回不得家了，恨不得不顾死活地跳下去呢！

这时，它突然看见卷叶蛾的幼虫趴在旁边一片叶子上，正在吐丝，不断地吐呀吐呀，往树枝上缠绕。

“青虫，青虫，送我回家去吧！我要来不及了，回去晚了，家里要不放我进去睡觉的。”

“别跟我捣乱！你没看我在干活儿，在纺纱。”

“谁都同情我，谁都没有拒绝帮助我，你头一个对我这样！”

蚂蚁忍不住扑到青虫身上就咬！

吓得青虫把小脚爪一缩，一个跟斗从树叶上翻了下去。

蚂蚁挂在它身上，紧紧地抓着它。不过，它们往下掉的时间并不长，上面有什么东西一下子把他们拉住了。

于是，它们俩就吊在一根丝上摇摆起来，丝的另一头缠在树枝上。

蚂蚁攀在青虫身上摇来摇去，像打秋千一样。丝越拖越长，越拖越长——丝是从青虫肚子里吐出来的，怎么拉长也不断。蚂蚁和青虫一起越降越低。

这时，在下面的蚂蚁洞里，蚂蚁们正忙得要命，在匆匆忙忙堵洞口。

所有的洞口都已经堵上了，只剩下最后的一个。蚂蚁从青虫身上跳下来，一头钻回家去了！

太阳西沉了。

尾　巴

苍蝇飞到人面前说：

“你是动物之王，什么都会做。你给我安一条尾巴吧！”

“你要尾巴来干什么？”人问道。

“所有的野兽有尾巴，不都是为了好看嘛！”苍蝇说，“我要尾巴，也是为了好看。”

“我还没听说过，有哪种野兽长一条尾巴是为了好看。再说你没有尾巴，不也活得好好的嘛。”

苍蝇一听生了气，就给人捣起乱来了。它一会儿落在甜点心上，一会儿落在人的鼻子上，一会儿在人的左耳旁嗡嗡叫，一会儿在人的右耳旁嗡嗡叫，讨厌死了！人被它吵得再也受不了啦，就对它说：

“唉，好吧，苍蝇，你飞到树林里去吧，飞到河边去吧，飞到田野里去吧！要是你在哪儿能找到一只长尾巴单是为了好看的飞禽走兽或者爬虫，那你就可以把他的尾巴拿去，我许可你拿。”

苍蝇听了很高兴，从小窗户飞了出去。

它飞过花园，看见树叶上有一条蛞蝓（kuò yú）的在爬，就飞到蛞蝓跟前，大声叫道：

“蛞蝓，把你的尾巴送给我！你长这条尾巴是为了好看。”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话呀！”蛞蝓说，“我根本没有尾巴，这是我的肚子。我把肚子一缩一放，一缩一放，才能往前爬。我是腹足动物。”

苍蝇发现自己搞错了，就往前飞去。

它飞到小河边，小河里有一条鱼、一只虾，它们俩都有尾巴。苍蝇向鱼说：

“把你的尾巴给我吧！你长尾巴是为了好看。”

“才不是为了好看呢！”鱼回答，“我的尾巴是舵。你看我需要往右拐弯的时候，就把尾巴往右摆；需要往左拐弯的时候，就把尾巴往左摆。我可不能把尾巴送给你。”

苍蝇向虾说：

“虾呀，把你的尾巴给我吧！”

“我不能给你，”虾说，“我的脚又细又弱，我不能用脚划水。我的尾巴倒是宽大有力。我用尾巴一

拍水，身子就往前一弹。拍着，拍着，我就往前游去了，乐意往哪儿游，就往哪儿游。我的尾巴是当桨用的。”

苍蝇继续往前飞。它飞到树林里，看见啄木鸟蹲在树枝上。苍蝇飞到啄木鸟跟前说：

“啄木鸟，把你的尾巴给我吧！你长这条尾巴，只是为了好看。”

“你这话才叫怪呢！”啄木鸟回答，“我要是没有这条尾巴，还怎么凿树干，还怎么给自己找食吃，还怎么给孩子们造窝？”

“你用嘴好了。”苍蝇说。

“嘴当然是用得着的，”啄木鸟回答，“不过，没有尾巴也不成。喏，你看，我是怎样凿的。”

啄木鸟把又硬又结实的尾巴支在树皮上，把整个身子一晃，嘴照准树干凿了下去，只见木屑一阵乱飞！

苍蝇一看不错，啄木鸟凿树的时候，的确是坐在尾巴上。它离了尾巴是不行的。尾巴是它的支柱。苍蝇又往前飞。

它看见矮树丛里有一只母鹿，带着几只小鹿。

母鹿的尾巴很短，是白色毛蓬蓬的。苍蝇嗡嗡地叫了起来：

“母鹿，把你的小尾巴送给我吧！”

母鹿听了大吃一惊。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母鹿说，“如果我把尾巴给了你，那我的小鹿都得丢了。”

“你的尾巴对小鹿有什么用处？”苍蝇惊讶地问道。

“当然有用，”母鹿说，“比方说，有狼来追我们的时候，我得藏起来，就往树林里跑。小鹿跟在我后头跑，在许多树木当中，它们看不见我。于是我就摇小白尾巴，像摇手帕似的‘往这边跑呀，这边！’它们看见前面有个白东西一闪一闪，就紧紧地跟在我后面跑。这样，我们一家子都可以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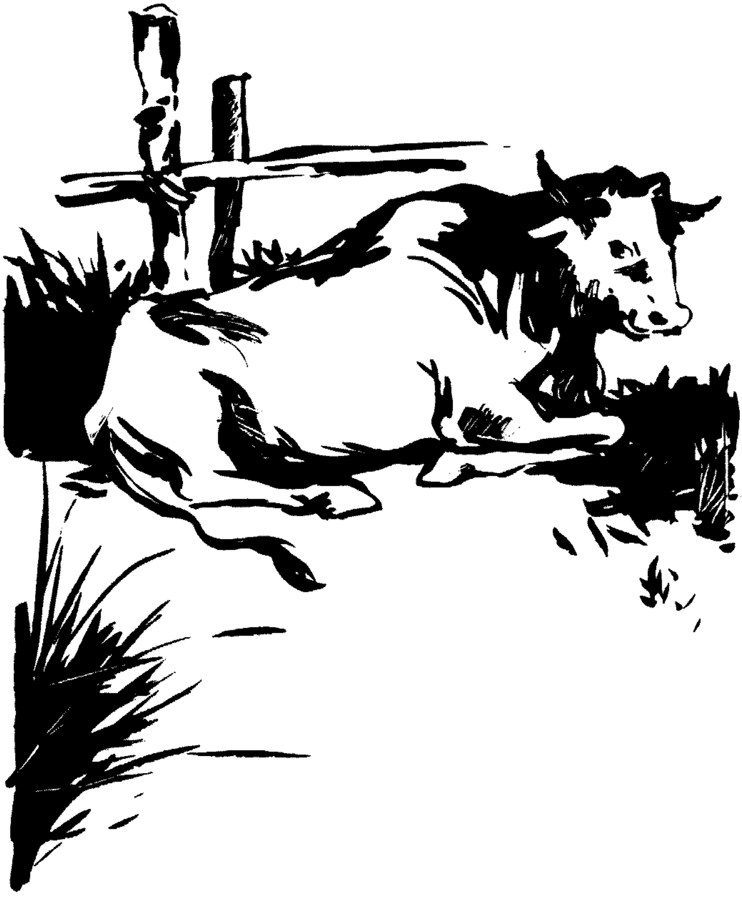
没有法子，苍蝇只好再往前飞。

它飞了一会儿，碰见一只狐狸。嗬！这条狐狸尾巴真叫漂亮！蓬蓬松松，火红火红，美丽极了！

“好呀，”苍蝇心想，“这条尾巴准得归我了。”

于是它飞到狐狸跟前去嚷道：

“给我尾巴！”



“苍蝇，你在说些什么呀!”狐狸回答，“我要是没有尾巴，就活不成了。我要是没有尾巴，狗追我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捉住了。靠了这条尾巴，我可以把狗骗过去。”

“你怎样用尾巴骗狗呢？”苍蝇问道。

“等狗快要追上我的时候，我就甩尾巴！把尾巴往右甩，自己往左逃。狗看见我的尾巴往右甩，就往右追。等它明白是搞错了的时候，我已经跑远了。”

苍蝇看到所有的野兽的尾巴都是有用的，不论是在树林里，还是在河水里，都没有多余的尾巴。没有法子，苍蝇只好飞回家去了。

它想道：“我还是去给人捣乱，闹得他心烦，他就会给我做一条尾巴。”

人正坐在小窗口，眼睛望着院子里。

苍蝇落在人的鼻子上。人“啪”地一巴掌，打在自己鼻子上。哪知苍蝇已经飞上了他的脑门儿。人又“啪”地一巴掌，打在自己脑门儿上。可是苍蝇又飞回鼻子上去了。

“苍蝇，你别给我捣乱了!”人说。

“我就是不走。”苍蝇嗡嗡地说，“你干吗取笑

我，打发我去找没有用的尾巴？所有的动物我都问过了，所有动物的尾巴都是有用的。”

人摆脱不掉苍蝇的纠缠，觉得苍蝇实在太讨厌，就想了想，说：

“苍蝇，苍蝇，你看院子里有一头牛，你去问问牛，它的尾巴是干什么用的。”

“好吧！”苍蝇说，“我再去问问牛，如果牛也不肯把尾巴送给我，人呀，我非把你给烦死不可！”

苍蝇飞出小窗，落在牛背上，一个劲儿嗡嗡地叫：

“牛呀，牛呀，你要尾巴来干什么？牛呀，牛呀，你要尾巴来干什么？”

半天，牛也没作声。突然，它用尾巴往自己背上一抽，恰好打中了苍蝇。

苍蝇摔了下去，六脚朝天断了气。

人从小窗口里说：

“苍蝇，你这叫作活该！你不应该跟人捣乱，也不应该跟动物捣乱。你太讨厌了！”

虾在哪儿过冬

厨房的板凳上放着一只扁篮子，炉台上坐着一只锅，桌子上摆着一只大白盘子。篮子里是青虾，锅里是用莳（shí）萝和盐调过味的开水，盘子里什么也没有。

主妇走进来，开始干活儿。

头一件事是把手伸进篮子，抓住一只青虾的背。把它拿了出来。

第二件事是把一只虾扔在锅里，等它煮熟。

第三件事是用匙子把变红了的虾捞出来，搁在盘子里。

就这样继续操作下去。

一、被抓住背拿出来的青虾气虎虎地微动着须子，张开螯，抽动着尾巴。

二、虾在开水里浸过之后，不再动弹，颜色变红了。

三、红色的虾放在盘子里，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直冒热气。

一、二、三，一、二、三，篮子里的青虾越来越少；锅里的开水沸腾着，冒泡翻着开；白盘子里的一堆红色虾越堆越高。

一来二去，篮子里只剩下最后的一只虾。

一，主妇用手指头抓住这只虾的背，拎了出来。

这时候，有人从饭厅里叫她。

“拿来了，拿来了！就剩一只了！”主妇回答，接着就搞颠倒了，二！把青虾扔在盘子里，等了一会儿，然后用匙子从盘子里捞起一只红色的虾，三！放在开水里。

红色虾不管是躺在热锅里，还是躺在凉盘子上，反正都一样。那只青色虾不想进热锅，也不愿意躺在盘子上。它最想去的地方，是虾过冬的地方。

因此，它不假思索地开始旅行，不停地往后退。

它碰到那一堆不动的红虾，就钻到它们底下去了。

主妇用莳萝把盘子点缀了一下，端上餐桌。

盛着红色虾、又撒了绿莳萝的白盘子，显得很好看。虾很好吃。客人都很饿。主妇正忙。谁也没注意青色虾从盘子里滚到了桌面上，后退着钻到

盘子下，后退着爬到桌子边。

桌子底下蹲着一只小猫，等待着有谁从餐桌上扔点儿什么东西给它。

忽然“扑通!”一个生着须子的黑东西，掉在它面前。

小猫不认识这是虾，以为是一只大黑蟑螂，就用鼻子顶了他一下。

虾向后退去。

小猫用爪子碰碰它。

虾举起螯。

小猫觉得不值得跟它打交道，就转过身，用尾巴拂了它一下。

可是虾“啊呜!”用螯夹住了它的尾巴尖。

瞧瞧小猫怎么样了吧!“瞄呜!”跳上了椅子。“猫呜!”从椅子跳上了桌子。“瞄呜!”从桌子跳上了窗台。“瞄呜!”蹦到院子里去了。

“抓住他，抓住他，它疯了!”客人们喊道。

但是小猫一阵旋风似的冲过院子，蹿上围墙，在花园里狂奔起来。花园里有个池塘。要不是虾张开螯，放开尾巴，小猫准会掉在池塘里。

小猫转过身，一步三跳地跑回家去了。

池塘很小，长满水草和青苔。池塘里居住着懒惰的大尾巴蝾螈（róng yuán）、小鲫鱼和蜗牛。它们的生活很枯燥，千篇一律。蝾螈上下下地游，小鲫鱼前前后后地游，蜗牛在草上爬——一天往上爬，一天往下爬。

突然水激溅了一下，一个黑色的东西冒着泡，降到池底。

水里居民立刻都聚拢来看它。蝾螈游过来了，小鲫鱼赶过来了，蜗牛爬下来了。

说实话也真有个看头儿，那个黑家伙从触须尖到尾巴尖浑身披着甲壳。它的胸和背上有带光泽的灰条纹。两只呆板不动的眼睛，生在两根细茎上，从坚硬的护眼甲下探出来。直直的长触须像矛枪一样挺在前面。四双细腿像小叉，两把螯像两张牙齿锋利的大嘴。

池塘里的居民有生以来还都没看见过虾，因此都怀着好奇心，爬到它跟前。虾动弹一下，大家就吓一跳，躲开一些。虾举起一只前脚，用“小叉子”抓住自己的眼睛，拔长细茎，开始洗刷。

这个举动实在奇怪，因此大家又都聚拢来看，有一尾小鲫鱼甚至碰了碰它的触须。

一下子！虾用螯夹住了它，糊涂的小鲫鱼断成了两截。

小鲫鱼们受了惊，向四面各自奔逃。饥饿的虾心安理得地吃了起来。

虾在池塘里定居下来。白天，它整天在淤泥里休息。夜晚呢，就到处游荡，用触须摸索着池底和青草，用螯捕捉爬得慢的蜗牛。

现在蝾螈和小鲫鱼都怕它，不让它走近身边。不过，有蜗牛吃，它已经很满意了。它把蜗牛连壳一起吃下去，这种食物使它身上的甲壳长得更坚实。

但是池塘里的水是污浊的，发出腐败气味。因此，它跟以前一样，老是想回到虾过冬的地方去。

一天晚上下起雨来，雨下了一夜没停。早晨，池塘里的水上涨，溢出岸外。一股水流把虾托起，带出池塘，塞在一个树墩里，重新又托起，扔在一道水沟里。

虾非常高兴，伸直宽宽的尾巴，用它在水上一拍一拍地，就跟爬的时候一样，后退着游去了。

但是雨停后，沟变浅了，游水不方便，虾就爬着走起来。

它爬了很久。白天休息，夜晚赶路。头一道沟通第二道沟，第二道沟通第三道沟，第三道沟通第四道沟。它一个劲儿后退呀，后退呀，爬呀，爬呀——老也爬不到头儿，老也爬不出那一百道沟。

爬到第十天，它肚子饿极了，就钻到一棵隐木下去等待着蜗牛从旁边爬过来，小鱼或者青蛙从旁边游过来。

它呆在隐木下，忽听得“扑啦通!”一声，一样重东西从岸上掉在沟里了。

虾看见一只有胡子的大鼻面野兽，向它游了过来。这只野兽的脚掌很短，个儿有小猫那么大。

换一个时候，虾见了这样一只大兽，一定会吓一跳，会吓得向后退走。但是饥饿逼得紧，它总得想法找点什么填肚子。

虾等这只野兽从身旁游过去后，用螯一下子夹住它的毛茸茸的粗尾巴！虾以为能够像使用剪刀似的把尾巴夹断，满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只野兽是河鼠，它一个挣身，虾就比小鸟还要轻快地从隐木下

栽了出来。河鼠把尾巴向另一个方向一甩，“喀嗒”！虾的螯断成两半了。

虾落到水底躺着。河鼠呢，尾巴上带了它的螯，又往前游去了。应该谢谢河鼠，没有用可怕的牙齿把虾咬住，要不然连坚硬的甲壳也保护不了虾的。

虾带了一只螯向前爬。

它找到一些藻类吃了，后来又掉进了淤泥。它把叉状的脚伸进淤泥摸索起来，左后脚在淤泥里捉住了一只软体虫，然后从后往前，一只脚把软体虫递给另一只脚，就这样把软体虫送进嘴里。

虾吃了点东西，增加了点力气，又继续向前爬。

虾在沟里已经旅行整整一个月了，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非常不舒服，不舒服得再也爬不动了。它就开始用尾巴在岸旁挖沙子。它刚刚给自己在沙子里挖了个洞，身子就开始痉挛起来。

原来虾要脱皮了。它背朝下跌倒了，尾巴一会儿伸开，一会儿缩起，触须抽动着。后来，它一下子挺直身子，甲壳便在肚子上裂开了，从甲壳下露出粉褐色的身体。这时，虾把尾巴使劲一抽，就从甲壳里钻了出来。带触须的死甲壳从小洞穴里掉了出

去。这甲壳是空的，很轻。湍急的水流把它在沟底拖曳了一阵，然后扬卷起来带走了。

活的虾继续躺在粘土质的小洞穴里。现在它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毫无办法，甚至一只蜗牛，都可能用角捅它一个窟窿。

一天天过去了，它一直毫无动静地躺在那儿。它的身体渐渐变硬，又覆起一层坚实的甲壳。不过，现在甲壳已经不是黑色的，而是红褐色的了。

还有一个奇迹：被河鼠甩掉的那只螯，很快地重新长出来了。

虾从洞穴里爬出来，以新的力量动身了，到虾过冬的地方去。

这只有耐性的虾，从一条水沟爬进另一条水沟，从一条小河爬进另一条小河。它的甲壳一点一点变黑。白昼越变越短。阴雨连绵，水面上漂荡着轻捷的金黄色小划子——从树上脱落下来的枯叶。一到夜里，水面就浮起一层脆而易碎的薄冰。

这条小河的水流入那一条小河，那一条小河的水又流入大河。

有耐性的虾在一条条小河里游着，最后进了一

条有粘土质河岸的大河。

在水下的陡峭河岸旁，有好几层小洞穴。那些小洞穴就像悬崖上的燕子窝一样。每个小洞穴里，都有一只虾向外张望，微动着触角，用螯威吓着。这是一个虾城。

旅行的虾大喜。它在岸旁找到一块空闲的地方，给自己挖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小洞穴，然后饱饱地吃了一顿饭，就躺进去过冬，跟熊躺进熊穴里过冬一样。

也该这样做了，天在下雪，水也冻冰了。

虾用自己的大螯堵住洞穴口，看谁敢去侵犯它！

虾就这样睡着了。

所有的虾都这样过冬。

狗熊捉鱼

去年，我在堪察加住了一冬。那是苏联最边远的地区。我在那儿还迎接了春天。堪察加的春天很有意思，春天的开始与我们这儿不一样。

堪察加的小河刚一解冻，溪水刚一奔流，就从印度飞来了红彤彤的朱雀，用吹长笛似的清脆叫声，到处唱着：

看见大麻哈了吗？
看见大麻哈了吗？
看见大麻哈了吗？

大麻哈鱼，是一种鲑（guī）科的鱼。堪察加春季顶有趣的事情，就从这儿开始。

这时候，所有的鱼都从海洋游到淡水的小河、小溪里去，在河汊的活水里产卵。

那些鱼成群结队地游着，推推搡搡，拥挤不堪，看来它们很吃力。它们个个挺着大肚子，肚子里

要么满装着鱼子，要么满装着鱼白。有时鱼群太密了，把底下的鱼挤得贴河底滑动，把上面的鱼挤得冒出水面。

好家伙！有多少鱼啊！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堪察加的居民还非常少的时候，那里的鱼比现在还多。古代的记事中写着，那时把船桨往河水里一插，就立起来了，“竖着”逆流而上。

大家欢天喜地一片喧腾，都在互相打听：

看见大麻哈了吗？
看见大麻哈了吗？
看见大麻哈了吗？

偶尔有一条大麻哈鱼游过，这是一种很名贵的鲑鱼。它在水底夹在一群小鱼——驼背鳟之间游着，活像是一只大母猪带了一群小猪穿过院子。

几天以后，所有的鱼又乱乱哄哄地游回到咸水里去。这时它们不再成群，也不再结队了，而是自由散漫地，谁爱怎么游就怎么游。有的尾巴朝前，

有的挨着河底打滚儿，一个不当心就像块烂劈柴似的滚到岸上去了。所有的鱼都半死不活，病病歪歪，只剩下一口气。它们产完卵就精疲力尽了。

现在，在整个堪察加，还有许多别的渔翁开始活动。它们有的呱呱地叫，有的呷呷地叫，有的喵喵地叫，有的咆哮。

野渔翁都在忙着捕鱼。

我心想到树林里去散散步吧！可以休息一会儿，同时瞧瞧林中的渔翁们怎样捉鱼。它们总会有点儿办法。于是，我走到离村庄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春天树林里真美！白桦树生出了粘糊糊的树叶，玲珑剔透地立在那儿，不像是树倒像一团绿莹莹的烟雾。在那绿莹莹的烟雾里，黑魆（xū）魆的是壮壮实实的松树和高高的圆柏。

空气纯净而清新，洋溢着松脂、嫩叶和腐殖土的气味。

鸟儿在合唱……有长笛声，有啼啭的颤音，有清晰悦耳的鸣叫，有一阵阵尖锐的哨声。

骄阳似火，但阴凉里却还是凉丝丝的。

我走到小河边，隐藏起来，马上看见一个捕鱼的。

好一位勇士，跟麻雀一般大！鱼却有它的 30 倍大。

这是一只光腿的小鹬（yù）鸟在吃鱼。它不停地绕着那条鱼跑，忙得要命的样子，一会儿啄一口。那是被河水冲上岸的一条死鱼。

鹬鸟尖声叫着，迈着细碎步子。

不久，飞过来两只乌鸦。它们把鹬鸟吓跑了，自己却并不碰那条鱼。

看来它们已经吃得太饱，刚落在浅滩上就睡着了。这两只大嘴的家伙，闭着眼睛呆在那儿。一群鸥大喧大嚣地飞来了，落到大鱼身上，吃它的内脏。最后只剩下一个鱼头。

鸥大口吞下了鱼肉，又继续向前飞去。

乌鸦却还在酣睡，纹丝不动。

我挑的这块地方真好！

小河在这里有个急转弯，所以不管什么东西，随着河水从上游冲下来，都被抛到了岸上。我呆在这儿的工夫，就有三条鱼被流水冲到岸边。一只狐

狸踩着对面岸上的石头，朝河边走下来了。这只狐狸显得脏乎乎的，毛一团团挂在身上。它是在脱冬天的皮大衣哩。

狐狸走到水边，贼头贼脑地叼起离它最近的那条鱼，躲到岩石后面去了。

一会儿，它又出来了，一个劲儿舔嘴唇，把第二条鱼也拖走了。

忽然传来一阵狂吠、啼叫、尖叫，村里的几只狗跑来了，从悬崖向水边的狐狸扑去。大概它们在上面闻到狐狸的气味。狐狸沿着河岸朝上面逃去，钻进了树林。狗跟在后面紧追。

我当然也走了，否则还待在这儿等谁呢?

现在一只野兽也不会到这儿来了，它们会害怕狗的踪迹。

我又沿着小河、小溪走去。

我看见另一只狐狸在吃鱼，吃得津津有味。它只吃鱼背。

还看见一只跟鹅一样大的秋沙鸭。它正躺在吃剩的鱼骨头、鱼肉之间大睡。它吃鱼吃得太饱，肚子撑得动不了啦!

后来我躺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实在太累了，不知道自己睡了多半天。反正做了个梦，梦见我在制作一件非常好的玩艺儿，也许是飞机，也许是脱谷机，再不然就是一座尖塔。我的梦是按顺序进行的：先干活，后来累了，就躺下睡觉。我躺着大声打呼噜。

接着，我在梦里琢磨：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是从来不打呼噜的呀！我根本不会打呼噜。”

这时我的脑子里全乱了。我有一半醒来了，有一半还在做梦，仿佛梦见我正躺着打呼噜。

明明知道这是错误的，我甚至都生气了。

一生气就气醒了，睁开了眼睛。怎么这样奇怪？我还在打呼噜。我心里好怕呀！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儿？

终于我完全清醒过来了……不对，这不是我打呼噜……其实这也根本不像打呼噜的声音。

这里有谁在附近吼叫，同时还在打响鼻拍击水。

我抬头一看，一只狗熊坐在小河里。好大的黑

熊啊，一只堪察加老熊！还什么做梦打呼噜！

没有带枪，怎么办？我必须赶紧逃命。

我非常非常小心地爬离小河边……哪知突然碰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骨碌碌……“扑通”！滚进水里去了！我吓呆了，趴在地上，不敢喘气，把两眼也闭上了。狗熊马上会来咬死我，等它爬上岸看见我，那就完了。

我就那样在地上趴了半天，一动也不敢动。后来我听着，仿佛一切平安无事。狗熊还在老地方哼哼哧哧地吼叫，莫非它没听见石头掉进水里的声音？

难道说它是个聋子？

我壮起胆，从灌木丛后朝外望了望，又定睛仔细看了一下，就把害怕的心情完全忘了。原来这只熊也在捉鱼，而且有意思极了！

老熊齐脖子泡在水里，只有脑袋是干的像个树墩子似的露在水外。它的脑袋很大，毛蓬蓬的，下面有一把湿淋淋的大胡子。它一会儿朝左边歪脑袋，一会儿朝右边歪脑袋，在水里仔细找鱼。

河水清得见底，我能看见狗熊的全身，看见它



捅/了/马/蜂/窝/

怎样在水里活动四只爪子。

它的毛完全贴在身上，显得身子很小，跟脑袋不相称。脑袋显得特别大。

这只熊坐着坐着，忽然伸出爪子在水里捉什么。

我看见它捉住一条驼背鳟，咬了几口，就塞在身子底下了。

我心里纳闷，它干么坐在那条鱼上面压着呢?

它坐好了，坐在水里那条鱼上。还用爪子摸摸，鱼是不是在自己屁股底下?

第二条鱼从狗熊身旁游过，狗熊又捉住，咬了几口，又塞在身子底子。它塞鱼的时候，当然得抬抬身子。它一抬身子，头一条鱼就被水流冲走了。我从上面看得清清楚楚，那条驼背鳟怎样顺着河底滚去。狗熊大吼一声！鱼丢了，真倒霉！可怜的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它贮存的食物哪儿去了？它坐着坐着，不时还用爪子摸摸自己屁股底下，看鱼在不在那儿，跑了没有？等它又捉住一条鱼时，我看见刚才那条鱼又被河水从它身子底下冲出去了，没处找了！

这实在太可气，鱼总丢！

狗熊坐在新捉到的鱼上面，坐了好半天，吼叫着，甚至放过两条大鱼都没有下决心去捉。我眼看那两条大鱼从它旁边游过去了。后来，它又用爪子一把抓住一条驼背鳟，还是照旧，原来那条鱼又没有了……

我趴在岸上，心里直想笑，可是不能笑！你笑笑试试看吧！狗熊准气得把你连衣服钮扣一起吃掉。

一条硕大的大麻哈鱼晕晕忽忽糊里糊涂地游过来，撞在狗熊身上。狗熊捉住它，又放到自己身子底下……

当然，它身子底下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

这回狗熊可气坏了，把大麻哈鱼都忘了，放开喉咙大声吼叫，简直像个火车头！它用两只后脚站了起来，用两只前爪拼命地击水，打得水直泛泡沫。它还一面吼叫，一面呛水。

这下子我可憋不住了，“璞哧”一下笑出声来，跟着就索性哈哈大笑。狗熊听见我的笑声，看见了我。它像个人似的用两条后腿站在水里，直愣愣地

望着我。

我觉得实在太滑稽，连害怕都顾不得了，只是手舞足蹈地哈哈哈哈大笑个不停，意思说快走吧，傻瓜，我要笑死了！快走吧！

我的运气不错，事情还真这样发展了。

狗熊大叫一声，从水里爬出来，抖落抖落身上的水，走进树林。

那条大麻哈鱼当然又被水流冲走了。

天鹅嘉嘉

从一份地方报纸上，我看到一篇报道，说生产队长奥列霍夫养了一只天鹅。这只天鹅已经在他家里过了两个冬天。我立刻想去看看。

那正是春天。在这个季节，生产队长的工作是非常忙的，很难在家里找到他。起了个大早，窗外刚刚发出灰白色，我就出发了。

奥列霍夫的家在村边，从他家门口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极目望去是集体农庄的田地；稀稀落落的小树林，林边空地上还铺着皑皑白雪；还有黎明前寒冷雾霭笼罩着的潮湿的浸水草场。

我走进队长家的院子时，太阳还没出来，但是东方天空已染上一片玫瑰色。融雪水像泪珠似的从房顶上滴下，敲在一只扣着的铁桶上，落在水洼里，叮当叮当啪嗒啪嗒地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等主人出来。

村子在逐渐醒来，传来了篱笆门的咯吱声、牛的哞哞叫声和鹅的咯咯声。一只花里胡哨的大公

鸡，扑着强有力的翅膀，从隔壁院子飞上了栅栏。它把身子转来转去，一会儿把这边朝着我，一会儿又把那边朝着我，仿佛在炫耀那身富丽堂皇的装束。它傲慢地把漂亮的脑袋往后一仰，打起鸣来了，几只母鸡听见它的声音，便向栅栏下跑去。一只白色的小公鸡也跟了过去，但是立刻遇到强大的对手。它急忙向旁一跳。

一场公鸡的大战开始了。小白公鸡竖起浑身羽毛，坚定地朝不速之客进攻，那个不速之客使劲用翅膀打它，用脚上的距踢它，踢得鸡毛满院里乱飞。

这时从鹅群里走出一只美丽的白鸟。这只白鸟有个优美的弯弯的长脖子，它咝咝地叫着，啄了欺负小白公鸡的来客一口。由于这太突然了，大花公鸡后退几步，扑扑翅膀就停战了，消失在栅栏后。

“干得好，嘉嘉，干得好！别让它欺负咱们家的鸡。”有一个人用低沉的嗓音在我背后说。

我回过头去，看见奥列霍夫站在我背后门廊里。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在我身旁坐下了。

他个儿不高，看上去又结实又有劲。两只敏锐的黑眼睛，放射出一种特别明朗的幸福的光。

我们认识了。

“那么，您是来看我的天鹅嘉嘉的？这就是它。”奥列霍夫指着那只保护小白公鸡的白鸟说，然后叫道：“嘉嘉！我的聪明漂亮的小家伙，过来！”他的声音忽然完全变了，刚才那个粗鲁沙哑的声音，变得又温柔又好听。

天鹅伸长脖子注意地听着，一面用黑珠子般的小眼睛不信任地望着我，站在那儿半天不动弹。

“它对您认生。”奥列霍夫解释道。

我简直像入迷了似的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只骄傲的、热爱自由的美丽的鸟。

“您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问道，其实我本来想问他别的话。

奥列霍夫给我讲了嘉嘉到他这里来的经过。

前年秋天，有一天他从田里回家。这条路弯弯曲曲地通过草场、峡谷和一片小湖的湖畔。这小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不出名。湖里的鱼很少，岸边长了几米宽的茂密芦苇。只有奥列霍夫知道，

有一群天鹅住在这里了。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鸟，这消息他一直保密。

“我们管这湖叫作圆湖。”他讲道，“当时我骑摩托车向湖边走时，突然听见传来了枪声。

“我掉转车头，朝传来枪声的地方奔去。只见一辆崭新的淡蓝色小汽车，从我眼前急匆匆地开走了。看来我是把坏蛋吓跑了。我没有去追他们，我立刻钻进芦苇丛，走到不时天鹅带着雏鸟游水的地方，看见一只母天鹅躺在水面，扑着一只翅膀，快要死了。我的心都要碎了。”

奥列霍夫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我穿着衣裳就进到水里，抱起母天鹅，急忙回家去。公天鹅不停地在我头上盘旋，一会儿飞上天，一会儿又像块石头似的降落，它很伤心的样子……也许是向母天鹅告别呢！

“……我给嘉嘉治好了枪伤。它在我家里住了一冬。春天，我把它送到湖边去，心想让它在故乡大自然里度过夏天吧！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瞧瞧它干什么。等找到它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它竟是跟原来那只公天鹅在一起。

“它们在湖里住了一个夏天，孵了一窝小天鹅，带大了。到秋天，公天鹅带着小天鹅跟母天鹅告别，飞到南方去了。母天鹅的翅膀受过伤后，不能再飞了，我又把嘉嘉抱回家。它跟我们家的家禽建立起来了友谊，特别是和小白公鸡很要好。刚才邻居家的大花公鸡为什么这么快就逃走了？因为它已经多次挨嘉嘉的咬了。小白公鸡知道自己有天鹅给它当后台，所以敢挺身出来打架。”

他天真地笑了起来。

“从那时起，嘉嘉就住在我家里了。夏天，我放它到湖里去生活；冬天把它带回家。现在我正准备把它送到湖里去，让它去繁殖后代吧……”

我跟他一起到湖边去了。虽然离村子不太远，但是道路泥泞，骑摩托车可到不了那儿。

奥列霍夫向集体农庄借了一辆四轮马车。我们便乘这辆马车沿车辙向湖边驰去，浑浊的积水和烂泥被车轮压得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奥列霍夫拉着缰绳赶车，我扶着一只大筐子，嘉嘉的头露在筐子外面。

我们到达圆湖的时候，已经是上午 10 点钟了。

在草原上，圆湖像一块玻璃似的闪着蓝光。那上面已经是生气蓬勃，能够听到哗啦哗啦拍水的声音、咕咕哝哝的叫声和鹤唳声。我们向芦苇丛走去。嘉嘉在筐子里焦急不安地动弹着，想钻出来，还拼命伸过头来，想用坚硬无情的嘴咬我一口。

奥列霍夫把它放了出来。它理了理身上的羽毛，顺着湖岸走了一趟，然后下水了。它发出一声清脆响亮的欢呼，简直像吹银喇叭似的。许多别的鸟也都跟着它叫了起来。嘉嘉匆匆忙忙地游着，优美的长脖子晃来晃去，清澈的湖水在它身旁涌起小丘般的波浪。

忽然，我觉得眼前景色似曾见过。我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和快乐，仿佛接触到了一件非常宝贵非常纯洁非常光明的事情。

那是我的童年，我的故乡。

鹈　鹕

老人伊格纳特的女儿，带着一个小男孩，从城里来了。

“你好啊！”伊格纳特说着，蹲在外孙面前，温柔

地端详着费吉卡还没晒黑的红扑扑胖乎乎的脸。

“我说，费吉卡，”伊格纳特外公悄悄地说，“妇女们正忙她们的事情，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你赶快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下，傍晚咱们到湖边去，就在小窝棚里过夜。天亮的时候，咱们到河岔子里去捉鳊鱼。我已经用青草搭了个小窝棚，那草可香呢，跟蜜一样香。我准备好了一条小船，藏在芦苇丛里。你同意吗？”

费吉卡点了点淡黄色头发的头。

“你干吗缠着孩子！”外婆唠唠叨叨地说，“孩子是来休息的，来喝点儿新鲜牛奶，可你要带他上湖边去。你这老头子，还没叫蚊子咬够吗？……”

“你什么也不知道，”伊格纳特外公反驳她说，“还哪儿来的蚊子！从飞机上撒药，早把所有的蚊子都杀死了。只剩下了步行虫……”

“让他们去吧，”女儿插嘴说，“费吉卡需要锻炼锻炼……”

“这才对啦。”伊格纳特外公高兴地说。

外婆笑了。她知道要是有机会去钓鱼，外公大概比外孙还高兴哩。

晚上，伊格纳特外公带着费吉卡，拿了一提包食物，向湖边走去。一路上，他们捉了许多绿螽（zhōng）斯、蝴蝶甚至还有又瘦又凶的牛虻——这也是鳊鱼爱吃的东西。

天还没有大黑，他们就躺下睡了。在用河柳枝和香蒲搭的窝棚里，散发着湖里的水藻和另一种甜丝丝的气味。周围静悄悄的十分安宁，费吉卡一闭眼就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伊格纳特外公从芦苇丛里拖出有松脂味的平底船，鱼网已经放在船里了。他们划到了湖那一边去，从那里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芦苇丛。

从水面上升起一片乳白色的蒸气，费吉卡一碰到那蒸气，就觉得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外公划桨，划得又灵巧又轻松，听不见一般人划船时发出的哗啦哗啦声，小船仿佛在镜面上滑动似的。有时，伊格纳特外公翘起船桨，歇一会儿，从船桨上流下绿汪汪的水滴，费吉卡听见那些绿玻璃似的水滴发出清脆的“丁冬”声……

“怎么样，费吉卡，好么？”伊格纳特外公问道。

“好极了，外公！”

“是好，这儿跟你们城里可不一样。城里到处是汽车，污染很厉害。在大自然里，谁都会感到陶醉。等天上出现早霞，鸟儿也醒来时，那才真叫好呢！”

他们渡过了河湾，穿过一片芦苇丛，向河岔子划去。伊格纳特用两只青筋毕露的干巴巴的手，拉住香蒲的茎，把平底船挤进绿叶丛中。去年的五蕊柳枯枝刮得船底和船两侧沙沙作响，但是平底船还是在慢慢地往前移动。现在，从外面已看不见外公和费吉卡了，一大片绿色的芦苇把他们盖住了。他俩看见一群样子很奇怪的大白鸟。它们的嘴很长，大长嘴下面挂着大口袋。

“费吉卡，咱们来晚啦！”外公担心地说。

“怎么来晚了？”费吉卡不明白。

“不请自来的渔翁——鹈鹕，比我们先到了这儿。它们把所有的鱼都吓跑了。这种贪嘴的家伙，隔了一里路，都能觉出有鱼来。”

这时那些鹈鹕一阵乱噪，向河岔子游去。它们在水上排成长长的一行，啪啦啪啦地扑着翅膀，蹦蹦跳跳地大声叫着，向岸边移动。时而有一些动作敏捷的黑色水禽，在它们之间忽然出现，不大一会

儿工夫，又钻进水里去了。鹈鹕游到坡度小的岸边，围成一圈儿。它们安静了下来，开始捉鱼。只见它们把脑袋往水里一伸，就用大嘴从水里叼出一条大鱼来。大鱼身上的鱼鳞一闪，就消失在鹈鹕嘴下的大口袋里了。

“看见了吗？！”外公眯缝着泪汪汪的眼睛，赞叹地说，“简直像个合作社，那些黑色的水禽是鸬鹚。鸬鹚把鱼从河岔子的水底撵到上面来，鹈鹕再把鱼往岸边撵。它们就联合成这样一个小集体捉鱼。捉完鱼，回到岸上时，鹈鹕把大口袋里的鱼都倒出来，自己吃，也让鸬鹚吃。”

“外公，鹈鹕为什么自己不往水里钻呢？”

“鹈鹕呀？鹈鹕的身子太轻，它们的骨头是空的。鹈鹕一定很乐意潜水，可它们像漂子一样轻，怎么能潜水呢？鸬鹚是一种非常机灵、动作非常快的鸟，它能潜入很深的水底。它在水底看见一群鱼，就追着鱼游，把它们向岸边撵。鹈鹕早就等在这儿了。”

费吉卡瞪大了眼睛，一会儿瞧瞧外公，一会儿瞧瞧鸟。他没带照相机，这太可惜了。等他回到城

里的时候，给同院的小朋友讲农村里的见闻，如果不给他们看相片，他们准不相信。

一轮大太阳从芦苇丛后升起，马上就晒得怪热的。伊格纳特外公从皱皱巴巴的湿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把四个角打上结做成一顶帽子，戴在秃顶的头上。

“唉，太阳一出来，那么美的早霞一下子就不见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费吉卡觉得又暖和又舒服。他高兴得又想唱，又想笑。

“外公，要是能逮住一只鹈鹕就好了。”他说，“带回城里去给别人看看，不然别人一定不相信，一定得说我瞎编。”

外公不吭声，他嗫嚅着在想。

“唔，你说逮住一只鹈鹕。逮住一只，当然不难。不过，你知道不知道？在我们这儿，鹈鹕是受尊重的鸟。我的爷爷给我讲过，当鹈鹕遇到困难的时候，比方说湖水干了，没有鱼了，鹈鹕就用自己的身体喂雏鸟。不错，我没亲眼看见过这事儿，不能拿这话来骗人，可是有人这么说……”

“湖水怎么能干呢？”费吉卡惊讶地说。

“我这是打比方。天灾总是有的吧？”

“有。”费吉卡表示同意，他沉思起来。他觉得他还从没像今天一样得到过这么多新知识。

这时，伊格纳特外公已经把小船拖了出来，爷孙俩坐上小船，朝他们的窝棚划去。那个窝棚隐没在芦苇丛中，只露出一个尖棚顶。

漂来漂去的鸟巢

在草原上的湖里，出现一种奇怪的鸟。它的脖子很长，在动作敏捷的脑袋上，有一簇冠毛，向两边翘起，活像两只耳朵。嘴既不像鸭嘴，也不像鹅嘴，而是像鸡嘴——直直的尖尖的。猎人的儿子安德烈卡就是像这样描写的，连这种鸟的巢，他都找到了。他答应指给我看看。

可是真不巧，这几天一直闹天气。从早到晚哗哗地下雨，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刮个不停。我们坐在猎人的小屋里，望着被雨点儿溅得模模糊糊的玻璃窗。

后来，雨停了风息了，周围的一切在明亮红太

阳的温暖阳光下变得生气勃勃。

我们舀出小船里的水，用长竿子撑离开岸边，穿过芦苇丛，朝我们不认得的那只鸟的巢划去。

安德烈卡事先折断一些芦苇，作了一些记号，我们根据那些标记划到了窄窄的小河湾。这小河湾是个长长的支流，深深地插进茂密的芦苇丛。然而，我们在那儿并没有找到那只鸟巢，它就像掉进了水里似的，完全没有影儿啦。我们白去一趟，难免大失所望，而且感到很奇怪。

后来，我们对那只样子特别的鸟渐渐淡忘了。但是，有一天几位渔人来找猎人，他们闲聊时谈起，在湖的另外一头看见过它。我们再一次带着望远镜去找它。需要划船走很远，我们轮流划桨。我们不能发动马达，因为这片湖在自然保护区内，马达声会把各种鸟惊得四散飞逃。

我用望远镜观看湖面，看见了神气庄严的雪白的天鹅，还有安安静静地沿湖岸走来走去的粉红色的火烈鸟，它们的腿又细又长，活像竹竿。成群结队的野鸭在水里游着，动作迅速羽毛花哨的潜鸭在它们之间钻来钻去。我们要找的那种鸟，却哪儿也

看不见。

我们已经累了，刚想回到岸边去时，我的注意力被一个漂在水上的奇怪的小孤岛吸引住了。我把望远镜瞄准那个小孤岛一看，不由得愣住了。我们正在找的那只不知名的鸟就伏在“小孤岛”上。尖尖的嘴，头上有一簇冠毛，完全像安德烈卡描写的那样。

我观察着漂浮的鸟巢，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久也找不到它。只要风向一变，鸟巢就往别的方向漂去了。

晚上，我到区中心的图书馆去查书。毫无疑问，这是䴙䴘（pìtī）。这种鸟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在它的雏鸟长大学会独立生活之前，它们像小船似的，把雏鸟载在自己的背上。为雏鸟寻食吃，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带着雏鸟一起潜进水里。

大耳圆头飞龙

有一次，我到伊犁河上游去办事。那里有个值得一看的名胜地——一片周围生长着古代遗存下来的榇（chēn）树的湖。榇树保护湖水不受风沙的侵

犯。这片湖不大，两侧长满了薹（tái）草和杞（qǐ）柳，沿岸尽是沙丘，在水边形成一溜极好的沙滩。

清晨，在湖畔的灌木上，大颗大颗的露珠像宝石一样，闪烁着五彩缤纷的光辉。那时，这一带静悄悄的。空气又纯净又凉爽，呼吸这样的空气，会感到又轻松又舒服。

太阳还没出来，我就到这儿来了。居住在沙漠里的鸟兽已经来喝过水了，留下乱七八糟复杂难认的脚印。我仔细研究那些脚印，想根据脚印判断一下，都有什么鸟兽，在我之前到湖边来过。喏，这是沙狐小心翼翼步子很轻的脚爪留下的痕迹。一只漂亮的雄野鸡从这儿走过去了。难道说蛇也这么早就醒来了吗？沙地上留有它画出的“8”字。

这些脚印我可不认识了，一条小沟，两旁有两趟密密麻麻的小点点。我跟踪走去，不一会儿工夫就站住了，痕迹突然中断了。我正站在那儿琢磨，忽地我脚边的沙子动了起来，露出一个圆头圆脑活像一段木头的小黄脑袋瓜，上面有两只像小亮珠子似的灵活好奇的眼睛。紧跟着，大耳圆头飞龙整个儿爬出来了。

但是，只要我稍一动弹，它马上就停止不动了。只见它的身子一阵微微颤抖，然后跟它出现时一样突然地消失在沙地里。真是太奇怪了！这只大耳圆头飞龙全身都钻进沙子里去了，仿佛挤进去了似的。我观察了一会儿，才明白，就是刚才它全身的那一阵颤动，帮助它钻进了沙子。

大自然没有赋予大耳圆头飞龙以锋利的牙齿，但是给了它这样一种可靠的自卫本领，让它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就从追踪它的敌人视野里消失。

爱自由的狼——卡斯吉尔

每逢我回忆童年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件事情。那时，我的姨母住在离公路和中心区很远的一个偏僻村庄里。到她家去的时候，得先坐火车，然后乘公共汽车，再搭顺路的小汽车或大车走一段路。

有一天，我母亲就这样带着我，来到了那个只有几十所房子的小村庄。我们抵达那里时，已经是深夜了。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被公鸡的喔喔啼声、母牛的哞哞叫声和另外一些城市居民没听见过的声

音吵醒了。我穿着汗背心和小裤衩就跑到外面去了，一出去，就看见狗窝旁边的铁链子上拴着一条龇着大尖牙的棕灰色恶狗。这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吓得我愣在那儿了。

幸亏我姨父赶来帮助我，他用木棍打了那只狗一下，把它撵进狗窝。

“这调皮家伙准能把人撕得粉碎呢！你看它的眼睛多亮！”姨父用嘶哑的声音说着，送我回到屋里。

后来，姨母告诉我那根本不是狗而是一只狼。它的名字叫卡斯吉尔。在它还很小的时候，姨父把它捉了来。长大后就用铁链子把它拴上了。打那时起，它变得十分凶恶，连见了主人都要猛扑过来，不许任何人走近身边。

卡斯吉尔在我的姨父母家里，过着不自由的生活，非常不幸。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发出凄惨的嚎叫声。这嗥叫声流露出那么多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哀，让人听了不禁会起一身鸡皮疙瘩，恨不得跑到一边去大哭一场。

姨父总是骂骂咧咧地从床上爬起，到院子里

去。我听见他打卡斯吉尔，把它撵进窝里去。我觉得卡斯吉尔太可怜了，为了它，我的心简直都要碎了。我发誓不惜用任何代价，让卡斯吉尔得到自由。

我一点儿一点儿地实现自己的计划。我整天在卡斯吉尔的窝旁边转悠，喂它东西吃，把盛着水的大碗往它跟前推，嘴里还说着各种爱抚的话。它把那个脑门儿忒大的脑袋放在两个前爪之间，用恶狠狠的眼睛盯着我。

有一天，姨父到国营农场去了，留在那儿过夜。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实现我的计划了。我决定立刻采取行动。

等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打开窗户，爬到院子里，向狗窝走去。我的心砰砰乱跳像要从胸脯里跳出似的。因为尽管我已经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卡斯吉尔还一次也没有许可我走到它身边去。每次我一走近，它就竖起后颈上的毛，发威吼叫起来。

但是我不打算后退。我往前走几小步，停一停，谨慎小心地朝卡斯吉尔的那两只一闪一闪的绿眼睛走去。

“小卡斯吉尔，是我，是来救你的，”我用尽可能

镇静和温柔的声音低声说，“你又善良又好，你不会欺负我的，对吧？”我接着说，暗里却害怕得脑袋后面直冒凉气。

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把卡斯吉尔脖子上的颈圈从铁链上解下来的。

过了几天，我们回家去了。冬天，姨父到我们家里来做客。吃晚饭的时候，他对母亲说：

“你还记得吗？我们家里养过一只狼，拴在铁链子上。不久以前，这该死的家伙差一点儿把我给吃了。我从农场回家的路上，忽然看见卡斯吉尔。它的两只眼睛直冒凶光，全身的毛都竖着。我说卡斯吉尔，你疯了怎么着？幸亏在那个节骨眼，过来一群人。它准是饿的……”

可是，我知道卡斯吉尔是恨姨父，想报仇。因为它被姨父用铁链子拴着的时候，受到了那么多的委屈和侮辱。

狐狸妈妈捉鱼

我在树林里走了整整的一天，傍晚来到河边，来到与河相连的旧河床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

芳草萋萋的浅滩。我选中休息的林边草地上，五颜六色的鲜花盛开。四面八方都生长着老白柳，它们的椭圆形叶子像丝绸一般光滑。

我将雨衣铺在一棵老白柳树下，从背囊里取出面包和香肠，放在雨衣上，提着锅到浅水滩去打水，准备烧水沏茶喝。等我回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香肠不翼而飞了。我找遍了整个草地，也没找着。

我饥肠辘辘，心里十分不愉快，躺在雨衣上闭上眼睛。几只蜜蜂在草地上嗡嗡地飞。空中洋溢着薄荷和三叶草的清香。一只看不见的小鸟躲在灌木丛里，发出单调却又很好听的尖哨声："噌，啾，啾，啾！噌，啾，啾！"

我听着这单调的鸟叫声，不由得打起瞌睡来了。我醒来的时候，中午早已过去。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了，高高兴兴地到浅滩上去洗脸。

从水边的灌木后面，我出乎意外地看见一只狐狸。它抬起一只前爪，全神贯注地盯着浅滩看。只要水上发出一点溅激声，它的小黑耳朵尖便紧张地一抖，绷紧了整个身子，准备随时冲出去。

我也开始仔细打量浅滩，不时又把视线移到狐狸身上。从浅滩上又发出水的溅激声。狐狸立刻向水里扑去，眼看着它嘴里已经叼上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那鱼正张开鱼鳍，拼命地挣扎。

狐狸叼着鲤鱼走上岸，抖落抖落毛上的水，就钻进丛林里去不见了。我非常想知道这个棕黄色的调皮家伙，叼着捉到的鱼跑哪儿去了？我在峡谷里刺人的灌木丛间爬了半天，意外地发现一个兽洞。这今兽洞很巧妙地被一棵野蔷薇掩蔽着，看不见出入孔，但是洞前面的一小块草地都被踩平了，草地上还有一团团的绒毛和兽毛。我连忙躲了起来。在我的上面，桦树在沙沙地响，风摇动着它们的树梢，但是在我藏身的灌木丛里，却是平静无风，十分闷热。

过了不到一分钟，从洞里伸出一个模样挺滑稽的棕黄色嘴脸。它怪招人笑地微微抖动着小鼻头，闻了闻空气，又躲回洞里去了。但是，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个小嘴脸又从洞里探出来，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小嘴脸，眼睛淘气地闪动着。

原来那个洞里有一窝小狐狸。我光顾得欣赏小



狐狸，没注意刚才看见的那只红狐狸重又出现在草地上了。它叼着一条新捉来的鱼，银色的鱼鳞在阳光下闪闪放光。小狐狸高兴得尖叫起来，互相推推搡搡地抢鱼吃。狐狸妈妈温柔地用舌头舔着它们蓬乱的毛。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我的香肠被叼到这儿来了!”

不过，我没有生狐狸的气。因为它向我暴露了捉鱼的秘密，教给我捉鱼了。过了一会儿，我已经炖了一锅鱼汤，满树林里都飘着鱼汤的香味儿。

有三层楼的鸟窝

再过几天，假期就要满了，我决定在我认识的一位猎人家里，度过这最后的几天。猎人的家，离静静的湖湾只有几十步远。天将破晓微风习习的时候，坐在岸边钓一会儿鱼，是很舒服愉快的。

中午，我在暖和和的淡绿色湖水里洗了个澡，后来就顺着长满了芦苇的湖岸散步，一直遛到晚上。西面是一片黑糊糊的松树林；东面是盐土草原。那些地方都是又安静又荒蛮。有时可以碰到獐子和

野猪。大雁和天鹅在湖上筑巢，它们激动不安地吹喇叭似的叫声，在夜晚的水面上传播得很远。

有一天，我散步回来，偶然发现了一个苇莺的巢。苇莺很巧妙地把巢固定在几根香蒲的茎之间，直挺挺的大宽叶子很安全地遮盖住这个鸟巢，不让别人看见。苇莺刚刚建筑好它们的房子，巢里还没有蛋。

过了几天，我又到那一带去，想起了那个鸟巢。我很快就找到了它，不过差一点儿认不出它来了。苇莺在它原来那个巢上，又筑了一个新巢。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苇莺为什么要干这种怪事儿。

第二天，我跟猎人一起去检查自然保护区。乘汽车经过苇莺的巢时，我要求把车停下来一会儿。下了汽车，为了不惊动鸟儿，我十分小心地向鸟巢走去。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个鸟巢竟变成三层的了。

怎么这么奇怪呢？我往巢里仔细一瞧，立刻什么都明白了，巢底上躺着一个布谷鸟的花蛋。原来不仅我一个人在观察苇莺的行动，布谷鸟也在观察。苇莺把巢一筑好，雌苇莺在巢里下了蛋，布谷鸟

马上就会来。它把苇莺的蛋从巢里拱出去，自己再在巢里下一个蛋。但是这一对苇莺非常聪明，它们不乐意哺育别人家的大饭桶，可是又舍不得放弃选好的地方，所以它们就筑起“楼房”来了。

我开始研究苇莺的“小房子”，发现每一对苇莺的巢里，都有一个林中女霸布谷鸟的蛋。怎么办？把布谷鸟的蛋从巢里扔出去吗，但布谷鸟是益鸟。同时，我也同情苇莺，它们可能会被迫完全放弃自己的巢的。我把布谷鸟的蛋都从苇莺的巢里拿了出来，放到喜鹊的巢里。喜鹊个儿比苇莺大得多，让它去哺育布谷鸟的弃儿吧！当时，我还不知道喜鹊也不太容易哄弄。喜鹊能比苇莺更快地搞清楚，哪是自己的蛋。哪是布谷鸟的蛋。它会想方设法摆脱外来的鸟蛋。

陆地上的鲦（tiáo）鱼

早上天气晴朗无风，看来准是个钓鱼的好天儿。我带了渔具，急忙向河边我特别喜欢的一处深水地方走去。在岸上安顿好后，扔下鱼钩，我开始焦急地等待第一条鱼上钩。但是，过了半天，鱼竿上的

漂子还好像被定住了似的一动也不动。我换了几次鱼饵，还是毫无用处。最后，我感到腻烦了。我刚准备走，绿汪汪的水忽然一阵动荡，发出溅激声，一条银色的小鱼从水里蹦出，径直落在沙滩上我的脚旁边。它后面还跟着一条凶神恶煞地张着大嘴的大鲦鱼。

大鲦鱼跳到岸上后，大概立刻明白了自己干得太过火，要倒霉，因此把身子一弯又拼命一打挺，翻了个身。它再这样做一次就可以回到河里了。但这时候我已经醒悟过来，一把就捉住了它。

“哈哈！你跑不了啦！”我得意洋洋地说，“不能总让你捉别的鱼，欺负别的鱼呀！”

我把鲦鱼拿到离河岸远一些的地方，自己又回到水边，从沙滩上拾起那条瞪着大眼睛的红眼鱼。它一动也不动。“大概吓坏了，”我想。

“再见吧！小家伙儿。当心点儿，别被鱼钩钓上来……”

我这样说着，把红眼鱼放进水里。它慢慢吞吞地摆了一下尾巴，就消失在黑洞洞的深水潭里。

鸟的计策

一只狐狸窜到我面前的草地上来了。它的毛乱蓬蓬的，棕黄色的毛一团团的挂在身上。它的胸脯和尾巴尖是白的，四只脚爪是黑的，仿佛穿了两双小黑靴子似的。它在草地上转来转去，一个劲儿闻味儿。突然，一只雌黑琴鸡从它鼻子前头的柳兰丛后面跳了出来。雌黑琴鸡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可怜样子，一只灰色的翅膀拖在草地上。狐狸立时向它扑了过去。雌黑琴鸡一个闪身，就躲过去了。

我本来要跑过去救雌黑琴鸡——在我国的半森林半草原地带，这种鸟已经剩得不多了，但是转念一想，又停住了脚步。我觉得雌黑琴鸡的行为很可疑，它躲狐狸时的动作太灵活了。

雌黑琴鸡耷拉着一只翅膀，一瘸一拐地跑着，但只要狐狸一靠近，它立刻使劲扑翅膀，一下子就到了远远的前面。它就这样在狐狸的前面，一会儿瘸着跑，一会儿飞，直到将狐狸引出了草地。等雌黑琴鸡出了草地。它便从地上升起，低低地在空中向遥远的云杉林飞去。狐狸在灌木间绕来绕去地跟

在它后面追。

我已经打算继续赶路了，这时看见雌黑琴鸡啪啪地扑着翅膀落了下来。马上从草丛里发出尖细娇弱的叫声：“哔克，哔克！”一群小黑琴鸡跑到草地上来了。

原来雌黑琴鸡并非平白无故地假装受伤，它是为了保护雏鸟，把敌人引走。它也做到了这一点。

黑琴鸡妈妈领着它的一窝雏鸟走了。我走出隐蔽处去寻路，我开心极了。我们都认为狐狸是狡猾的，甚至说它是大滑头。可是，我亲眼看见那只雌黑琴鸡像骗一只普通的杂种狗似的把狐狸给骗了。

白肋的喜鹊

我提了一只空篮子回家去，找遍了所有的小树林，也没有找到蘑菇。我走到小丘上的小路边，在一棵大白杨树下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棵树根深叶茂，树冠很大，在它的阴凉下休息很舒服。

我热得浑身疲软无力，坐在树阴下差一点儿睡着了。这时，一阵喜鹊的断断续续焦躁不安的喳喳叫声，传进了我的耳朵。平时没事儿，它是不喳喳叫

的，准是树林里出现了猛禽，或者有谁惊动了它。我从树后向那边看着。

经过草地通向周围长满了五蕊柳和薹草的小湖边的小路上，有一群毛茸茸的小黑圆球在移动，那是野鸭的鸭雏。它们排成一行，摇摇摆摆规规矩矩地走着，仿佛在接受检阅似的。一只小鹞鹰在它们的上空盘旋。小鹞鹰把翅膀一合，向鸭雏俯冲下来。它刚想抓住其中的一只，喜鹊就大声喳喳叫着，朝它扑过去。鹞鹰强盗没有办法，只好转个弯重新袭击鸭雏。但是喜鹊还是紧盯着它。

“应该帮助野鸭雏，”我这样想着，走出隐蔽地，把野鸭雏赶到一起，捉住放在一只大筐子里。小鹞鹰飞走了。它知道人可不是喜鹊，跟人作对是找倒霉。

我把野鸭雏送到湖边，它们尖声吱吱叫着，好像在对我道谢：

“谢谢你，救命恩人!”

“不用谢我，你们应该谢它。”我指着喜鹊说，这只喜鹊还在我头上盘旋。

我把野鸭雏放在芦苇丛里。它们钻过芦苇，潜

进了水里就不见了。喜鹊却还在喳喳乱叫，安静不下来——准是在生我的气。

“白肋的喜鹊，再见吧!”我微笑着对它说。

关于这种鸟，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它爱欺负别的鸟，还有人说它爱偷东西。可是闹了半天，我发现它还爱打抱不平。

狗熊报仇

每年夏天，我都到这个森林自然保护区来。我常和我的一位猎人朋友一起，到这里的一些偏僻角落去散步。

今天，我一个人到山里去了。昨天，在离猎人的小房子 4 千米左右远的地方，我看见了野猪的脚印。我决定观察一下这种野兽。

走到估计应该有野猪的地方时，我听见一阵熊吼。我急忙躲进灌木丛里，注视着在另外一头生长着许多老苹果树的林边草地。一只熊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正在大发脾气。

此刻，它走到苹果树跟前爬了上去。它到了树上，拼命把树一摇，好多苹果噼里啪啦掉在地上。这

时，就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不知打哪儿来了一群野猪，尖叫着，哼哼着，跑到这棵苹果树下。趁狗熊笨头笨脑爬下树的工夫，它们早就把苹果通通吃掉，逃得没有影儿啦。

这使狗熊更生气了。它跺着后脚，挥舞着前爪，苦恼的凶猛叫声充满四野。

狗熊又爬上了树，但是又没吃着苹果，又被野猪抢先了。

最后，狗熊明白自己是白费劲，便从树上爬了下来，头也不回地朝峡谷走去。野猪正顺着一条羊肠小路往那儿跑。狗熊走到悬崖边，站住了，瞧了瞧下面，便往那儿扔起大石头和被风刮倒的树干来。它出乎意外地受了野猪的欺负，现在它想用这个办法向它们报仇。

可是，傻头傻脑的狗熊不知道，野猪早已离开峡谷了。

一件怪事儿

小时候，每年父母都把我送到住在处女地的姐姐家里去过夏。她家的新房子，就立在农场中央园

地的边上。刷得雪白的漂亮的正面，冲着尘土飞扬的村道，后面朝着一片像小碟子似的圆圆的小湖。这小湖的水就是在酷热的夏日里，也是冰凉的，清澈见底。

有一天，我从湖边回来的时候，看见姐姐家的院子里，有一个挖土工人在挖井。姐姐家早就在谈论挖井的事，但总是有什么原因妨碍这个计划实现。

现在，这个有力气的瘦小伙子，头戴草帽，光着膀子在挖坑。从坑里抛出粘糊糊的湿土。他不时用手拿擦一下脑门上的汗。我走到离挖土工人近一些的地方坐下，瞧他干活儿。

我发现，有个像鱼似的东西和一锹土一起，掉了下来。我走到土堆跟前仔细看时，不禁惊讶得目瞪口呆，一条鲫鱼躺在土堆上。它的身体很不自然地被压成了扁的，僵硬僵硬，颜色有些发绿。我将它拾了起来，用沙土和淤泥擦它。

小伙子对我使了个眼色，笑着说：

“你把它晒干，就成了鳊（biān）鱼了。”

我把这条鲫鱼拿到小棚子里，那儿放着一个鸡

和鹅喝水的水槽。我把鲫鱼搁在水槽里，自己坐在旁边一根圆木上，沉思起来。这条鲫鱼是哪儿来的？怎么会跑到菜园里来了？我想不出来，也许它根本不是鲫鱼，而是遥远的史前时期遗留下来的古生鱼，化石鱼？……幻想把我带到其远无比的年代去了。

想了一会儿，我又俯身在水槽上，仔细地瞧着。我惊讶极了，真是怪事儿！鲫鱼在摇动着鳍，鳃一张一张。

“它活了！”我放开喉咙大声喊道，“它在呼吸！”

“谁在呼吸呀？”挖土工人吃惊地问道。

“就是它呀，鲫鱼！”我嚷道。

后来，许多年以后，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才知道在水变浅的时候，鲫鱼就深深地钻进淤泥里去“睡觉”。在这种状态下，它机体的新陈代谢进行得比平时慢得多，它就这样一直“睡”到水变多的时候。

青　鹰

星期日，我散步回来，看见在小白杨树上有一只小青鹰。它大概很饿，在大声叫它的父母，但是青

鹰父母没有飞来。我把它捉住，送给我的小侄子萨沙了。

萨沙看见小青鹰时，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成天守着它，喂它肉吃，把它放在软乎乎的窝里，一看就几个小时。

过了一个月，昔日的雏鸟长成了一只力气很大的机灵的大鸟。青鹰最爱干的一件事，是蹲在房顶上，望着那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如果有哪只动作缓慢的麻雀一发呆，青鹰立刻朝它猛扑过去，然后就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所有的麻雀都惊慌失措地乱叫起来。

有时候，青鹰还想玩一会儿。

等母鸡带着小鸡到院子里来的时候，青鹰就向母鸡扑过去。母鸡追着青鹰跑，青鹰动作灵活地躲来躲去，像这样逗母鸡玩一直玩到萨沙叫它回去。萨沙一叫，它便飞到萨沙的肩膀上，或伸出的胳膊上，等萨沙给它吃美味的食物——一小块鲜肉。

不知不觉，到了秋天。田里的庄稼都收割了。树叶变红了。从高得没有边际的天空上，传来南飞的候鸟的叫声。青鹰忧郁起来了，它越来越常飞到什

么地方去，一去就半天不回来。萨沙把两只手合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叫它。

“小青！小青！”他满村庄里大声叫着。

有一天，青鹰又飞走了。不论萨沙怎样叫，也没把它叫回来。

冬天，我们离开了村庄，完全把青鹰的事情给忘了。一年以后，我们接到女邻居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春天有一只鸟飞到我们家的房顶上来了，久久地落在那儿不走。我们马上想到，那是青鹰。看来它没有忘记萨沙对它的爱抚。

暹 罗 猫

别人送给我一只小猫。这只小猫小极了，一身雪白的短毛，一双蓝得出奇的眼睛，引起我们全家人的赞叹和欢喜。我们长时间地训练它，教它从小碟子里喝牛奶。等学会了自己从小碟子里喝牛奶以后，它就开始很快地发育。神秘的变化使我们感到惊讶。它的小脸儿、尾巴、小耳朵和 4 个小脚爪的颜色变深了，身上的白毛变成了银灰色的。它总是用两只蓝颜色的眼睛望着人。我们明白了，我们的

小公猫不是普通的猫，是一只暹罗猫——它的祖先曾住在遥远的泰国王宫里。

也许因为这个原故，它的举止行动活像个国王任性得要命。鱼和肉，它只吃用绞肉机绞碎了的。如果我们不立刻满足它的愿望便大发脾气。我们给它取名叫牟尔吉克。

早上，女主人一醒，牟尔吉克就用温柔的喵喵叫声欢迎她，在她的脚旁蹭来蹭去，表示亲热，跟着她到厨房里去。但是，只要女主人转身到洗澡间去，或者从过道里往回走，它马上用小脚爪抱住她的脚，连抓带咬——非要她喂不可。

牟尔吉克吃饱了，就跳上窗台，这是它为自己选中的休息地。如果窗户关着，它就用小脚爪敲窗玻璃，让人给它打开。

牟尔吉克看见了窗外的一群麻雀，还有住在我们家地下室的住户的老黄猫。麻雀乱吵乱叫起来。牟尔吉克来之前，麻雀在我们窗下的日子很好过。我们经常喂它们面包屑吃。它们吃够了，就飞到一棵老樱桃树上休息。它们一直认为自己是这里享有充分权利的主人。牟尔吉克来后，破坏了它们的宁

静生活，所以它们很生气，拼命地骂它：

“叽叽，喳喳！快走！快走！叽叽，喳喳，我们不许你在这儿住！”

老黄猫又妒忌又憎恨地望着这只娇生惯养的暹罗猫。显然，使它感到气愤的不仅因为牟尔吉克是新的竞争者，而且还有牟尔吉克的整个外表和身上发出的那种异乎寻常的陌生的气味。它千方百计地引诱牟尔吉克出去决斗：一会儿直逼窗口，一会儿朝牟尔吉克喵喵叫，一会儿噗噗地喷气。

但是，牟尔吉克仿佛没注意到它的邻居们似的。我知道这全是它装出来的。它在等机会收拾那些给它气受的家伙们！

等麻雀对它习惯了，不再怕它时就差一点儿倒了大霉。

一天早晨，牟尔吉克跟往常一样吃完早饭，躺在窗台上休息。麻雀落在樱桃树上梳理羽毛。但牟尔吉克的整个神气都说明它在打主意。它的眼睛直冒红光，全身上下像弹簧一样绷紧了，显得又粗野又可怕。

果然如此，麻雀还没来得及清醒过来，牟尔吉

克已向它们扑去了。但是它跳得太快了，失足从树枝间滑下来，脑袋撞在樱桃树干上，然后摔在地上。它又痛又恼，突然出乎意外地向正在树下安安静静睡觉的老黄猫冲去，凶神恶煞地咬住了老黄猫。老黄猫惨叫一声，逃进了地下室。

从此，我们再也没看见过老黄猫和麻雀到我们家的窗下来。

在冬天的树林里

夜里下了一场雪。现在，积雪像一片片棉絮似的挂在树上。松鼠从这根树枝跳上那根树枝时，或者鸟儿振翅飞起时，积雪立刻从树上落下，银色雪尘被朝阳照得亮晶晶，久久地悬在空中，闪烁着彩虹的七种颜色。

树木被积雪一压都变矮了。体态匀称的尖顶云杉，穿上了白衣服，姿态十分庄严。太阳升起了，一片金色的烟雾悬在林中旷野和山丘的上空。积雪响亮地在脚下格吱作响。

“叮！叮！”声音好像水滴。

就在我的头上方，在一棵桦树上，有一只黄胸

脯的小山雀。它在树枝上蹦蹦跳跳，检查树上还留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没有？也许哪儿藏着一只小蠹（dù）虫。飞过去几只粉红色的鸴（xué）鸟，简直像朝霞。它们急急忙忙地要到林边田里去寻找大麻籽或者向日葵籽。喜鹊喳喳地叫起来了，它们也准备飞到附近的村庄去。喜鹊和乌鸦冬天还是住得离人近一些，比较容易生活——有的地方可以找到几颗麦粒，有的地方可以吃到一块面包皮。

只有交喙鸟待在树林里，哪儿也不去。它剥开云杉的球果，吃里面的籽。它的嘴坚实有力，尖端朝里弯，特别会干这件事，用这种嘴掏球果那可太方便了。

这是什么？从旁边传来一种勉强可以听见的微弱尖叫声。我打量一下周围谁也没有。我走到一棵与小桦树围成一圈的老松树前，这棵松树已经老得颜色发暗了。四周静悄悄。

一只交喙鸟从我身旁飞过，钻进松树枝间不见了。我走到树前仔细看时，吃惊得愣住了——我发现树枝上有个鸟巢。又传来了尖叫声，好像巢里有雏鸟，可是这时候哪儿来的雏鸟呢？

林区管理员库兹马·库兹米奇悄没声儿地走了过来，站在我背后。他帮助我识破了这个谜。

“叫得多热闹！”他笑吟吟地抽着烟斗，说道，“大概刚孵出来，这是交喙鸟的雏鸟。当然，比方说山雀或者别的鸟，是不会在这么冷的时候孵小鸟的。只有交喙鸟这样，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的，让交喙鸟冬天孵小鸟。”

“交喙鸟用什么东西喂雏鸟呢？”我不解地问道。

“这正是关键问题哩！冬天，交喙鸟有的是东西吃。你瞧，云杉上有多少球果。它从球果里掏出云杉籽来，给雏鸟做‘稀饭’吃。全家一起吃得饱饱地过冬。”

就在冬季的那一天，我知道了鸟类不仅夏天孵雏鸟，而且在天寒地冻的暴风雪天气——我们待在烧得暖和和的屋子里不敢出去的时候，有些鸟也孵雏鸟。

固执的小麻雀

冬天，一只麻雀从打开的小窗飞进我们屋里来

了。它落在桌子上，完全不怕人地仔细打量着这间屋子。它环顾一下周围，用嘴理理羽毛，唧唧叫了一声。我们明白小麻雀冻坏了，肚子又饿。

我们捏碎一块面包放在桌子上。它绕着面包屑蹦跶了一会儿（研究研究，会不会上当），然后扑到面包屑上，吃了起来。吃饱了，它就整理起那身灰不溜秋的服装来。这时，我们的猫神不知鬼不觉地跑进屋里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它已经跳上桌子，差一点儿把麻雀抓住。麻雀一个腾身就从小窗飞出去，没有影儿啦。桌子上只留下从它尾巴上抓下来的几根羽毛。

打那以后，不论在哪儿，我们都能认出我们的那只有羽毛的小客人，因为现在它身上有记号了——尾巴上缺几根羽毛。

我们发现，这只小麻雀好斗得出奇。在其同类之间，它显得特别傲慢莽撞，只要麻雀一打架，准有它参加。它选中一个人造椋鸟巢，在冬季严寒的时候，就在那个椋鸟巢里过夜。天一黑，它就钻进去，在那里一直待到天明。看来，它在这所又暖和又舒服的小房子里已经住惯了。因此到了春天，鸟类

都开始为自己筑巢的时候，它不想离开那儿了。

清晨，春天的太阳刚一升起，麻雀便聚到一起，叽叽喳喳地谈起话来。那些麻雀好像在争先恐后地劝它们固执的亲属让出别的鸟的住所，自己给自己做窝。听了一会儿那些麻雀的大吵大叫，我们认识的小麻雀忽然朝它们猛扑过去。那些麻雀一生气，就都飞走了，飞去办自己的事情去了。

等田野里的雪开始融化，有些地方露出了地面时，椋鸟从温暖的远方回来了。它一进屋就碰见了小灰麻雀。椋鸟看见自己家里有个不速之客，气坏了，立刻撵它搬家，咬得小灰麻雀身上的绒毛都掉下了不少。

草地绿了，燕子飞来了，小麻雀还成天跳跳蹦蹦地，不让别人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忽然有一天它失踪了，我们哪儿都找遍了，也找不着它。过了一天，不见它；又过了一天，还是看不见它。“也许被猫给吃了，”我们想道。

这时，谢辽查来告诉我们一个消息：

“我们家的燕子飞走了。”他说。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到凉台上去检查燕子的

窝，这个窝是燕子去年筑的。我们把梯子立在墙上，爬到天花板去看时，简直感到莫名其妙，窝还在那儿，可是没有出入口了。

我们决定把燕子窝取下来，彻底研究一下鸟类生活中的怪现象。我们把它从天花板上揪下来，朝窝里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我们的缺尾巴的小麻雀，半死不活地趴在燕子的铺着绒毛的软乎乎的巢里。

这只麻雀真太固执了！怎么也不肯自己筑巢，决定强占燕子现成的巢。它等燕子双双飞去衔绒毛的时候，偷偷钻进了燕子的小泥房子。燕子急得吱吱乱叫，可是拿麻雀一点儿办法也没有，麻雀就是占着巢，不让它们进去。燕子只好用泥把出入口堵上，把麻雀活活地砌在巢里了。显然什么地方有个小窟窿，不然小麻雀早闷死了，早没命啦！

鹅的一家子

有一天，妈妈从市场买回一只活鹅，原是准备过节宰了吃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不是公鹅，是母鹅。

“烤鹅，再配上苹果，当然非常好吃!”妈妈叹了口气说，“但是就在我带着它从市场走回来的工夫，已经跟它混熟了……我没法想象，怎么把它摆在餐桌上。再说这是一只母鹅，‘母鹅配苹果’——哪一本食谱上也没有这样一道菜呀……”

于是，母鹅格拉莎就在我们家院子里住下了，跟母鸡住在一起。它与母鸡们一同走来走去，时不时板着面孔“喀喀”叫几声。但是，跟母鸡们在一起，它感到很寂寞，便自己找到了通池塘的路，到池塘里去跟别的鹅一块儿游水。

过了几天，格拉莎带回来一只浅灰色的大公鹅。这只红嘴大公鹅的脑门上，有个通红的大鼓包，两只脚掌是鲜橙色，活像是用胡萝卜雕的。我想把它撵走，但是它说什么也不肯走。妈妈走到门廊里来，用一把大扫帚帮我撵，就是这样也没能把

公鹅吓跑。格拉莎惊慌失措地在院子里“喀喀”乱叫，外来的公鹅千方百计地要钻进篱笆里来。

“唉，算了，”妈妈说，“就让它在我们家里过一夜吧！明天我们再打听打听它是谁家的。”

但是，不论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都没能打听出来它是谁家的。没有一个邻居家里丢了鹅。国营养禽场里的鹅也都平安无事。格拉莎的新朋友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怎么办呢？只好让它住下吧！”妈妈终于向格拉莎让步了，“说不定哪天，它的主人会找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给公鹅取名叫高格阿。格拉莎和高格阿非常要好。它俩整天形影不离，高格阿总对格拉莎献殷勤，用它那弓起来的嘴梳理格拉莎脖子上的羽毛。

一天，格拉莎不知到哪儿去了。高格阿闷闷不乐地独自在院里踱来踱去。我在堆劈柴的棚子里找到了格拉莎。它将一堆垃圾耙到墙角里，在当中刨了个小坑，在小坑里下了个大白蛋。

“你挑的这地方可太不好了，”妈妈责备母鹅

道，“我们在这儿劈劈柴，劈柴垛还可能塌下来砸着你。”

我们决定把格拉莎安置在穿堂里。我把一只盛衣服用的旧筐子放在穿堂旮旯（gā lá）的木箱和腌白菜的木桶之间。筐子里垫上满满的稻草，我们把母鹅搬到那里去。我捧着大鹅蛋走在前面，妈妈抱着格拉莎，高格阿急得笨拙地连跑带跳，跟在我们后面紧追。它怒气冲冲地发出“嗞嗞”的叫声，瞄准妈妈的脚想咬她一口。格拉莎在筐子里踏了一会儿步，按它自己的意思把稻草踩瓷实了，然后趴在自己的蛋上，开始用嘴拔自己胸部的绒毛，塞在身子底上。这说明它挺喜欢这个窝，不打算搬走了。

有人走过穿堂，或者到木桶跟前去拿白菜时，格拉莎就从筐子里伸出脖子像蛇似的发出“嗞嗞”的叫声。现在高格阿时常站在门廊的台阶上，隔着一扇门与格拉莎交换意见。

“有人吗？”邮递员敲着我家的窗户说，“来信啦！你们家的鹅咬我，不让我进去。唉，简直跟狗一样！它已经把我的一只袜子给咬破了！”

高格阿的忠心耿耿让妈妈赞叹不已。她不得不

用扫帚赶它下门廊。

格拉莎有时出来散一会儿步，它的窝里已经有6个蛋了。每次离开筐子之前，它都用稻草和绒毛把蛋盖上。格拉莎瘦了很多，胸前的毛七零八落地，模样很可怜。但是高格阿总是喜气洋洋地欢迎它，伸着长脖子把嘴探到它身上去，给它梳理蓬乱的羽毛。

过了三个星期，格拉莎的小鹅孵出来了，这可忙坏了母鹅。它一刻不停地在窝里收拾着，用嘴整理稻草，把蛋壳扔到筐外。

一共孵出5只小鹅。第6个蛋报废了，什么也没有孵出来。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转一下，它就歪歪倒倒地晃动。

“这第6个蛋，是个‘寎’(kuǔn) 蛋。”妈妈说，她把“寎”蛋煮熟，捏碎喂给小鹅吃了。

一个大晴天，格拉莎决定带小鹅到外面去遛遛。天气好极了——阳光明媚，暖暖和和。在桦树上的椋鸟巢旁，椋鸟已经在扑着小翅膀，像吹口哨似的鸣叫。从房顶上掉下一滴滴的大水滴，水洼的底上有一层冰，映得水洼泛出蓝色。高格阿站在

水洼里，倾听着穿堂里的动静。门开了，格拉莎出现的门廊里，一群黄澄澄毛茸茸的小鹅围着它跑，不时吱吱尖叫几声。公鹅一看见自己这一大家子，便高高地仰起头，得意洋洋地发出吹喇叭似的叫声。勇敢的小鹅跟在格拉莎后面，自己下台阶，连滚带爬，一磴一磴蹦下来。高格阿喜欢得又是叫，又是跳。它那双宽阔的歪歪的胡萝卜色脚掌，在蓝汪汪的水洼里啪哒啪哒地踩着，真是可笑。在阳光里闪闪放光的大水点落在高格阿身上。

大街上的行人都停住脚步，笑眯眯地看这只大公鹅。它还在水洼里，在春天的水滴下面跳舞，踏步，大声叫呀叫呀，讲它自己的高兴事儿。

“不，我可不给了，”妈妈说，“现在就是找到高格阿的主人，我说什么也不给他了。他愿意拿走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只要求他把这样一只美丽的鹅给我们留下。”

捅了马蜂窝

现在，我可知道捅马蜂窝，是多么要命的事情了！马蜂是一种黄蜂，只是个儿非常大。马蜂用纸做窝。当我们的祖先千方百计地想发明出一种东西，用来互相写信的时候，马蜂已经早就会用树皮造纸了。

一般情况下，马蜂不先进攻人，但是它们从来不白受欺负。有人欺负的时候，它们就立刻大发脾气，凶恶无比地一齐朝欺负它们的人扑去。我头一次与马蜂相遇就对这件事深信不疑了，而且终生难忘……

5 岁的时候，爸爸和爷爷答应带我去打野鸭。我求了他们很久，好容易答应我了！我急不可耐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想象着我们将要去的幽静的小河湾，水上开满了美丽的睡莲，许多野鸭在睡莲之间游来游去；想象着还要去的神秘的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这全是我翻阅旧狩猎杂志，从插图里看到的。

我们终于来到了乡村，准备从这里到有野鸭的湖边去。这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湖在伏尔加河当中的岛屿上。大人们去找小船，我被留在家里等他们。我在院子里闲逛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篱笆门外，看见村里的一群孩子围在邻居家一个有稻草顶的板棚前，都在抬头往上看。其中还有一个孩子胡闹逗笑，把另一个孩子往板棚跟前推，就好像那儿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类似拴着一只老虎什么的，那另一个孩子急忙转过身来逃走。

我简直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儿。

“那儿有个马蜂窝，看见了吗？”一个胸前挎着一条挺像武装带装束的孩子，指着板棚对我说。

从稻草房顶下面，露出一点儿黑糊糊的马蜂窝的边。几只身上有黑条纹的橙黄色马蜂，在窝旁飞来飞去，有时钻到稻草房檐下就不见了。它们嗡嗡地从头上飞过时，孩子们赶紧蹲下，用衣袖捂着脸。

“你是跟猎人一起来的吗？”孩子们的消息很灵通，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是的，”我随随便便地回答，就好像对我说来，打猎是最平常的事情似的。“我们准备到……岛子

上去……”

“有枪吗？”

我回答不出，也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你把枪拿来，朝马蜂窝放一枪！”挎皮带的孩子揪了我一下，说。

一个淡黄头发的孩子用光脚板把一根长竿子推到我眼前，嘲笑地说：“他哪儿来的枪呀？既然那么……勇敢，那就让他用竿子捅吧！”

“怎么，不敢？”

“谁？”我假装没听懂。

“谁，谁……”淡黄色头发的孩子作出滑稽的样子模仿我的口气说，“我爷爷……你干脆就说不敢得了，当然是你呀还有谁？！”

我？！我不敢？！我是来打猎的！准备到神秘的丛林里去……沼泽地，小河湾！不，我可不是胆小鬼！我拾起长竿子朝稻草房顶捅去，那群孩子忙不迭地四下里奔逃。说时迟那时快，当时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狠劲刺了我的脑门一下，痛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马蜂窝随着一阵可怕的嗡嗡声“爆炸”了，无数马蜂像枪弹一样从我头上飞过。

“快逃命!”淡黄色头发的孩子说，“快逃命！不然能把你蜇死!”

过了不大工夫，我的脑门上就肿起一个大鼓包，眼睛也看不清了，头疼得要命，还直恶心。我把毛巾放在水管下的桶里浸湿，敷在脑门上，也没有用。

我的脸肿得变了形，爸爸和爷爷回来时，都不认识我了。

虽然他们带我到岛子上去了，但是我已经没心看打猎了。我躺在帐篷里，听着从远处传来的枪声，咒骂世上的一切，骂马蜂，骂马蜂窝，骂那群孩子……但是我最恨的是自己——我干吗要逞强呢？！

爷爷从湖里采来凉丝丝的睡莲大叶子，给我贴在脑门上，说：

“唉，你这个小家伙，本来是来打鸭子的，结果捅了马蜂窝!”

这样的客人

去年秋天，我是在卡列利亚度过的。我的朋友沃洛加，骑摩托车把我送到一个名叫吉阿诺夫山的林中小村。小村里空无人迹，一个月以前最后几户人家离开了这个偏僻小村庄，搬到镇上去了。

“喏，就是这所房子，”沃洛加说，“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现在，你在这儿住几天吧！”

这所两层楼的房子黑糊糊皱皱巴巴地。一楼的小玻璃窗有的地方破了，垫着胶合板，因此像镜子似的照出了我们的脚和闪着镍光的摩托车。楼上耀眼的大玻璃窗，照出了秋天的晴空。

“我们以前住在楼下，”沃洛加说道，“那时二楼是小学校，当然是一个很小的小学校。只有一位女老师。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学生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妈妈擦窗户》；在另一个角落里，学生算算术题，算两根管子，流进多少水，流出多少水。”

我很喜欢这个小村庄，它建在非常令人愉快的地方。在山上，大概因为离天空比较近，所以特别

亮。

“你就住在这儿吧!”沃洛加拍拍我的肩膀说，“炉子挺好使，劈柴有的是，你还需要什么？”

我独自留在吉阿诺夫山上了。从房子烟囱里冒出了袅袅炊烟，小村庄活了。有了人烟，于是有客人来串门了。

头一位客人是公猫吉安，大概是它的主人搬走时把它忘了，再不然就是它到树林里去捉老鼠，等回家的时候，主人已经走了。它走到我身边，在我脚上蹭来蹭去，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一百年了似的。它一定很想念人。

第二天早上，我听见从木墙外传来脚步声。又有谁朝我家里走来了。听它的脚步声，个儿比猫可大多了。

4 条长长的白腿，在低矮的窗户外面慢慢走过去了。公猫吉安在板凳上弓起背，发出“嗞嗞”的声音。我趴在小窗上，往外一看，不由得愣住了，是这样一位客人!

一只驼鹿走到没有人住的小村庄里来了。它闻了闻挂在篱笆上的一块破布，在门廊旁的几扇窗户

框子前站住了。这是冬天用的窗户框子，沃洛加从二楼拆下来，准备用摩托车拉到镇上去，装在新房子上的。

从窗框的玻璃上，有一只雄赳赳的大野兽望着驼鹿。它有一对像铁锹似的宽犄角弯弯的鼻子和像树皮纤维擦子似的挂在下巴上的胡子。驼鹿后退一步。窗框里的野兽也后退了。驼鹿打了个响鼻，怒气冲冲地用犄角朝那只野兽撞了过去。玻璃撞碎了，稀里哗啦地掉下来。我来不及穿鞋，只穿着袜子，就跑到门廊里去了。

但是，吓掉了魂儿的驼鹿已经拼命向树林里逃去。刚才从窗框里瞪着它的那只野兽，现在卡在它的犄角上。驼鹿东撞一下，西撞一下，使劲晃脑袋，想把窗框甩掉。好容易它把窗框丢在一棵松树上，钻进树林里去了。

“我认识那个顽皮家伙，”沃洛加来取窗框时对我说，“7 年前，有几位木材采办员在这儿住过。有一天，他们在树林里拾到一只小驼鹿。小驼鹿长大后，回到树林里去了，但还时常来这里探望。它在大道上撞坏过一辆带挎斗的‘乌拉尔’牌摩托车。那

时摩托车的主人正在树林里采蘑菇。还有一次，它把一根晾着衣裳的绳子挂在犄角上，带到树林里去了，弄得人们后来不得不满树林里找衣裳。这次真该谢谢它，总算窗户框子还没有坏。玻璃碎了没关系，我再装上一块玻璃就是了。”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捅了马蜂窝/（苏）比安基等著；王汶编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

（白桦林译丛）

ISBN 7-5436-1904-0

Ⅰ. 捅…　Ⅱ. ①比…②王…　Ⅲ. 儿童文学-科学故事-苏联-现代　Ⅳ. I5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892 号

书　　名　捅了马蜂窝
作　　者　〔苏〕维·比安基 等著　王　汶 编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20
责任编辑　陈国先　杨敏青
装帧设计　管　辉　封面绘画　李　春　插图　宣　森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7.25
插　　页　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数　1－3000
ISBN 7－5436－1904－2/I·298
定　　价　10.00 元

小猫瓦西卡

天鹅列车

捅了马蜂窝

树林的回声

山雀的日历

BAI HUA LIN YI CONG · 白桦林译丛 · BAI HUA LIN YI CONG · 白桦林译丛 · BAI HUA LIN YI CONG



ISBN 7-5436-1904-0

9 787543 619043 >

ISBN 7-5436-1904-0/I · 298 定价：10.00 元

Ken777 校对及文字输入说明：

页码/行	说　　　　明
40/18	“树上的甲虫似的”，原文错为“树上的甲似的”。
103/06	“大麻鳽（jiān）”之“鳽”，原书为“䳘（é）”，未查到简体字，用繁体代替，读音按字典当为 jiān。
126/19	“沙鸻（héng）”原书拼音为“háng”，按字典当为 héng。
204/01	“尘土飞扬”，原书错为“尘土飞场”。
226/17	“愣住了”，原书错为“楞住了”。
227/07	“雄赳赳”，原书错为“雄纠纠”。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捅了马蜂窝》一校图文版，精确版面还原

全书由凡剑（Ken777）OCR、一校、修图、制作。
感谢网友 maya911、观者提供影印版素材。

2009 年 04 月 20 日一校

Ken777
2009.04.20
eBook